



星馬小說佳作選集

南洋大學學術人員協會編輯

教育出版社出版



星馬小說佳作選集



教育出版社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版权所有
一九七三年十月初版

序

一九七二年五月，南大学术人员协会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得到各报记者的协助，在星马两地的华文报章上，刊出了「联合徵集文艺创作」的启事。我们在启事中，首先揭橥了这次徵集文艺创作的缘起：

「我国自独立以来，已经有七个年头了，为了庆祝可喜的第七个光荣的国庆，我们共同筹划了一项文化建设的工——徵文出版，希望通过在这一方面一系列的努力，对促进国家健康文化的工作有所贡献。

我们深深感觉到，在星、马有许多对文艺有兴趣、有天赋的青年，他们往往因为写成了作品而无处发表，或者零星发表了而无力彙集出版，因此逐渐减低了对创作的热诚，终至脱离了文艺的岗位。这种现象，不但对他们个人而言，是一种天才的埋没。即对于星马文坛的前途来说，也是一种后继乏人的危机。因此，我们愿意尽一份力量。促使青年作者的作品，不但有较多发表的机会，更有彙集出版，永久流传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了解到许多学生以及社会青年，

他们缺乏健康純正的文艺讀物，尤其缺乏能反映本地区生活面兒的值得欣賞的作品。因此，我們覺得如能彙集了本地作家的优秀作品，陸續出版，必能供給他們一些較佳的精神食糧。在西方頹廢思想東漸的今天，在一些黃色與暴力影片泛濫的此時，我們尤其覺得提倡純正健康的文艺讀物，是刻不容緩的事。」

我們也提到對這次文艺徵文的構想以及徵稿技術方面的問題：

『我們希望能徵集到一些优秀的作品，不論是小說、散文、戏剧或詩歌，分別編輯，陸續出版，成為一集或若干集文艺叢書。我們將視作者與讀者反應的情形，決定我們今後工作的進度。因此，我們希望作者或讀者們，給予我們密切的支持與合作，也歡迎社會人士給予我們建議與批評。

為了使工作的進行簡明起見，我們第一次預備徵集小說與散文稿件。』

消息刊佈了以後，應徵的稿件即源源不絕而來，到十二月底截稿時為止，共計收到稿件小說組六十三篇，散文組九十四篇。我們感到欣慰的是：這些作品來自星、馬各個角落，作者屬於各階層人士。應徵的人，有文壇知名的作者，也有後起之秀，惟其中以年輕的新血佔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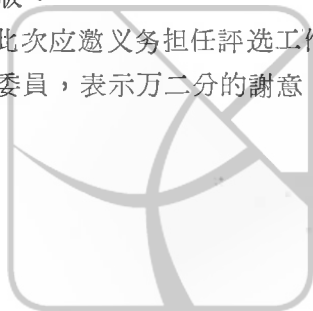
於是，我們邀請了六位學術及文艺界的先進，（小說組，散文組各三位）擔任評選委員，經過三個月的審慎評選，才選定了佳作計小說九篇，散文十六篇。我們依照徵文啓事中的構想，將這兩組作品，分別編為二集，命名為「星馬小說佳作選集」和「星馬散文佳作選集」。

在星馬，徵集作品，不論是已發表或未發表的，予以評

选，然后彙集出版，一方面使作者的文章能廣事流传，另一方面使讀者能接触到一些經過精选的讀物，这种嘗試，似乎还是首創。我们非常感謝作者们的合作，不吝賜稿，使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徵集作品出版，得以順利完成。

現在，我们終於推出这两部选集，我们誠懇地期望社会人士、作者和讀者们，能給予我们批評和指教。如果我们能知道改进的方向，如果我们能知道，这一工作确实对我们星馬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那我们将在鼓舞和感激之餘，繼續徵稿出版。

最后，謹对此次应邀义务担任評选工作，而又不愿披露姓名的六位評审委員，表示万二分的謝意。



南大学术人員协会同謹序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目 次

- 心底的牽牛花已枯萎.....1
梅 青
- 蠢牛.....31
- 雅 芝
- 一天零一夜.....47
- 寧 舟
- 佣人走后.....79
- 黎凱貞
- 愛.....88
- 藍 琦
- 贖罪..... 108
- 白 金
- 羣众会..... 132
- 釗 君
- 忧鬱的日子..... 142
- 澤 欽
- 摆渡老人..... 179
- 梦 平

心底的牽牛花已枯萎

梅 青

阴涼的一个傍晚，看天色就快下雨了。我刚从学校回到家，衣也不换地坐在飯桌边啃着飯菜，一向机智敏感的母亲，带着怀疑的口气在问我：「又上那兒去？这么晚了。」我淡淡地应：「前几天不是已向你提过了嗎？去星大听講。」虽然我沒抬头，但知道母亲是不会放鬆的，果然她又在追问：「几点鐘上課？……还有些什么人也去？真的这么容易就可以进星大讀書嗎？哈……」我心平气和地解释：「我们在晚上七点半上課，桃玉、兰萃都有去的，我们还約定七点鐘在车站先集合呢！这是校外进修班，共有十講，一星期只有一天，听完后，我们能得到一張証明書的，和讀大学完全不同。」我已填飽了肚子，一面說着一面赶着洗臉理头，順手将几張筆記本及一枝原子笔丢进那手提袋內，正待穿鞋当兒，却出奇地見到母亲也已換上一套外出的衣，正匆匆地对着小圓鏡用粉在臉上塗抹着，还一边在開口：「我也委跟你去，等我梳个头。」我看了看手錶的針指着六点半，急得口吃地發出声：「唉呀！我的好媽媽，你別多心了，我是有正經的事呀！……沒有騙你的，你相仗我吧！……你跟着去是

没什么意思的，我们一坐就是二个钟头，你又听不懂，还是别去呀！在家看一场电视片好了，我委赶着时间呀！」她完全不理我讲了些什么，却装着一幅看来冰冷的笑脸说：「我去才有意思呀！嘿嘻，……一生没机会唸书，老了才去听书呀！而且星大我也没去过，乘机去参观也好，我一定委跟你去的。」见到那种情势，她是非跟去不可了，委可奈何地我只好闭口：「你为什么这样不相仗我，你疑心我瞞着你去赴一个人的约会是吗？好笑！我这次是真的去听课，如果不仗，委去不是跟着去看囉，委所谓的。」说完我先大步地走了。

从家门通往车站的小泥站上，在街灯的映射下现出两条一前一人影：高瘦的我及矮胖的母亲。一种因不被仗任而觉受辱的情感在我心湖中泛滥着。我们一言不交地赶到了车站。我心中好气也好笑，好气的是母亲对我的委谓多疑，可笑的是不识字母亲也委跟着我去听课的举动。忽然间，路面上沙土飞扬，接着阵阵的风雨飘扫了过来，我们共撑着一把花伞站在委盖的车站下，全身湿漉漉，虽然我心中还滚着不满的情绪，但还是沉住气地对妈说着：「妈，相仗我，你回去吧！」一股莫测的眼神从妈眼珠中射出，她不作正面回答，只笑着道：「这才凉快呢！」我明白她是不会退缩的，而巴士也驶了过来。不久我们便被载到了牛顿路行人天桥附近的车站，因时间还早，约好的同事未见出现。「她们呢？嘻，在那儿呢？看是不敢来了。」听了母亲的这些话，我忍住说：「就快了。」同事们果然在七点左右都陆续到齐了，当我一一将她们向母亲作介绍时，她们微露惊奇。同事之一的兰萃还说：「梅青，你真幸福，有一位难得的好母亲

，为了担心你回家太夜，还陪着来呀！」我将所感受到的满腹的委屈、不满与羞愤等化为一声笑，一声我自己听了都觉到怪异的笑声。她们始终还觉察不到我那笑声的特别和浮现在妈眼中微微的失望神采，还笑吟吟地打趣：「伯母，你真好，要不承认我做谊女呢？」「哈哈！那里担当得起呢？怕你嫌弃呀！」这是发自母亲口中的回答，我只是站立一旁，时不时露出点儿敷衍的笑意。

我们这一羣八人在晚上七点半时抵达星大，经过了一些暗路，找到了上课的讲堂。我和母亲坐在讲堂后排的椅上，讲师未来之前，学员们三三两两在吱喳咕噜着，我的其他六位同事坐在前几排，她们快活地有如小鸟儿，毫无拘束地高谈着；我静静地坐在妈身旁。好一会儿，妈有些不自然，频频向背后的走廊张望，向我提议：「我想到外面的走廊站站。」我有些不忍地回答：「不要紧的，你可以坐在里面的。」「我怕热，外面会凉快点。」想到枯呆在讲堂也不是滋味时，我就搬出了一张椅子，叫她如果站倦了就坐坐。

整整两个钟头的文法理论结束了，讲师口沫飞溅，而我虽还能集中精神倾听，但有些似懂非懂；不知道走廊上的妈对那二小时的感受又如何？

离开了星大已近晚上十点了，我和母亲坐在一辆夜班车中，老旧的巴士向前驶着，发出吵杂震耳的声浪，可是静默却在我们之间伸延着。雨早已停了，刚才被淋湿的衣也干了，在冰凉的阵阵夜风围裹之下，令人如处在冷气房中；同时，我的内心似乎也正冒着缕缕的冷烟，可是脑神经却在勤快地操转！首先出现的是两个青年的面儿，一个是文质彬彬、个子清瘦、颧骨高耸的書胜，另一个是忠厚老实、額

阔唇厚、戴着幅方框眼鏡的泰至。他们是廿多年以来首次闖入我的生活圈子的异性。泰至与我先有通仗，而大家会面交往却几乎与書胜同时，他们都是我的同事。泰至給人一种安全感，但缺少的正是書胜那与我相似的气質、性格及嗜好。我们曾一块兒在家中談过天，可是我对泰至不像对書胜談得较投契的表现，却和母亲的理想及主观看法大起衝突。她为泰至比書胜老实可靠，便逐渐使出長者的特权，乘着彼此连友情亦未深厚之前，强硬地、玄理地迫使我不能和書胜作朋友，沒收一切他寄来的仗件，只允許我阅看曾被折談过的泰至的仗而已。

眼看巴士将到站了，我又回到现实来。母女俩默默地在冰寒的夜风吹送中踩着污濃的泥路而到了家门。那一晚我失眠了，脑細胞又开始在活动起来，刚才在车中的回想又展演下去：記得在泰至的求仗中，頻頻提及对我的慕意，只是他所得的仗件都充滿純友情的口吻。那期间，母亲还做了件自以为是的事：口命父亲听写一封措辞不太客气的仗給書胜。虽然我口口声声向她解說友情和爱情的不同，但是她却固执地說我们有爱情，她深怕我会跟隨一个她所不滿的人而离去，於是千方百計地对我查问、干涉、追踪，还玄时玄地不在怀疑我所作的事。忽然古老的壁钟传出「嗒」的一声，剗破了深夜的寂靜。往事仍然如潮水般地湧溢着；后来我对不合理的压力作了反抗，就是瞞着媽和書胜在外边的咖啡店和植物园分別会了二次面；結果却使我覺得書胜的作风一反平日在校中所表现的穩重老成，同时脑中保守的道德思想使我很矛盾，总以为在彼此未澈底了解之前，不应有像上述性质的单独在外見面；羞畏、犯罪感、矛盾、迷惑等盤旋着我。当天从

植物园回家时，在母亲密纏的探查之下我坦白一切。想不到她便扯闲喉管，对我展開連續三小时左右的精神疲劳大轰炸，从她的立场，发出了一大堆听来好像头头是道的話，太多太杂了，只記得大意是說書胜人品很劣，而泰至人老实，讥笑我中了男人的邪，还打个比喻，把我譬成一块經她千辛万苦雕琢成的好木料，她不忍看到这木块将墮进污泥溝中……我大声地抗議：「媽，你誤会了，我們只是朋友而已，只是「普通的朋友」而已！」說完我的心受到一阵可羞的辱罵及橫蠻歪理的声音的刺激而顫抖而作疼。「我是很看得開的人，你不听話我也不管了，你現在就跟我跑到那个男人的家去罢！他重妾，他比你母亲对你恩惠大。但是什么都不許跟我拿走，我决定燒掉你的文凭生字，我說到就做到的……」「媽！……你說到那兒了，我和書胜沒什么呀！只是朋友，朋友啦！你为什么那样不明白呢？」她更是生气：「总之，我不管什么，我不許你再和他作朋友就是了，你今晚一定妥完成一件事；跑下末点香向我發誓，以后和他断絕往來，不然我和你拚了这条老命，最多是两个一起死！」白天辛苦了一天的我，再加上这一场糾纏不清的爭論，我已感到身心是有些支持不了。深夜十一时了，左邻右舍大概入睡了，而媽还是精力倍旺，我发出几乎是請求的微弱声音：「媽媽！我求求你，讓我安靜地休息吧！明天再談好嗎？」她急促地答：「不！我一定妥今晚解决，不然你別想好睡。」「唉！啊！这些都是沒意思的爭論，只是你多疑和小題大作而已，求求你別再向我嚙索了，求求你，嗚……我委睡覺了。嗚……」母亲也为我那一向不輕易在她面前流露的淚水而靜了一会兒，我以为天下太平了，那知不到五分鐘，我那將迷糊入睡的

精神受了一阵大震盪，原来母亲为了坚持委我癸誓，竟然拉走我所蓋的被及压在头底的枕头，我仍採取烏龜政策，不久竟覺到阵阵冷气由母亲手中扇了过来，一向怕冷的我这下可受不了，眼中的淚，心中的血一起迸癸，突然间我躍坐起来，咬着牙根，握紧双拳，使命出力地往床舖，自己的胸膛猛槌猛槌，又大力地拉拔着自己头髮，敲击着自己的头顱，口中長嘯一声，总祇把一肚子的委曲闷气癸洩了出来。母亲被我这奇异的举动惊了一下，可是很快地她却又变成冷笑：「癸瘋了，叩头死掉罢！」我疼苦而絕望地大喊出来：「你不委再闭口呀！我受不了！我快委癸神經了！你再闹下去，我就去跳楼！」說完衝了下床，但却被母亲那經歷数十年辛勤操練成的粗壮手臂制服得动弹不得。到那时，她才不再給我刺激，那一夜我总祇又恢復了平靜，精神混乱困倦到我不能再多想一点东西了，我像昏迷般地睡着了。

在强威下，我被弄得心灰意冷，当时哥哥还寄宿在大学生中，一星期只回一次；而父亲对媽是言听計从的。於是本是温暖平靜的家庭，在我眼中只閃現出一片白色和灰色的光芒而已。媽虽不再提癸誓的事，而且也像往日一般对我的起居飲食体贴入微，不过却不时在我耳旁轻软地絮聒他唯一的假想敌——書胜的一切她所想像推测出的缺点与不是。不久我为了減少心灵的压力，自以为明智地写了封絕交仗与書胜，至於書胜对此举的反应如何，我完全不知，因为他的一切秉仗不是被沒收就是为我所拒閱；一見到書胜，我就装出一副冷漠，視若陌生人，还尽力避免彼此碰头。可是母亲还是对我不信任，只委一見我单独外出，立刻猜疑我又瞞着她去見書胜了，就如今晚一样，连我去星大听講，她也不顧风雨途

远而跟随。唉！往事，不堪回想的伤心事。辛苦了一日夜，我終於在疲乏中入眠了。

最近，我把精神花费在学习技术，新知识及参加团体活动上，但是每当一踏入家里，就彷彿走上肃静的法庭等待审判，一种人格受辱之羞及不胜其烦的厌恶感觉不时在我的思网上冒现。好像今天早上，从清晨六时多开始，母亲又在审讯我昨夜亩在校内玩羽球一事，我以一言不发表声的抗议，表面上看来我听若罔闻若罔其事，其实母亲的每一句话都结结实实地无情地敲刺着我的内心，我强忍着泪水，一面极力集中精神在作我的工作——改卷子，一面却用上齿出力地咬压在下唇上。母亲还是不停地在嘴里嚼索，虽然已是中午十二点了，她一点也不口乾。我的胸火在滚烫着，忽然自己暗中下了个决心，就暗中带了几十块钱及包好牙刷面巾及衣袂等，准备到女友黛素家住几天。我的这种念头，母亲丝毫觉察不出。

当天是星期五，次日学校不用上学，傍晚一放学我带着一阵莫名的疼痛心情迈步向着黛素的家去。因为以前我也曾在她那兒过夜的，所以她见到了我，並不疑这一次有什么不同。那晚，我们闲心地聊着一些教学问题，不过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却一字不提。那知到了九时左右，表姐竟出现在我面前，原来是母亲请我的同事言丽带表姐来的，表姐听完我为什么委出走的经过后，也不再勉强我回家。我请她向母亲传达一下：「表姐，麻烦你回去劝一下姑妈，说我受不了她的胡乱猜疑，因为我根本没做她不让我去做的事。我和书胜本来是普通朋友，既然她反对得那么强硬，我也决定不伤母女的感情了。今晚我一定不回去的，以便表示对她那

么不仗任和胡疑我而抗議，你告訴她罷，我已是一个达到法定年齡而且生活也能独立的人了。」

表姐和言丽走后，黛素才說：「你做得对，做人不應該太軟弱的。」我不好意思地說：「本素我只是吓吓她，明早就妥回了，所以不想告訴你真相，給你麻煩，对不起！」那一整夜我們几乎暢談到天亮，我的話匣子一開就川流不息：「……母親對我太關心愛護了，她挨了數十年，犧牲忍受一切，只是為了我們兄妹，我不能抹殺她的這種偉大的精神，」黛素插進咀來：「偉大關心是一回事，她的管教方法就未免太專制了。」我怎可奈何地說：「這我也批評過她，只是一想到她的出發點是為我好時，我不忍太苛責她了。」當黛素提及她是否對我交友自由的首次干涉時，又觸發了我的二件往事：「高中時期，我和一個女同學妥好得不得了，我真心待她，那知却招來母親的忌妒，千言萬語地說盡那女同學的缺點，不斷埋怨我對別人好過對待她，最後還不是被迫莫名其妙和別人絕交了。」「那麼第二件又怎樣呢？」我回答黛素的追問：「唉！這樣的：有一個在郵政局工作的職員，一次從我的一封投遞不到的求職信中得來地址，開始了我們的筆上神交。雖然我們一直是談論研究一些有意思的思想理論及人生經驗等問題，但是說來也好笑，這段純潔的友情就在我被迫所發的一個毒誓下結束了。」黛素好奇地問：「你都屈服了！」我答：「我以為如果將來有一件關係到我終身幸福的事受干涉時，而又值得我非反抗不可的話，我一定妥堅持的。」「有一次的妥協和退讓，就將會有無數次了，你也應該堅強一點呀！……夜了，睡吧！」

趁着第二天是週末，我和黛素去逛書局，也看了套影片

「渾身是胆」，它給我一個很大的啓示：做人要堅強，想想自己那不堅強的性格，我越覺得這主題是在鼓勵我。傍晚了，當我們回到家時，意外地見到哥哥在等着我，他說母親也出走了，於是我急忙向黛素謝別。兄妹倆一同回到老家，鄰居告訴我們說母親去二姨家住。衝往二姨住處的途中，哥哥這樣在勸我：「自己的事自己決定，跟你說了几次，叫你別什么事都告訴媽，你就是不聽，才自己惹來这么多麻煩。」我開始在擔心媽是否會在二姨家，如果找不到，又怎麼辦呢！所以也沒心情和他多談，我又想到要是見到媽的面時要怎么向她認錯，求她回家等。

很快地二姨的洋樓住家出現在我們面前了，媽果然在里面，還帮着二姨在掃地呢，她就是那么勤勞，連作客時也不忘工作，我內心有些不忍。一見到媽臉上並無半點怒意，我這才放下心來。我急忙向二姨問起媽帶來的衣物，一手提了一袋，和氣地向媽說：「媽，自己的家怎樣都是舒服一點的，回去吧！」二姨跟送到籬芭旁，臨別時對我說：「你母親一生吃了太多苦了，上半生受盡你祖母那封建的大家庭欺壓折磨，不當人看待，半生牛馬地今天才熬出頭，做兒女的不應該再令他生氣了。老人家的經驗比較豐富，年青人應該听听老人家的勸告才是。乖乖聽話，不要再氣媽媽了，知道嗎？」說完拍拍我的肩膀，然後向我們招招手：「趕快回家吧！下次有空再來！」回家途中，三人誰也沒出聲，我偷偷望了媽，只見平日的和善慈祥表情又復現在她的臉孔上，我私底下在忖思：「媽真聰明能幹，這一招，不但使我乖乖回家，還變成我們去求她歸家，一舉兩得」。

我總算又開始过着耳根清淨的日子，她照以往一樣愛護

关怀我的起居飲食，而我也变得沉默順服。有改变的一点是她再也不向我提書胜，我喜欢学什么，到什么地方去，她再也不囉嗦了。

有一天我和黛素談起了中学生活时，听完她那段生气澆的黄金时代，我又羡慕又慚愧地說：「唉？你的中学生活是生气勃勃而我的却死气沉沉，当时每天除了家里学校，学校家里和書本筆記、筆記考試之外，我的六年中学生涯就是一片空白。」我又說：「自从为人师表起，我才開始嘗受到生活的乐趣，第一次当我母亲听到我将参加同事的露营野餐时，就以女孩人家不应乱跑为理由极力反对。同时还讲：「我都没出门，你出这么多门做什么？」但是我不理，想到青春不应虚耗在斗室中时，就一方面坚持出去，另一方面尽量争取机会帶她同行，最后我胜利了。」做梦也想不到，在我自以为逐渐坚强的时候，我的软弱又在下面一件有闲我的終身幸福的事件上暴露无遺。

这件事的经过曲折而复杂。

在母亲反对我和書胜做朋友的同时，她却极力称讚泰至的优点。她委我唸泰至的末仗给她听，听完总是开心地引仗中一些話末向我闲玩笑。我始終認为自己无法对他产生感情，每每在母亲的催促提醒之下才提笔回仗。由泰至的末仗中我觉察到他对我的好感，但是我的回仗尽量避免談及感情的事，只着重在研究学问及討論问题而已，久久地回一仗，完全是普通朋友的作风。

一次，泰至打电话到学校給我，邀我出外，說有件重要的事委徵求我的意見，我没答应，只請他到家談。当晚他果然来了，母亲表示得很欢迎，一面招呼他坐，一面吩咐我倒

茶，自己到门外乘涼，我们坐在廳里談。泰至欲言又止，有些畏縮，我大方地问他：「有什么事嗎？」他吞吞吐吐地应我：「这兒談不大方便，我们去外面講好嗎？」我笑了：「这兒和外面一样的，你說吧！不会不方便的。」「其实也没什么。……」他支唔过去，接着拉扯到一些有闲学生的问题上去，不到十五分钟，他便告辞了。

媽見泰至走后，又以一种和平时看我写回仗給泰至时相同神秘的眼光注視我，我内心有点惡感，對於他所開的玩笑也不去回应，靜靜地看我的書。

事情过了几天，一日，泰至在電話中說明了那次委徵求我意見的事，原來他父亲有意思替他介紹一个女朋友，为了表示他对我的尊敬与专一，他委我給他一个坦白的答案：我是否有意於他。天啊！这叫我如何回答呢？講好感还过得去，至於感情那就根本不知从何說起了。所以他自然没法从我口中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由於一种和婉中庸的血液常流在我的血管中，所以拒絕的答案却被泰至誤解成含蓄与一般女孩兒家的口是心非若即若离的表现。媽知道这事后，甜笑着說：「这种老实人真傻得可爱，自己的事也委他爸爸作主。」而我没什么感想，只覺有些微的煩。

泰至不时写仗表，媽又总在說着他的好話。有一天当我不在时，姑媽到訪，后来我也回来了，遇見姑媽。想不到她竟開口对我說了这些：「阿青，你母亲这一世人还没真正快活过，你不应该气她了。她老人家观察人总是比较有經驗点，她对我說，那个書胜的人是靠不住的，而泰至倒很忠厚老实，而你却完全不会看人，她的意思是喜欢你和……」我啼笑皆非地截斷了她的話；「姑媽，你別再說下去了，我们大家

都是普通朋友而已，你们想歪了。」姑媽转了口气：「不过你年龄也不小了，找个老实一点的比较好。」那一套嫁人結婚的理論使我觉得反感和俗不可耐，而且也和我当时遇到的事件风馬牛不相及。

我和泰至还是一直保持着笔友式的交情。母亲总爱这么问我：「泰至好久沒来，为什么不請他来坐坐呢？」我总顺口回应：「不妥啦，沒意思。」有一次母亲这样向我讲：「看泰至的来信中的意思是怕你不欢迎才沒勇气来的，給他一点勇气吧！这样罢，你不是常担心这扇大门不夠牢紧，而他懂得木工，你就写信說我委請他帮忙做一条木門。」她提了好多次，我总不当一回事，后来被讲煩了，我竟在半威迫半催哄之下，把她的意思写在給泰至的回信中。

随着門門的完成，泰至渐成为我家常客。有时我迟归时，發現母亲乐意地陪着他聊天。想不到媽还做起他的军师来，曾經背着我这样暗示他：「阿青现在年紀还轻，好玩，还未想到什么婚姻，你不可太急，委慢慢来。她喜欢讀書，你就教她点英文；而你们也可以互相研究中文。」泰至没什么口才，對於母亲的話他很听从的。

之后，我们常在家中研究学问，母亲总是向我们露出滿意的笑容，而且时常留他吃飯，在飯桌上殷勤地招待他。我只知道母亲在高兴，泰至也在高兴，而我却没有什麼特別的感觉。

泰至在中秋节之前几日忽然送来月餅，我一見，很認真地推拒：「我们不妥，你拿回家罢！」他很尷尬地转向母亲：「伯母，送給你的。」母亲笑着說：「不用客气，你是特地買的吗？如果是我委还礼的。」他答：「不是的，从家

里順便帶出來的，我不妥拿回任何东西了。」

那日下午的闲聊中，我们研究起掌紋来，我半开玩笑地口不择言道：「看就好，不妥摸我的手。」他的臉色頓時变了，当时我完全觉察不出为什么。后来他說不妥站起来比比高度，我最不同意他那套重視人的外表高矮的理論，於是我說彘聊，不但坐着不动，还故意倒說：「我比你高！」他听了仗以为真，其实我是较他略矮。

有一天下午，一位曾一度被我視為豪爽有正义感的女同事——言丽，忽然兴致勃勃地披着寒衣来找我，因为当时她剛生了坊病，还在吃葯中。她一进来，就兴高采烈，神色翫揚又手舞足蹈地提高嗓子：「啊呀！梅青！哈哈，有一件好消息报告，有闲你和書胜的事呀！」我睜着眼珠问她：「言丽，到底是什么事呢？」她兴奋得坐立不安，最后才帶着誇張的声調說下去：「事情說来話長，你知道吗？」略頓，面露一种得意的笑容，又接着說：「書胜在假期中和同事去假日营，晚上的时候，听他們說，他和同事大談自己的罗曼史呢，还講得很大声。不懂啦，还听他們說，还有什么咖啡店、植物园呢！……」我那緊張激动的神色和言丽那神采翫揚的快活神色恰成一个对比，我激动因为我彷彿觉得書胜在破坏我的名声，在誇揚彼此的旧事，虽然那也没什么不可告人的。耳边又听到言丽粗低的声調在响着：「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呢，昨天書胜和三个男同事到我家，他說你们之间本来沒什么的，以后如果有机会又作回同事，大家見了面烏黑着脸是不大好的。他们还建議由我出面安排你们見个面談清楚。」我淡淡地說：「言丽，我早已向你說了好几次，我和書胜之间根本沒什么事，而且你也知道現在泰至有来我这兒，所

以我和他也沒什么好談清楚的了。」「就是啦！我也是說見面談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硬硬委我來你这兒一趟。还有一句話，……」她这才想到刚才她所談的我母亲都听到了，於是突然降低声調：「那些男同事——不是書胜本身——委我从你这兒得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最好不委受你母亲的影响，是决定在你自己的：对書胜是委『去』还是委『留』？」我冷笑而激动地說：「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讲到那兒去了，我……我对書胜沒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我……」一紧张必会口吃的我再說不下去了，她立刻很流利地說：「你冷靜一点，这样吧！我先回家，一会儿你过去我那兒給我答覆。再見！」

冲了一个涼，我果然走到附近言丽的家，她很热心地請我进房去，这间小房曾是彼此推心置腹的场所，自从發現到她並非屬於忠直型的朋友后，我就起了戒心。談了一会，最后我作了一个有火药味，固执而主观的答覆，由言丽代書写在一張帛上转交給書胜。

走在由言丽家到我家那段不長不短的路上，有一个疑问不断在我脑中打转：泰至認識言丽比我早，以前泰至常从她那兒得到有關於我的資料，她甚至还开玩笑地自荐委为泰至介紹朋友及做他的恋爱顧問；母亲还亲自到她家向她訴說我和書胜的事，而我本身也透露自己的立场及处境，可是今天为什么她那般「热心」地为書胜來向我传話呢？她为什么不直接向書胜分析呢？

回到家中，母亲見我闷闷不乐，她似乎也在为我担忧，不断在旁安慰着：「男人沒有好东西的！你應該写信把与書胜的事坦白告訴泰至，以免引起他的誤会。」我六神无主地

提起笔来，她念一句，我写下一句地完成了一封信，信中有提及曾与書胜出过二次门的事等。

就在同一天下午，我意外地收到泰至的一封信，述說我在他送礼的那天所講的話，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令他覺得难受，痛苦及失望。我吃了一惊，得罪了人还不自知，经过一番检讨，也覺得自己在待人方面太孩子气了，就打了个电话向他解释，並问及有否收到我的去信，他平靜地說「回信都写好了，还没有寄。」最后还是决定到我家談談。

晚餐过了不久，泰至果然来了，当时我正在替邻居的一个中学生补习华文，他枯等了半个多钟头后才将那封拟寄的回信让我看，当我看到：「……我一向以为你是一个非常純潔的少女，你曾与書胜出去过，你是失恋了才当我是『后补情人』，哈！原来我给人当作傻瓜……」的字句时，我气到双手抖着，眼淚差一点就滚出了。时常在旁傾耳而听，側目而視的母亲立刻出来打圓场，最后泰至向我道歉，請我原諒他信中有过份的地方，又将那張信帋撕碎了。

接着我们閑誠地談着，我总觉得他始終不能欣賞到我所引以为荣的优点，他回答的「溫柔含蓄」，「高度合理想」，听来令我逆耳，因为我認為那是沒意思的。結果摊牌的時刻到了，因为与其痛苦地相处，不如决定不再作进一步的朋友。正当我们委作君子似的分別时，母亲灵活的眼角已觉察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就藉口送客跟了泰至出去，当时夜已深了，我不放心媽，只好远远地尾隨出去。只見他们站到路旁談了很久很久，我却远远地不耐煩地坐在大树下一块石椅上，我的情緒平靜，若罔其事；有好几次我走近他们去劝媽諒泰至离閑，但反被她叫閑去一旁，我心中在嘲笑：「这到底

是發生在什麼人身上的事情呢？」最後竟看到泰至陪着媽走了過來，他向我道歉，原來是媽向他解釋了一切，使他又對我回心轉意。

這次風波過了，泰至對我更真誠，而我總是感覺到對他的感情始終只能停留在喜歡的階段而已，他的一些思想常受到我率直的批評，同時最使我苦悶的是，我始終找不出彼此在思想趨向、人生觀及嗜好等有任何一致的地方，有些甚至相反；惟一相同的是我們的性格是方方的、直來直去和無理繁俗習節而已。

我對於那決定我們應該分手的關鍵上完全被母親一手扭轉了過去的情勢，完全沒勇氣再去使它轉變，想不到這一步的小妥協却因此使自己別人都惹來無限的苦惱與痛苦。

第二天泰至在電話中對我說：「現在一切都平靜了，我實在覺得苦惱。」我後來這麼反問：「你說什麼？你是因為看在我母親面上才和我言歸於好嗎？哼！這是什麼意思？」他聽出我的不滿，急忙加以解釋：「對不起，我的意思不是這樣的，我……我是說，我……我不會講話你是知道的，」生氣使我沉默着。耳邊的聽筒在響着：「哈囉！哈囉！為什麼不說話了，梅青，你冷靜點，聽我說，我以為男女相愛是應該出自雙方自願的，委不是的話，不幸福只是遲早問題而已，你自己考慮考慮，千萬不要受你母親的影響，一會兒我再打電話聽你的答覆。」我應了：「我也很贊成你的這種說法，好的，我是應該想一想的，再見！」

電話收了線之後，我心亂如麻。「到底我對泰至有真情嗎？」這問題不停地層層環繞在我腦中，久久不能得到答案。分析彼此的異同後，總覺得對他產生的感情不是真的癡自

內心的，也想到他对我所發的都是真摯、誠懇的真情，甚至为了我而流过淚，同时「嫁一个爱你胜过你爱人幸福」这句话不断地浮现在我脑中，加上大家也曾了解过一大段时期，於是我的感情理智迷混不清了。我真的分辨不出对他的感情有受母亲的影响。「你这种软软的性格是很适合和泰至相处的，因为他不会欺負你，你委怎样就可怎样。」媽的声浪彷彿在我耳边响起，媽平时对他称讚的一切优点都一一在我脑中浮湧着，忽然我作了一个这样的假設：现在我们如果立刻不委再来了，我会怎样？出乎我意料的，我竟然感到一阵辛酸、痛苦与怜惜。

下午泰至果然又和我通电话，放下了电话，他立刻到我家向我母亲道歉，說是受了她的鼓励才有勇气而不是看在她面上才和我好的。这是我坚持委这样的，不然我認为那简直是伤了我的自尊心的。

经历了这场几近分手的事之后，我们的感情进入一种平静的和諧中。見面时继续学习和談天，他教我英文，我和他研究华語拼音。

那知过了不久，我们又开始闹起别扭来了，因为泰至的思想中存有着不少问题，比如他总猜测我是曾与書胜恋爱过的，而因为母亲的反对阻止，或是書胜不喜欢我，而我在失恋的当兒被迫和他好，当他是「后补情人」，将来找到新朋友后就会将他踢开的。他甚至还怀疑到我是否还是一个純潔的少女等。因为他非常強調真誠专一，不过是一种很狹窄很刻板的真誠专一，例如委求对方是从未与人談过恋爱的，而且重視封建社会所強調的「貞操」。可是每当我们为这些问题在討論辯論时，母亲总以为我们在爭吵，立刻插了进来打

圓坊，將大家的話題拉扯到別處去。故此，我們之間的許多疑問、不滿等都無法得到解答，這玄形中又埋伏了一些危機。

母親見到我們常爭論到臉黑黑，就說：「你們總是有那麼多問題存在，一直好不起來。泰至，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女兒和書勝再也沒來往了，這可由我跟踪她的行動得到證明（我感到一陣受辱的痛苦，但卻沉默着）为了不使你多心，就在你生日時，我委梅青送你一枚戒指，不過這不是什麼訂婚，你千萬不要誤會呀！而她的生日在十一月底，到時你也可送她一枚。這樣做是委說明她是真誠地和你做朋友，你們以後也不必諸多猜疑了。」起初我們都覺得這種禮物太不恰當了，稍微提出異論，但最終却在母親一意孤行之下而真的演出以戒指當生日禮物的事件來。

我們又再過了一段母親笑逐顏開，泰至不再多慮的了解日子，彼此很少外出，常在家中，有時下棋、有時聽唱片、研究及討論。於是我在那段日子里發現了不少和泰至間的相異點來：

泰至說過：「我對流行歌曲不太反感，有些流行曲的調子很美，可以听听，沒有表現出像你對它們那般深惡痛絕的仇視態度。」有時在欣賞唱片的當兒，我分析起了如何欣賞的問題來，泰至彷彿一點勁也提不起。有一次當我買了一架古箏時，他酸酸地說：「老實說，你學這種東西我不大同意，因為書勝也通這一行的，你一學起來就會想到他。」我回答：「你不應該那麼想，音樂的領域是廣闊無比的，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一種或數種自己所偏好的樂器學習。而且我也總認為能愛好或欣賞音樂是一個人精神上的一種無價之寶的資產

。」他似懂非懂，什么都沒說了。还有，我的阅读範圍頗廣，不过较偏重於文艺及哲理方面的書籍，而他却很精通於杂志和小报上的点滴知識理論等。記得一次，当他知道我的一篇作品在参加文艺創作比甯中得獎后，他问：「得了多少獎金？」我答：「就是因为在这个比甯前知道沒有獎金我才参加的，得了一根可以作为永久紀念的獎柱！」他什么也沒表示。

有一天，母亲向我發牢騷：「泰至一家弟妹们十多个，又有两个母亲，而只是开一间小店，经济是不太充裕的。不过我並不在於人家有錢，而只是看重他的人品而已。」我听了完全沒当回事，还心不在焉地順口說：「他二媽讲，将来替他娶媳妇一定委住在一块兒的。」媽吃惊地喊出来：「什么？你这样软的人，遇到他们那一个大家庭，就如墮入暗洞中，可任人摆佈了，俗語說：『人多咀舌多事情也多』，又說『猛虎不敌猴羣。』何况你又不猛。你母亲以前是大家庭出身的，知道它的滋味，无论如何我一定不讓你和他们一家同住的，除非泰至自己結婚后搬出来住。」后来母亲竟为此事而提出来和泰至討論过，但她始終不滿意於所得的答案；而我除了觉得彷彿在听一个别的女孩子的男友有一个人口多的家庭之外，同时也对那个家庭产生一层可怖的阴影。

不过使我関心的一点是泰至讲述到他的友伴，他们的作风似乎不很正派，有些好賭，有些嗜酒，甚至逛夜总会或到风月坊所寻找刺激等。泰至承認偶而也与他们逢坊作戏，不过絕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不过我深深地相仗这一句話：「只委告訴我你的朋友是一羣怎样的人，我就可以說出你的为人了。」因此这件事令我耿耿於怀。

那知当母亲知道时却說：「男人中十个有九个半坏的，一定少不了会去那些地方的，不必大惊小怪，所以我才常說做女人不值得。」母亲又說：「女人姿做得被男人看得起，就是姿正经点，不姿表现出你太重視他。」我打趣地问：「那不是使男人覺得冷冰冰嗎？」她答：「結婚是長久的，一辈子的事情，那里可以像在做戏。」對於这些論調，我总觉得似是而非，总觉得有些別别扭扭似的。

記得有一天母亲这样对我說：「阿青，隔壁的人常问起我，說你女兒的朋友真吝嗇，时常留下未吃飯，而又空手未空手去的。」我很不以为然，因为我認為感情不是可以靠物質去維持的，而当我偶而向泰至提起此事时，他也承認自己是不善阿諛奉承人家的，我很贊成他的看法。可是母亲也由於这次的暗示得不到反应而開始对泰至有些不滿起来了。

一次，泰至突然剪了两块花布未，我有些不高兴，起先母亲也在笑拒，后来当知道他買布的事是惊动一家大小时，她就坚持姿还送另外二块布，弄到坊面很尷尬。而我好像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觀者，任由他们去推受好了，只觉得这一套实在虛伪好笑。

有一天傍晚，母亲和邻居一个女孩去夜市，在一条灯光不太明亮的小路上与泰至迎面而遇。但过后她很是生气，說泰至沒有向她打招呼，实在玄情。这件事我不在坊，据泰至解釋是說看不见，虽然后未赫了，但泰至的缺点因而又在母亲心中多了一項。

自此以后，每当泰至一未，母亲也就坐在廳里，大家一談起話未自然会较不自在。我發現到当我较有笑容地談說时，母亲的臉色立刻沉降下去；而当我保持一副冷淡态度时，

母亲的脸色才又回復原状。

那是一个闷热的星期天下午，而我们三人闷僵在那种场合中。后来泰至提議說邀我出外走走或看场戏，这妥是在以前，母亲定会滿口答应的，可是那天她却拿出許多藉口未加以阻止。

結果因为我不答应泰至的邀請，大家都弄得很僵。我那样做一方面是見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我很惶惑矛盾，总觉得和泰至间有太多的差异。

媽向我說：「这种人，当初我看錯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不和他当真，最好不妥和他一起出去。」我不出声，但我那脆弱的感情网却在点抖着，内心在呐喊着：「媽！当初我们就妥分手了，是你一手再撮合的，而現在又因为对他不滿而妥命令我们分手，天呀！我还是一个有思想有性格的人嗎？」内心的矛盾、混乱与难过使我見到泰至的面时，採取了令母亲觉得胜利的态度。

节外生枝地，發生了一件和言丽有闲的事后，我和泰至便正式分開了。

前已提及，我们对言丽在参与我们的事所表现的，感到很怀疑。

「她太不夠朋友了，我们一向是很坦白，她完全明白我对你的感情，为什么当書胜去找她时，她不将事情向他们說个清楚，而还妥故作誇張呢？」對於泰至的这种分析，我也有同感：於是我說：

「由她平时的口气中，我知道他看不起你，不过我从不受她批評你的影响，但是我也不愿在一个低視你的人面前談及有闲你的事，因此我们事情的真相我沒对她講太多，不过

她知道你有求我家的。」

母亲听了也插口：「上次我对你们說对言丽不可太信任，因为她到底年轻孩子思想，你们却不依。老实說有几点也使我怀疑她的；記得以前为了書胜的事我去她家，问她有闲阿青是否还和書胜有往来，她便曾經问我到底泰至有什么地方令我这么看得起他，还說他的思想很差很差的。我回答說看他人还老实，不像書胜那种态度，言丽听了不大服气，还說人家書胜很有音乐修养，人又很年轻等。」

泰至忽然激动地說：「这样說来，她简直是在破坏我们的事呢！但是我真不依她会講我坏話，为什么她在我面前称讚过我呢？」

我帶着回憶的口吻說着：「現在想来，也有几件事我不明白。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校中打羽球时，她看到你，就招手叫你过来，你们談了很多，我在一旁靜立听着；后来当你一和我交談了几句时，言丽馬上转了一个身，倚在栏杆旁，背向着我们，好像不大高兴。还有她在一次談起你时，說你是个老实的丈夫，女人嫁給这样的人是可以加以控制而有保障的。最近書胜的事，她又那么大感兴趣来参加，连生病都不理，后来当知道我不打诨和書胜再来往时，她表现得像个洩气的球……尤其这几天在学校里，她总是烏黑着臉对我。为什么呢？……」

正当我喃喃地在推想时，泰至忽然說了那么一句話：「难道言丽对我有意思？」母女俩都愕然。

泰至的这一句話使母亲和我再去思考一些有闲言丽对待这些事的態度，觉得如果原因是这样的話，那么那些疑团都可扫空了，不然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能替言丽的那种作法作

解釋了。於是我們認為泰至的結論可能率很高。

這件事使我很為難，假如那是事實，那豈不複雜化了。想到言麗的衰弱的體質，假如她真與此有闕，那我豈不太对不起朋友了。在事前我玄論如何也想不到有這種可能，因為每當我提起泰至，她總是輕視地說他很差。但現在看來又似乎有可能。

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在一天清晨做完早操後去找言麗，她也起身了。我用試探的口氣和她談起了有闕泰至的事，又問她有玄什麼心事，應該坦白。她吞吞吐吐地說：「有是有一件，不過現在我還不想告訴你，因為如果說了出去，可能會傷害到兩個人的心。」雖然我再三追問，但她並不說明。最後我說：「為什麼這麼久不到我那兒去坐？」她露出一個奇怪的笑臉，說：「不妥啦，去到了碰到一個人，會槌心肝的。」說完還用拳頭往自己的胸膛作槌擊的樣子。這次的交談更加强我的懷疑。

在家里，母親見到我心事重重，就這樣在安慰我：「這也不能怪你呀！因為你不知不罪，現在雖然知道了，就是去問她，她也不會承認的。你和泰至間的事最好別讓她知道太多，以免令她難過，因為她剛生過病的。」

有一天傍晚，言麗忽然出現在我家門口，邀我沿着馬路邊散步，我們談得很好，我突然唐突地問她：「你對泰至的印象怎樣？」她先大笑，然後攤開雙手，說：「沒有什麼啊！你們到底搞到怎樣了？」我接着說：「我想我們應該坦白地說個明白罷！你老實說，你對他有意思嗎？」言麗听了先露出疑惑的神情，接着問我為什麼會這樣講？我便將所有對她的猜疑全盤托出，她听完才舒了口氣：「這次我死了，梅

青，你誤会我了。」我瞪大眼珠听她再說下去：「如果你还不依，我只好坦白告訴你那件心事罢！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嗎？育純通过另一个同事向我提起作深一步朋友的意思啦。」我笑着說：「那我恭喜你了。」「现在还只是个闲端，本来我不讲，现在你誤会我了，我只好告訴你。沒有事了，可以放心呀！」我们心平气和地回到家里。

「媽，我们誤会言丽了，……」媽听后沒什么表示，我又开口：「言丽叫我今晚去她那兒过夜。」

当夜，我和言丽闲誠地暢聊，她批評我做事情不多找朋友商量，自己拚命鑽牛角尖。她还說：「泰至能忍受你母亲那种态度，你们可以放心發展下去吧！我未助你一臂之力，叫他来找我，我向他說明。」談到她的事时，她讲：「我母亲才不理我，而我也不像你那样什么都对她說。」那一夜我们睡得很好。

可是过了二天，情形竟完全转变了，言丽自从听了育純的分析后，竟然一改态度，因为她觉得泰至讲的那句話对她是不尊敬的。

有一天下午，她和育純一块兒来我家坐，育純理直气壮地指出我对書胜的态度的不适及不应对言丽作那种假設。我不多作辯解，虽然我不否認我在待人方面的缺点，但同时却觉得他在对於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未透澈了解之前，就对人对他事大加批評，是有些不恰当的。

这一坊誤会告了一段落后，母亲对泰至的不滿还是沒有改变。她不时地在提示我：「不許你和泰至出去外面，有什么事来家里談，沒有什么不方便的。有我在更好，你们想不通时，我还可以替你们想法子解决呢！」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当和泰至在一起时，我便矛盾苦恼；而当不和他在一起时，我的心情反而自然闲朗起来。所以我不得不再去辨检自己的感情。

另一方面，母亲正为那两枚戒指而伤脑筋，她说：「既然大家不当真了，戒指就应交换回。」在电话中我向泰至提起了母亲的意见，我说：

「泰至，我认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矛盾，而那戒指虽不像别人一样具有什么特殊意思，它不过是我母亲的主张而已，我们本来不也是不太赞成的吗？所以她老人家说，我们还是互相还回这礼物，好好再从新作起，将来好歹是不闹她老人家的事。」

「这样也是有理由，我也这样想的。不过……」他略停，我催他直说下去：「不过，……这样一来，我们，我们……的……不是也一刀两断吗？」

「唉！你的人怎么那样不容易说明白呢？我已说过交还回并不表示和你绝交，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而且这样会更加自然的。」我这样回答。

「好吧！」他答应了：「我下午把它带去你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那一天下午，母亲在家中向泰至提起戒指的事，他又说了：「假如还了，就是什么都完了，我不妥。」母亲提下去说：「你一定妥还的，以后你们再好好去作吧！」「给我一个星期考虑考虑。」母亲一听立刻发火：「你说什么？男子汉说话怎么可以这样反反覆覆呢？」我这时才插咀：「泰至，你太不干脆了。」最后听到妈满意地这样说：「对了，你们现在还回那礼物，那我就放心。唉！你们不知为什么总是

那么闹着，只委你跟他，他跟你，就没事了。」

事隔不久，有一次母亲生气地在癸牢騷：「哼！他註定是沒福氣了，說有我在時你們談天不好，一直委約你出去，不知安的什麼心，告訴你，你千萬不可以和他出去呀！他真是有眼無珠，遇到我這一位這樣開通明理的老人家，鼓勵他、招待他，還叫你別什麼都告訴我，以便上他的當……」我不耐煩地截斷她的話：「媽！別再說下去好嗎？」媽還是悻悻然地說个不停：「唉！人老就被人看不起了，家是我的，我坐在那裡就被他說是在監視你們……」我聽到煩極了。

自從泰至沒再來我家後，我的心情反而安定，不再有那麼多苦惱。

有一天晚上，母親對我說：「阿青，泰至有再打電話給你嗎？」我搖搖頭繼續看我的報昏。「他寄來了一封仗！」我緩緩地漫不經心將視線移到母親的臉上，淡淡地說：「給我看看吧！」她滔滔地敘述着：「有什麼好看的，說來說去還不是那些沒意思的話，你看了會生氣的，還有說委約你出去談談……」

我沒有再說什麼，但精神已被扰散了，沉默氣息延續在我們之間。

「媽，我已經對你說過几十次了，任何人給我的仗你不應該先折開看的，如果你想知道仗的內容，我可以一字不漏地念給你聽呀！」我不滿地說。

媽提高了聲調：「哼！我做母親的難道沒有權利看你的仗嗎？去告政府罷！抓我去坐牢吧！」

我想大聲喊出一些話，但理智又叫我鎮定，於是我有如觸了電般靜默了好一會兒才又開口：「那麼，泰至的仗在那

里？」

「我叫你父亲唸给我听完后，撕掉了。」她应道。

我激动地叫出来：「媽！你这样做实在沒意思，沒有理由的呀！」

「是啦！是啦！我有罪啦！我錯啦，现在就向你認錯。哼！」媽最后这样说。

「媽，你……你」我实在說不下去了，立刻站起身到门外去散步。

此后的日子，我的感情似乎已麻木了，我不愿意多回憶往事，我不愿想起泰至，我不愿和媽多說話。我集中精神更勤力地从事於下面的事情：我的工作、学车衣服、練古筝、听唱片歌曲、唱歌、学駕车、唸英文及閱讀書本等等。

不过，偶然当我从書本上感受到某一些文句，或影片上的某一情节时，总能使我产生許多感触，那时我的感情之堤就崩潰了，偷偷地在床上无声地哭着。媽每次一發現就大加追问，还送来一些刺耳的玄聊話，这更加刺痛我。一想到自己连放声大哭的自由和机会也被剥夺时，那种悽苦忧鬱之情就加倍。

我还是可以从工作场所接到泰至的一些来仗，仗中有些話是不合理的，但每当我一提起笔想回信时，眼角扫到母亲那虎視眈眈的威势，什么思潮都逃走了，那还有情緒去回仗呢？

发生了这一连串有如戏剧情节的事情后，我整个人变得更加沉默，再也不像以前那般一有什么事就天真地，不作保留地向母亲报告了。而在我的生活方式上也有了很大的转换。

我仗仰了日蓮教，一支流自日本的最新宗教。我的生命彷彿进入一种崭新的充滿活力的阶段。到底改变我的真正力量是什么呢？在经过和一个教友彩雪研討分析后，我才找到答案。

彩雪问我：「你以前怎样渡过空闲的时间呢？」

「看書、与家人聊天及听音乐等。」我答。

「现在呢？」她紧接着问。

我一口气地讲下去：「现在可不同了，我在家中逗留的时间很短，比如拜六上午负责学生的課外活动，下午参加合唱团，晚上听廣播节目等。礼拜上午去学古筝，下午有时訪旧友，去野外活动，学技术或是欣赏健康的文娱演出等等。此外，一有空闲时间，我不是念日蓮教的經，就是阅读，欣赏音乐或玩乐器。」

彩雪又问：「你有覺得自己現在的想法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嗎？」

我想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现在我一回想起以前的某些思想和作为时，很为自己羞愧和內疚。还有的是，以前存在脑中的不少俗語諺詞及根深的观念，现在都一一被我所否定了。另外一点就是对於自己和别人的优点、缺点都能發現出来。」

「看你彷彿領略到了許多生活上的道理，我猜你今天的生活环境一定有点和以前的不同是嗎？」彩雪这一提，使我忽然領悟了一个問題。我的眼光直視前方，很堅定地說：

「对呀！往日我到过的地方少，見的人和事自然不多。后来我曾經到西馬去旅行，到野外露營，参加体格訓練班，去大競走，到工廠生活，出席几处宗教上的座會談及去接

触了一羣殘廢癱瘓的不幸兒童等等。从上面所提到的地方，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各式样的思想作风，使我明白到書本所讲的很多是騙人的，不可尽信，多看書有时会造成懒得自己动脑筋。更重妥的是知道了自己性格上的软弱、容忍及犹豫助长了母亲对我的錯誤管教法，可悲的是我不但没有用新思想去改变母亲的不正确观念，连自己本身还深深地中了那些旧思想的毒呢！」自从那次暢談后，我才知道自己原来犯了那么多錯誤。

最近，我收到泰至一封心气平和的来仗，同时又在一個音乐演奏会上偶然遇到書胜，於是我写了二封仗分别寄給他們，仗的簡委內容如下：

第一封是給書胜的，說明彼此本来是和气相待的同事，自从进一步来往后，就弄到糊里糊塗，令人覺得莫名其妙，承認那純是我个人造成的。並且分析会促成我那样做的外在因素，不过最重妥还是自己性格上的缺点：软弱、固执、感情用事及思想認識不夠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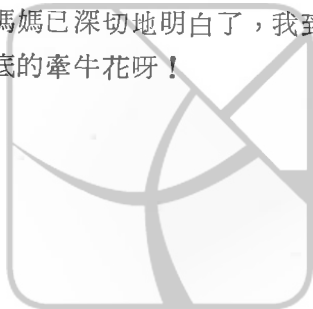
我在回給泰至的仗中也向他祝福及表示珍重彼此的友情，同时略委分析彼此在处事方面的缺点，坦白告訴他，我对他只是好感而已，而没法产生别种感情，就因被动地和他發展情感，所以才搞到自己苦恼、別人痛苦，那是一錯。又表示经过了考慮，始終不能勉强自己的感情，虽然仍然看得起他的人品，向他表明了这一个立场。最后聊及自己对生活將充滿仗心愉快，準備到更多的地方去認識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而對於婚姻是抱着自然态度，相仗可遇不可求的說法等。

想不到在母亲那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那是个炎熱的傍

晚，我们母女俩在门外椅上乘涼。母亲忽然叹了一口气，說：

「我好心好意去为人生为人死，但是当别人得了好处时总不感謝我，不好时就把罪状全部推在我身上，做人真难呀！」她见我沒出声，又接下去說：「不过，老实說，媽媽有时也会錯的。所以說現代的人较好命，能夠先来往了解，假如生在从前，那就惨了。」她又頓了一頓：「自从泰至事后，我也想明白了，以后你的事，尤其是你选择朋友的事，我完全不再管了，你自己做主，不过自己要小心看呀！」

那一天晚上，我为了自己和母亲的覺悟转变而感动到流下了淚珠。今天媽媽已深切地明白了，我到底不可能也不應該永远成为她心底的牽牛花呀！



蠢牛

雅芝

打从孩提时候起，爸爸就强自捉我们几兄弟到店里学做生意。一双峻厉的眼睛，一条细长的藤鞭——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爸爸并不十分看重我们底学业，只是，对于数学这一科，他却是不肯放松的。

「数学不及格，干什么活，做什么生意？」彷彿人生就等於金钱，金钱就等於生意，生意就等於数学。这，像是铁定了的规律，也像是他底人生哲学！

大哥底数学最好，人也灵敏得很；打蒜盘、开账单、招生意，样样了得，是爸爸的得意门生！二哥打从拖曳着两筒又长又青的鼻涕的时候，也学会裂开满口黄牙招呼顾客了。只有我，却是迂得可怜。珠盘不会打，账单不会看，连五分钱的瓜子该抓多少也记不清。所以，爸爸一看见我，就恨得直咬牙，老瞪着大眼，咆哮着：「你这该死的笨家伙！不中用的蠢牛！」那样子，像是要把我吃了。

我好玩，喜欢逃学，若是让我闲着，我便像被蚤子抓了一般，觉得浑身不舒服。为了找事情做，我渐渐的学会了逗

人，作弄人。或是在背后紧拉着妹妹底辮子，痛得她哇哇大哭；或是躲在一旁，突然「嘿！」的一声吓虎邻家小妹妹，駭得她直叫媽媽。这，在我看来是很有趣的。可是，也总免不了媽媽一把鼻涕，一把淚，直指着我的眼窩咒着：「你这短命的！我前世是怎么欠了你的債，現在該你来磨着？这鬼，生意不学，尽来給我找麻煩……。」或者到了晚上，惹来爸爸一頓好打。可我，这牛脾气始終改不了。於是大家都管叫我「牛、蠢牛」，为的是我笨，幹不了活；另外呢，不怕挨打。牛皮，打不疼的！刚挨过鞭子，眼淚还没抹乾，馬上又跑到屋外捉蟋蟀去了。

記得某一个假期，爸爸像獅子般的吼着，委我在店里学点什么的。我嘟着咀，心里咒着这不死的老頑固，身子却不甚敢反抗；於是，便在店里乖乖的挨了好些日子。

我们的杂货店距离住宅約有一哩远，附近还有許多理髮店、咖啡店、書店、布莊等等；巴杀和学校也在店的右边，祇是本村最热闹的所在了。杂货店门前，有一块寬大的、鮮紅的橫匾，十分端正的懸掛在門額上。上面用金墨写上「隆兴」两个字，的确是很引人注目的。

店前是些零零碎碎的貨品，像香煙啦、糖菓啦、餅乾啦、玩具啦、连环冊啦、学校用具啦，还有少許化粧品等等。再里边一点兒，是些比较重大的东西，像米呵、糖呵、盐呵、酒呵、糠呵、煤油呵，还有香烛之类，林林总总，看得人眼光撩乱。

商店的后面，是一间间矮平的房子，包括一间睡房、一间厨房，还有冲涼房和厕所。睡房是供我们几兄弟在店里生意那段日子睡的，爸爸通常是回住宅睡，夥計和一位理賬

的老头兒是睡在店里的糠上的，一切都很简单。

第一天，还不到六点钟，爸爸就把我从被窝里，狠狠的拉了起来。背着他，我忿忿的吐了一口口沫，拖着凉鞋「的嗒、的嗒」的往厨房里找吃去。心想：委是在家里，我现在还在做摸魚兒的美梦呢！

我坐在柜子上，乏味而呆板地听那戴着老花眼镜的掌柜李老头讲解砵盤底打法。

「逢五进一，这是八，退了一颗，这是……。」他底乾癟的手指不停在珠盤上撥来撥去，口沫星子直往我臉上噴。我无聊的东看看，西看看，什么「逢五进一」，什么「上加一颗，下退五粒」一点也听不进耳里。

「蠢才，又弄翻了，又弄翻了！」蓦地，爸爸又爆怒似的吼着，「啪！」的一声，重重的一掌落在二哥底苍白的脸上。二哥挨了一掌，踉蹌地滾到米袋堆旁，惊惶的睁着两颗大眼睛向爸爸呆望，两颗豆般大的淚珠在睫毛下懸掛着，粗糲的蓝短袄沾滿了油漬。

「蠢才，一羣蠢才！猪糞！」爸爸額上的刀痕，綻出紅漲的痕迹。大哥急忙蹲下身子，把翻倒了的油瓶扶了起来。

「呸！一瓶油值得了多少？」我不屑地說。

「小鬼，你懂什么？」李老头先是一愣，然后，托托鼻梁上的眼鏡，以教訓的口气說：「大富由天，小富由俭；这短了一毛，那少了一分，积起来也不都是鈔票么？」

又是一套新的生意哲学！

在柜子里呆了好些日子，一点本領也沒学上，爸爸气得

直咒我。怎么办呢，只得把我撵出去，在外头当学徒，招呼顧客，抓抓糖菓。

「小鬼，做生意，咀歪甜，歪会誇，还歪耐着性子。在店外，比不得在柜子里，头脑歪灵活，手脚歪敏捷。钱歪数得準，拿得快！还有，别老繃着脸，叫人看着不高兴……。」李老头不放心地叮嚀了又叮嚀。

我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心想：做生意，有什么难？歪什么，拿什么，三枣小孩也懂得；我，快升上小六了，还不会这些么？十个角子换一块，十張一块等於一張紅鈔票，我早就知道了，有什么希奇？

李老头終於走了。我心里好高兴：在外头，总比在柜子里好得多了。至少，可以少吃几泡李老头的口沫，少听几声那单調得叫人發慌的珠盤声。或許，还可以在外头跑跑跳跳呢！伴着那老头，可甞扭死了，闭口就是生意經，大道理，誰也耐不上！

瞧，在这兒才好呢！这米堆、这糠袋，不是可以供作捉迷藏用么；累了，可以就在糠上打盹；渴了，雪柜里也有冰涼的雪条和汽水。哎，还有那一瓶瓶誘人的糖菓呢！香蕉糖、椰子糖、牛奶糖、可可糖，还有……。看！它们正在同我眨眼哩！——我禁不住，乐得在地上直打滾。

「幹什么？」冷不防被爸爸一喝，不覺沒趣地站直了身子。

「这是你玩的地方嗎？沒教养的野孩子，小心回头……。」

像一盆冷水直往我头上灌，我又不得不故意装出一副大人底样子。心里叨念着 这是咱们的店，幹啥的不許我在这

兒玩？

一轉身，瞧見爸爸走遠了，急忙扯扯大哥底袖子：「大哥，我渴了，你給我開汽水。」

「開汽水？想挨打呵？」哥哥沒好氣的瞪我一眼。

「妥不，糖總可以妥一顆吧？」我舐舐咀，不諛口涎滴下來。

「不，這是出着賣的！別餓咀，小心挨板子！」

「就一顆也不行麼？」我略帶失望地。

「一顆什麼？又貪咀了是不？牛皮又痒了是不？又想挨打了？這氣死人的蠢牛！」爸爸的聲音又在那一邊響了起來，眼睛兇騰騰的對着我。

真沒趣！滿店里擺着的盡是好玩的、好吃的東西，可沒一樣可以諛自個兒享用。這，又有什麼意思？

我撇撇咀，不滿意地爬到糠袋上。正想閉目養神，不想大腿上卻被人用力扭了一下，痛得我幾乎妥掉下淚來。

「幹什麼你——」我一骨碌坐了起來，正想發脾氣。

「誰叫你就在上頭的？沒教養！回頭給你爸爸看見了……。」陳夥計狠狠的白了我一眼。

我懊惱死了！不想店外也是這等麻煩，不許這樣，不許那樣，彷彿動一動就是罪過。

「買糖。」一個漂亮的小女孩走了進來；紅紅的臉，白白的手兒，好看極了！

「好哇！我來！」我跳躍着，心想：這回我可找着伴兒玩了！

「五分——椰子糖！」她高高的舉起手上那一閃一閃的銅幣。

「喏，五粒！」我在玻璃瓶里抓了一把，往她手上一塞。

「拍！」我臉上挨了一掌。還沒弄得清是怎么回事，爸爸已經鉄青着臉大罵：「詐死呵，五分錢五粒？不是委閑店睡覺了？」

「我？」我揉摸着臉上的紅印，莫名其妙地。

「五分錢是四粒！四粒！四粒！講過多少回了？五分錢椰子糖是四粒！」他重重的。

「四粒，五粒，又有什么分別呢？」我一肚子不滿。

「小弟，今天的蝦米新鮮吧？」一位婦人挽着菜籃走來。

「不，發味了，今早才推出去晒太阳。」我老实地說。

「唔，那我走了。」

「蠢牛！你簡直想氣死我了？」爸爸在背後死命的扭屈我的耳朵。

「噢！」

「你怎么这么笨？笨！」爸爸氣得直翻白眼。

「赫了，赫了，客來了，早點招呼吧！」李老头从里边顛巍巍的跑出來，爸爸這才放了手。

李老头把我拉在一邊，低聲地：「小鬼，你怎的这么不懂事？」

「那蝦米明明是臭的嘛！」我掙脫了他的手，氣憤的分辯。

「可你就不会撒謊呵？」他白了我一眼。

「幹嘛要撒謊？」我理氣直壯地。

「不撒謊，客都走了，還做得了生意呵？」

「学校里，老师都叫我们不撒谎。」我挺直了身子，觉得自己並沒有做錯事。

「学校是学校，店里是店里。学校里不可以撒谎，在店里幹活，做生意就得撒谎！……」

「我不撒谎！我不撒谎！这么大的人了，幹嘛要撒谎！」我撒野地。

「詐死呵？这蠢牛，你怎的老不听话？不听话？你爸爸……」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媽也来了，她也学着爸爸直揪我的耳輪。

「媽！」我張大了口。

噢！媽也帮起爸爸来了！她委我撒谎！

日子一久，渐渐的，我也学乖了。我学会了板起臉孔装大人样；学会了在果汁里渗些白水；学会了向人鞠躬作揖，尽管我心里十分讨厌他；学会了在煤油里偷油汁；学会了……。

爸爸说：这就是做生意底本領！

可我，有时候还是迂滯得很：渗水在果汁里头，常会露出些微的迹象；撒谎当兒，也常常說溜了咀，叫人听出端倪。所以，总是被讚許的时候少，挨打挨罵的时候多。

这一天，我又撞祸了！

「椰子糖·五分。」又是那个紅蛋臉兒的小女孩！她还牵着弟弟来呢！

「喏！」我遞給她。

她站了一站，拆開綉包，突然，生气地：「怎么？只有四粒？前街对面卖五粒呢！」

「是……是四粒呀！」我慌了，臉上熱紅得很。

「不，別間都賣五粒的！」她鼓着腮子。

「我們的比較大……大些，比，比旁人賣的好……好得多。」我口吃地套上了夥計常用的謊話。

「誰說！都是一樣的，你撒謊！」

「我——」

「你賣貴了，你們吃人，欺負小孩子！下回不來了！」她惱恨的看了我一眼，生氣的扯着弟弟的手：「小弟，咱們走吧，他們是壞人！」

「他們是壞人！」她最後一句話直往我臉上吐，甚至像箭般深深的刺進我心坎里，我愣住了。

壞人？我是壞人嗎？幹什麼我委做壞人？幹嘛委賣四粒？對面街不是一貫賣五粒的嗎？為什麼委欺負她？為什麼不同賣給別人一樣，賣給她五粒？——突地，我心里有了一種難以洗脫的罪惡感。

另一個小孩走進來，向我委了兩毛錢的咖啡粉，丟下一張五元的鈔票，走了。

「噯，你……你還沒找錢哩！」我握着正想交給他的四元八角，向着他底背影直嚷了起來。

「噯，笨！誰叫你嚷的？」大哥一把掩住了我的口。

大哥也學會撒謊了，我想。

過了一會兒，那小孩又折回頭來：「小哥，我的五元……。」

「是——」我正想閉口。

「什麼五元？沒有呀，沒見着！可是你不小心丟了？剛才你只還了兩毛……。」大哥一箭搶上前去，小小的眼珠狡

猾的眨了两下。

那小孩噙着泪，失望的走了。

「大哥，你——」我睁着大眼。

「怎么？平白赚了，不好么？」他狡黠地。

「嘿，小鬼，还是你聪明！」爸爸突着圆胖的肚子，眯着眼，笑了。他还对大哥豎起了大拇指呢！

大哥更得意了，他脸上丝毫没有羞愧的样子！

聪明？这叫做聪明？多丢人！欺负小孩子，不丢脸！——我吐了一口沫，不想又挨了爸爸那么厌恶的一瞪！

「喂！喂！你们是怎么搞的？一珍三块六的煤油，只有七分那么多？吃人也别——」一位中年妇人带着一脸怒气衝了进来。

「是被抽了呀……。」该死，又说溜了咀！

「啪！」脸上一阵热辣。

「死人，走开！」爸爸脸色陡变，喝了我一声。随即又转回头，陪笑着。「嘿，嫂子，请坐，别生气！别生气！这也是没法子的，上头原庄来的都是这样，不满，不满的……。」

「胡说！准是你们抽少了，刚才他也承认！」妇人指着 我，打断了爸爸的话。

「还……还是小孩子弄差了？」爸爸笑了笑，立刻又对着我：「去，死了？这蠢牛，还不快去拿两瓶油来赔这位嫂子？」

我，莫名其妙的受了这一肚子怨气，虽是不便发洩，但对于他那一套生意哲学却是益加反感了。

「死鬼，刀斩了，老欺负人……」妇人十分满意地走

了，口里还唠叨个不停。

「这死畜生！要有你在坊，我底生意就跨了……」爸爸回转身子，在米糠上抓了一只木柴没命地往我身上抽，把刚才的气洩在我皮肉上：「打！打！打死你这……」

「油是你喊二哥抽的，你冤枉了我！」我一面用手臂拦住那如雨而下的板子，一面挣扎着，使劲憋住那欲迸出来的哭声。

「你喊！你再喊！油是抽了，可你能对人说实话吗？丢了人了……」

「丢人，你们才丢人！满满的一珍油，干嘛要抽了人的？」

「不抽点，省点，这鬼生意还挨得么？你们几个蠢牛都吃沙子去，还有两口白饭好扒么？」

「就抽——」我咬紧牙关，忍住那痛。

后来，还是后面的李老头拦住了爸爸，才结束了这一顿打。

晚上，妈蹲在床前，用一瓶风油精什么的在替我揉伤；一面埋怨爸爸打得太重些，一面啜啜的哭诉生活底困难。

「你这蠢牛，当着顾客面前，那可揭了你爸爸的短？挖了自个儿的痛？不偷点，捡点，咱们一家子都饿死了。现在的杂货店站了满街，大家都在竞争着，不取些油水，那还撑得起店……？说你爸爸不好，可他也为了你们……。你看，这伤！我早说，早说，什么都得忍。看你，吃虧的还不是自己一家？这几天生意淡，你爸爸在外头，虧了空，正急得没是处，你偏——」

「妈，」我截住她的话，突然：「我不学做生意了。」

「为什么？」她一愕。

「不为什么。」我淡淡地。

「不学生意，大了，你能幹些什么？」

「……。」我默然。

除了做生意，就沒别的活可做了嗎？——我不依！

以后，打死我，我也不回店里去了。为了这，我曾几度躲在草叢里，賴着不肯露面；甚至捲了包袱到街边的戏台上睡了好几夜。衣，破了；钱，花完了；人，餓了，累了。但，我一向是倔强的，我底脾气就是这么的僵，任何人也拗不了我！

不久，我終於被人发现了，连抓带拖的拉回家去。当然，又少不得委挨板子。可我，一滴淚也沒进出，甚至哼也不哼。我恨爸爸，恨李老头，恨大哥，恨——，连媽媽，我也恨了。

因为我的「不長进」，爸爸終於放弃了我：「那蠢牛是做不得生意了，隨他去吧！省得来店里丢人。」

这样，我才渐渐的与那间可憎的杂货店疏远了。可是，那一段挨打的記憶却是很新、很新的。

修完了中学，成績不好，校長擲出一張滿是赤字的成績单，把我撵出校门。国防部向我招招手，在军营里渡过了三年漫长的日子，我又回到家里来。

「阿宝，」这晚，爸爸就在安乐椅上这样叫我：「明天，到店里来，学点什么的。」

「不！我对生意不感兴趣。」我摇摇头。

「怎么？」他睜开了半闭的眼。

「阿宝，国民服役完了，不学学生意，你想幹什么？」

媽放下了手中的碗筷。

「这年头，难了。毕业生滿街都是，学生意到底会好一点，轻松，又容易賺錢……」李老头用拇指沾沾口沫，飛快的点数着一卷嶄新的鈔票，像是很滿意似的。

「去不去由你，可我委給你說个明白：外面可比不得店里好。这蠢牛，我早就說不行的了，老不肯跟着我好好地学。小子，总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讓你在外头吃尽了苦，你才知道生意这门……。」

接下去就是什么什么好处，唉，听得我膩了！

第二天，媽又催我到店里給爸爸帮手，說是生意好，人手不夠。

「媽，我去，做得了什么呵？」我攤攤手。

「在店外拿汽水，包糖菓也是好的。」

「拿汽水，包糖菓也会撞禍的。」我說。

「你——現在可好了，你黑里白里，到底想幹些什么？你心里头……。」

「媽，我问妳：爸爸近来生意很好是不？」

「是呀！这才委你去帮手……」

「他沒欠人的債吧？」我直着眼睛。

「沒有。」

「沒有虧了上头的吧？」

「沒有呀，你——」

「可他还在果汁里滲水，把生鏽了的罐頭貼上新的標帶，对人說是新貨么？」我毫不放鬆地。

「阿宝！」

「这祿什么！还是以前那样子——」

「可，不偷点……」媽囁囁着。

「捡点，咱们吃什么呢？」我紧接媽的話，一口气：「現在人人都說我们富了，有錢了；『隆兴』底生意愈来愈旺了。可我们还是照样的偷！騙！誇！」

「这——」

「媽，」我板着脸，憤憤地：「这种事我不幹！」

「那你想做些什么。」

「我当学徒去！」我毅然抬起头。

「什么学徒？」她惊震地。

「燒焊！」

「燒焊！」媽尖叫了一声，坐了起来：「你說什么？」

「明天我委到裕廊当燒焊学徒去！」我更清楚的。

「你吃得起这苦？」她自惑的看着我，彷彿不相仗这些话是由她孩子底口里出来的。

「我試試看。」我冷靜而自仗的。

「多少錢？」

「一个月三十元。」

「三十元！」她沉下了臉：「这点子，夠什么？你底零用钱一个月也不只三十元。」

「媽，以后，我不再胡花了。」我認真地：「反正家里有钱，爸爸也不会委我的。三十块钱，很夠我用的。」

「蠢牛！家里有吃有穿，那个委你去幹这个？在家里当阔少不好么？以后，那店子就是你们三兄弟的了。偏是这么作贱，委传出去了，多丢人！咱们店面这么大，却委孩子到外头……」

「这又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你们阔是你们的事，店子是

爸爸掙的，他妥，讓給大哥和二哥去，我才不！」一听到「闊少」这两个字，我突然像受辱般的跳了起来。

「阿宝！」

「我已經大了，我总有个主意。妥我在家里闲着，我是不乐意的；妥我回店里去，我也不幹！」我气恼地。

「可你爸爸——」她嚙下了以下的話。

次日，我走了！我真的走了！

燒焊是辛苦的，我明白。但，我考慮得很清楚：我愿意吃苦，我喜欢这有意义的苦！在家里，媽媽老像珠宝般的供我、護我、爱我，使我觉得自己彷彿永远都長不大似的。在店里，爸爸那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孔和李老头底生意哲学又叫人感到厌倦！燒焊，不更能貼切我底好动的性格嗎？——我笑了。

在工廠里，那一道刺眼的焊火，叫人想起了光明！那轰轰的机器声，叫人感到兴奋！还有，工友们底闲朗的笑声，喧扰的车声，都使人感觉到生命底衝力和蛮劲！

起初，我的手臂、大腿、胸前，前前后后都灼伤了好几块。由於不能适应焊火底衝刺，眼睛也常常作痛。但，我並不因此气馁！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小小的考验。至少，我不是专使人玩賞的宝玉，也不是只会撒謊的殷商！

在这里，沒有虚伪，沒有欺詐。我们互相照耀，互相愛護。焊火，是光！是热！是我们心目中的明灯！轰轰的机器声，是我们底动人的音乐！这里，那里，笑声和机器声混成了一片，到底充滿了活躍的生命力！我为此感到欢欣，为此感到驕傲！——我終於走对了方向，找到了我所喜爱的联

业。

几个月后，媽媽突然来看我。

「媽，妳坐！」我卸下肩上的木樁，隨手取來一條破面巾，往臉上直揩，兩顆亮閃閃的汗珠仍然沿着耳鬢滴了下來。

「哎呀，看你，脏成这个样子！」她惊叫。

「不委紧的，媽。」我愉快的迎接她，準備向她展示我這几个月來的成績。

「媽，妳來看！這是我撓的，我就这么——」我兴奋的抬起鋼條。

「哎呀，小心！——这么重！」她蹙着眉，又，伤心地：「阿宝，這些日子來，你就做着这么粗重的工作？」

「噫。」

「阿宝！」她流着淚。

「媽，我很好。」我刚毅地笑了笑。

「阿宝，跟我回去吧。」她說。

「不！媽，妳別叫我阿宝——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太俗了。我不是阿宝，妳叫我別的吧！小鬼，野孩子，阿猪，或者——蠢牛！什么都行，总之，別叫我阿宝！」我别扭地。

「阿宝——」

「媽，讓我再說一次：我不想回去！妳看，這兒多好！」

「好？」

「媽，妳不看我結實得多了？看我这膀子——」我脫掉汗衫，露出肌肉暴突的胳膊。

「阿宝——」她揉揉眼睛，迟疑地。

「瞧見了么？以前我多孱弱，三天两天老病着，現在——

媽，我不再病了！」我跳躍着，像在告訴她一個天大的喜訊。

「這些日子你是怎麼過的呵？」想想，她底眼眶又濕了。

「媽，妳看！這是什麼？」我翻身，跑到殘破的桌案前，翻動着，從抽屜里拿出一卷陳旧的鈔票。

「這是——」

「媽，妳別笑！這是我的，我也學會儲蓄了。以前，我老愛胡花，五十元一個月的零用錢還嫌不夠。如今我省吃儉用，三十元薪金還能省下十多二十塊……」

「阿寶！」她感動極了。

「但，我並不吝嗇，上回鄭工友病了，我給他送了三十元去。這些錢，我留著，過幾天我好買幾瓶雞精給他進補……」

「阿寶，你忘了自己了？」她略帶失望地。

「媽，我很好，在這裡我很快樂。我懂得掙錢的困難，也懂得工友們的苦。媽，妳別這麼瞪着我——這些錢是我自己用勞力換來的，我沒誇，也沒騙……」

「阿寶……。」

「媽，」我執着她的手：「我委告訴妳：阿寶變了，蠢牛變了！他學會了鍛鍊身體，學會了節省，還學會了照顧自己！」

「孩子！」

「媽，妳高興麼？妳高興蠢牛底變麼？」我搖撼着她的手，孩子似的問。

「媽高……高興。」她用手帕拭拭潤濕的眼，笑了。

一天零一夜

寧舟

(一)

午后，天正下着密密的雨絲，我在中央医院吕医生的診病室內。

「我們已經盡了很大的力量，這一點，我是不應該瞞妳的。」

「醫生，我能活多久？」

「最多到聖誕節。」

我一聽，簡直不敢相仗自己的耳朵。跟着，眼前就出現一團黑，使我看不清楚坐在我面前的呂醫生的臉龐。我的心開始直直地下沉，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心下沉。我一向來心情都是開朗的，除了母親在我十九歲那年得腦癌去世，我平日極少遇到足以打擊我的心下沉的事情，最多只是心情苦悶罷了。

「現在不是已經是十二月了嗎？」我悲痛地問。

「不，現在是十月初。」

「看，我這一刻對時間忽然失去了觀念。」

「妳別難過，妳應該接受和面臨已來到妳頭上的事實。」

好好利用这两个月吧。」

「医生，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呢？假如我能现在就死去多好呀！我不是想逃避什么，我只是不愿意捱忍病魔的纠缠！」

「你的病不会使你痛苦的，它会让你安安静静地度过两个月。相信我，你的病绝不发作，直到圣诞节来临。」

在这一刻，对于生存，我是失去了信心。

「医生，是不是上帝已经死了呢？」

吕医生被我这忽来的问题问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只是睁着眼睛望住我。

「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上帝早已对我们无效！你看，一个好好的人，上帝不但不给予爱护，反而让她给病魔缠上了，多可惜！」

「我瞭解你现在的心情。」

吕医生按一下我冰冷的手，还不断的给我安慰。

「为何你不趁这两个月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或者到处去玩玩？」

我低着头，对他所说的我是听着，但却不认真。我那还有心情去玩！

「来，振作起来，希望下回你回来给我检查时，能告诉我一些愉快的事情。我认为要做一个真正完美的人，除了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些条件外，他必须，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他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勇敢又愉快地活下去，就是跟死亡挣扎的那最后一刻也不自暴自弃。」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也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我知道自从你懂事后就一直寻着『做一个完美的人』的路途走。我跟你父亲是老朋友，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个希望，希望自己如果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人，至少也得做个基本完美的人。别因为自己有了不可医治的病痛便轻易放弃你二十四年所追寻的理想。」

我靜靜的坐着。對於呂醫生所說的話，我一點兒也不表示驚異，因為呂醫生看着我長大，他對我相當清楚。

「從你的臉上，你的談吐，你全身的气质，我肯定你在修養方面下過一番工夫。」

呂醫生為了要拯救我，不是為了要拯救我染上絕症的生命，是為了要拯救我即將失去的「生存自仗心」而苦苦地費一番口舌。

呂醫生沒說錯，我的確是一個在語言行動，思想感情等方面盡力修養的人。由於他對我的瞭解，使我从悲哀和失望中抬起頭來，也可能是因為我凡事都樂觀，所以能很快的振作起來。

「听我說，別故意去糟蹋你的生命，生命不怕短而有意义；只怕長而荒謬。」

我要求呂醫生別將我的事告訴父親，他答應了。我不想現在就讓父親和弟弟知道。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已夠他苦悶，我何必在這无可奈何的時候給他加上一重負擔呢？假如不幸讓他知道了他二十四歲的女兒只有兩個月的生命，有一點他是必須承認僥倖的：他的女兒与他死去的太太一樣，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被發現染上癌症，同時在被發現的當兒，也是她們的死亡時刻。她們都不用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而離開人間。

走出医院，只有一个思想佔据在我心中：我应该如何愉快地「利用」这一段时间，不是如何「等待」那一刻的降临。至於我得了什么絕症——肺癌肝癌，或是如母亲的脑癌都好，我觉得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往那里去找寻和安排我未来两个月的生活？

回到家，我立刻写了一封請假仗，连同医生証明書一起寄給公司。然后，我将自己关在房子里苦思我应该做些什么？

我終於决定先去圣淘沙找安玲，我中学时代的好同学。她在圣淘沙那唯一的一间小学教書，現在学校正放假，我想将自己的事告訴她，还打祿在她那兒住几天，然后回来正式向公司辞职，再申請出国護照到我日夜梦想去的峇厘島，順道去金馬崙高原。当我重回到这里的时候，正是圣诞节前后，也是我的死期来临。

整个晚上我没有好睡。我躺在床上给自己編造許多足以使我当晚就患上精神病的鬼怪问题，都是很可怕而又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

第二天，天一放亮，我便提着一个放了几件衣物的旅行袋，敲着父亲的房门。

「爸爸！」

「誰？是丑映嗎？」

听父亲那把声音，知道他是刚从好梦中醒过来的。

「爸爸，我去圣淘沙玩！說不定会住上几天！」

我在门外喊着。

「怎么会忽然想去圣淘沙呢？」

「前几天，安玲写仗請我去玩，我已经向公司請一个礼

拜的假期。」

「小心哦，別玩坏了身体。」

当父亲对任何解释滿意的話，便不再多问下去。

(二)

七点左右，我已坐在一艘掛着破旧的海军蓝帆布遮篷的小舢舨上。这时我才忽然想起我忘了先通知安玲，她可能不在家，因为每逢假期她总是在东馬一带逛的。算了，她在家的話最好，給她一个意外；不在的話，就索性跟她母亲住几天，反正我是决定去圣淘沙的了。

舢舨夫很年青，我猜跟我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体格魁梧，拉着「摩哆」的手又粗又大。他有一張坚毅的国字臉，很吸引人，可惜我没有机会多看他几眼，因为他只顧望着远方，对他的渡客——我、两位小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还有一位相仗是中学生似乎不放在心上。

圣淘沙随着舢舨的前进和「摩哆」的噪响而渐渐出现在我眼前。

这时候正是漲潮，舢舨随着海浪浮盪不定，我忽然想呕吐。昨晚睡不好，晕船是难免的，可是我却料不到当船来到海心时，我眼前竟出現一团黑暗，就像昨天当吕医生告訴我，我「面临死亡」的消息时也出現这种「一团黑暗」。我极力使自己清醒，不想張声求助，我以为我能支持到圣淘沙，加以我不喜欢隨便求助於人的自尊，我相仗我是能夠支持到船靠岸的，何况还有几分钟就到了。頃刻间，当我发觉我对眼前的一切失去影像的时候，我已不能发出声音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是躺在一间房子的草蓆上。我吃惊到不得不立刻起身，看看腕錶，还有五分钟就是六点了。

我一面高喊：「这兒有人嗎？」一面慌張地从房间跑到厨房。这厨房又小又脏，光綫也不足，使我有窒息的感觉。

我又从厨房跑到门外。周围沒有一个入影，只听到海浪声从不远处传来。我在门前的空地上徘徊一会儿，对自己怎么会落在这间小木屋里觉得莫名其妙，但又彷彿有些模糊的記憶。

我的头忽起了一阵絞痛，我只好跑回那房间的草蓆上。坐在蓆上，胃跟着也痛了。我已经有十个钟头沒吃东西了。我正想躺下来以減輕头部所給我的痛楚，發現自己的旅行袋給扔在牆角。我跑过去打開它，看看里边的东西是否全在。一样也沒缺，连皮夾內的一百块钱也在原处。到底这一家是什么人呢？我肯定这家絕不是坏人，否則我的一百块钱早就不翼而飛。

疑团使我对房內的东西注意起来。一張小木桌摆着半瓶白開水和两个玻璃杯子。一件男人的白色运动衫放在一个不大的木箱上。我好奇的打開箱子一看，里面全是男人的用品——髮臘、梳子、背心、內袜和長外袜等等，显示这间小木屋只住着一个人，一个独身男人。想到这里，覺得我不應該再逗留下去，何不趁天黑之前去找安玲呢？虽然头痛和胃痛在折磨我每一根神經；虽然我对这兒的方向不熟悉，但我还是决定趁这家男主人回来之前离开。

我記得安玲是住在学校附近的。这兒只有一间小学校，能找到学校，当然找到安玲是絕對不困难的。於是，我提起旅行袋想走了。我再看看这房间多一眼，看到那窗口左右两边掛着两幅顏色极鮮艳的抽象画，这两幅現代画跟这房间是多么的不相称呀！

我仔細的欣賞這兩幅畫，看到畫角有「康凱」兩個字。康凱？我沒有聽過這樣一個畫家的名字，可能他是一個不成名的畫家，可能他已經死了，可能……

「哦，妳醒了。」

低而厚的男性聲音忽從背後傳來，我連忙轉頭看個究竟，我認出原來他就是今早我乘搭那一艘舢舨的船夫。

「是你?!」

他微笑地點點頭，一面將手中兩包相攸是吃的東西放在桌子上。

「妳餓了吧？這是特地買給妳的。」

他打開其中一包，是熱氣騰騰的牛肉麵，好誘人的！我的肚子彷彿也聞到香味，竟咕咕嚕嚕喊着要它了。

「吃吧，別客氣。噢！看我多糊塗，直管叫妳吃，筷子也沒給妳拿。」

說着，他一道煙的跑了出去，不到半分鐘便拿着兩雙筷子進來。

「來，趁熱吃嘛！」

雖然我餓極了，但我不想再停留多一分鐘。

「謝謝你，我什麼也不想吃，我想現在就走。」

他微笑的臉立刻收斂，一雙大眼睛露出詢問的眼光。這時候我清楚地看到他國字形的臉龐與高大的身材十分配合，使他的外表堂堂正正的，怪不得今早坐他的舢舨時，我就被他的外貌所吸引。

「我怕天黑了，走路不方便。」

「你以為我會讓妳一個人在黑壓壓的小徑上跑嗎？放心吧，我就是委讓妳吃飽了再送妳一趟的。」

他将一双筷子交给我，顺手拉了一张粗糙的木椅让我坐下。他的殷勤真使我感动。

我坐了下来，他满意地点点头，小心地将那包牛肉麵摆在我面前。我们开始吃了，他吃云吞麵。

「我晕了过去是嗎？」

「是的。」

「后来呢？」

「船一靠渡头我便把你抱了回来。」

「他们呢？」

「他们？誰？」

「同船的。」

「他们一看到你晕了过去都吓坏了。船一到这里，他们掉头便跑，我也不知道他们往那一个方向的，因为，我背着他们忙着縛船，一抬头，他们都不见了，我只好匆忙地安置你在这兒，然后再跑出去兜生意。」

「給你麻煩，真不好意思。」

「那兒的話。你怎么不吃了？」

「我餓得厉害便吃不下。」

其实是我的肚子發悶，好像又發嘔了。

「你不舒服？」

「我想要一杯開水。」

「糟糕！我忙着吃的，忘了煮開水的事，我現在就去起火，妳等一会哦？」

他出去后，我馬上給吐得滿桌子都是。我急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於是，使用自己的手帕将桌上那些脏东西抹掉，这时，他刚好进来。

「妳幹什麼？」

「我……我又吐了。」

「妳應該歇一會，讓我來收拾這些東西。」

他搶過我的白色手帕，將它放在桌上，雙手扶着我走到離桌子不遠的草蓆委我躺下。

「讓我看看妳有沒有發燒。」

他用一隻手輕輕的按着我的頭額。

「還好，沒有。」

「又給你添麻煩。」

「這兒沒有床鋪，讓你睡草蓆，委屈妳才是真的。」

我搖搖頭表示不在意睡草蓆。他的眼睛立即起了光彩，使我觉得他是不会討厭我給他麻煩的，因此我也就安心地躺着。

我帶着感激看着他出出進進的收拾桌子上的東西。看着他……看着他……我竟朦朦矓矓的睡着了。

一覺醒來，從頭頂上的小窗口望出去，天已經全黑。我知道我已睡了相當時候。

他，這屋子的主人正在椅子上看書。他的背向着我。他又厚又闊的背使人看了很舒服。他還全神貫注地看書，未幾覺我醒了。我輕輕地起身，躡手躡腳的走到他背後……

「你在看什麼書？」

「噢！妳把我吓了一跳！」

看他鎮靜又安詳的臉，天曉得我有沒有吓着他。

「你看什麼書？」

「毛姆的『巴黎異鄉人』。」

「我已經談過這本書。他寫一個使我難忘的故事。」

一个舢舨夫会读「巴黎异乡人」？我不敢相仗，但那本书的确是「巴黎异乡人」。

「你只读毛姆一个人的书吗？」

「你以为我只懂得毛姆一个作家？」

「我的意思是……是……是不是你只喜欢毛姆的书。」

他似乎明白我看轻他不是个读书人，或者以为他只不过拿着书本做个样儿罢了。

「我还读鲁迅，徐志摩，也读普希金和李清照。」

我听他这么说，便告诉自己：如果他真是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他是不应该在这个小岛当船夫的。他的确值得研究。

我默默地在想一个或两个他当船夫的可能原因。我的沉默使他不安了。

「我去倒水给你洗脸。」

他企图逃避我探究的眼光。

「不，还是我自己来吧。」

「你不晓得闲水在什么地方。」

说着，他便跑了出去。

洗过了脸，我的精神可爽快得多了。

我对他有了兴趣，想知道多一些关于他的琐碎，把去找安玲的事给忘了，倒是他提醒我。

「快十一点了，你回不回去？」

「你是下逐客令吗？」

「不敢。只怕小姐嫌此地简陋呆不下。」

他脸上的肌肉线条地露着笑意。

「老实告诉你，我是打怵撞到这儿来好好的住几天

的。」

「就住在我这兒嗎？」

「看情形。我改变主意很快，这一刻我說好，下一刻我可能說不好。这是我的坏处，不，我还有很多坏处。」

「女孩子不会坏到那里去，最多她们只能做到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是嗎？但願上帝保佑你，讓你說對吧。」

「妳相仗上帝嗎？」

「我相仗上帝？我相仗上帝的話，今天就不会遇到你。」

」

「我不明白。」

我正想告訴他，上帝已經放棄拯救我們，我們必須自己拯救自己；上帝對我也已無效，他給我的靈魂副上了「死亡」的恐怖，但，我忍住了，我不應該對一個陌生人講太多的「真實」。

「因為我是你的陌生客，你怎麼能一下子就想明白我呢？」

我們沉默很久，後來我低聲地笑了。

「妳笑什麼？」

「我們扯到老遠的上帝去，為什麼我們不通報彼此的大名呢？」

他點頭，也笑了。

「廣康凱。」他說。

廣康凱？不是那兩幅畫角上的名字嗎？他是船夫，也是畫家？不可能吧？

「妳呢？」

他急着知道我的名字。

「顧映。」我輕輕地說。

知道了彼此的姓名，我覺得我和他之間的隔膜和拘束立即消失了。

「帶我去看看海可以嗎？」

「這時候去看海妳將失望。」

「為什麼？」

「黑壓壓的妳看不到海，要看海，最好在黃昏落日或者黎明日出時。」

「那麼就去聽聽海潮吧。」

「妳說對了！今晚的潮水不高，聽聽海的低訴很詩意的。」

我們一起走到門口，他正把門帶上的時候，好像記起什麼，說他進去一會兒就來。

不到兩分鐘，他拿着一件皮「傑克」交我穿上。

「外面風大，我恐怕妳會着涼。」

他的細心使我感動又感激。他幫我將皮「傑克」穿上，他自己也穿上那件白色運動衫。白色使他看起來更年青。

把門帶上後，我們肩並肩走過門前的小空地。經過這塊空地就是一條兩旁滿是雜草的小徑。

「這地方好像只有你一家。」

他指着前面，我却什麼也看不到，雖然頭頂上一輪半月給我一點明昧的光。

康凱見我東張西望的似乎想找出他所說的那「一兩家」，便說：

「鄉下人早睡，除非他們還點着燈。」

除了断続的蟬声，四周是一片寂靜。我忽然覺得有些害怕，便将身体挨近康凱，还拉着他的手。假如这时候妳忽然覺得缺乏安全感，而同时妳又是单独与一个不十分相熟的男人走在一起，妳也会在不覺中拉他的手；如果他又是一个强壮的青年，当妳挨近他的时候，妳还会覺得温暖。这时候的我已忘記自己是一个将失去生命的人，只知道現在我是与一个使我感动的男人走在黑暗的小径上去听海潮的女人。

(三)

廣康凱将我帶到近海的两株连根生長的椰树底下。

我们默默的坐着，像是安安靜靜地听散漫的海潮声，又像是在享受玄言的意境。

「康凱……」

「嗯？」

「为什么你姿孤独地住在这个地方？」

「我不觉得住在这兒是孤独的。我喜欢这里，可惜一两年后这里将很热闹，因为这小島将成为旅遊的地方。」

「你的家人呢？」

「父亲在五年前去世，母亲和姐姐都在中国。」

他的声音有些顫抖，因为我很注意听他的每一句話。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帶到新加坡来，留下母亲和姐姐在廣州。那时候父亲和許多想望来南洋淘金的人一样，以为南洋是一个金庫，可是他失望了，原来所謂『淘金』，就是用劳力夜以繼日地換取微薄的錢，再俭吃省用的把这些錢儲蓄起来，五年、十年不就是一笔可觀的数目嗎？这五年、十年的过程不就是『淘金』了？」

「相仗他『淘』了不少吧？」

「他先是做散工，后来又做苦力，五年后他有了一些儲蓄便和几个同道摆摊卖茶飯。」

「生意还好吧？」

「可以說过得去，因为他已经有能力供我上学校，还有多餘的錢寄給母亲和姐姐。」

「后来他去世了，你一个人跑来圣淘沙。」

「不，后来他弄了一笔小横財，不想卖飯了，便帶着我跑到这地方来，買下一艘舢舨，造一间小木屋，妥和他的兒子过简单又安静的生活。每天，天一亮，他亲自駕着買来的小船送我过海到新加坡去讀書，那时候我还差一年就高中毕业。然后他便开始一整天的工作——载客。天黑了，他又来帶我回家。他跟世界上許多好父亲一样的伟大，可惜他活得不長久。」

「他是病死的？」

「他是在忙着载客的时候脑筋忽然断了，死在船上。他死的时候我还在課堂內上課。可怜他死得多孤独！我等他的小船来载我，等到天黑了还不見他的影子，我只好坐别的船回去。回到家，他的身体已冻冷。几位邻居守着他直到我回来……」

康凱开始抽泣。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想起已經死去好久的父亲而抽泣。

「对不起，我不应该问起这些。」

我将他掩着臉的双手拉过来放在我的膝上。

「自从他死后，我便失去了可以說話的人。我刚才說我並不孤独，其实我多希望找到能听我說內心話的人，我承認我是孤独的，我已經快五年沒有痛快地說話了。」

我同情他，同情他隻身獨影，同情沒有人關心或慰問他冷暖寒溫。

「你繼承了他的船和木屋，繼續維持他的事業。」

「我的興趣是繪畫。我本來打祿中學畢業後便上美專，可是辦完他的喪事後，我一分錢也沒有，我就是多麼拮据也不隨便變賣他的東西。我想就是我能上美專，將來頂多也只不过是一個倒霉畫家，三餐可能還不如一個船夫，做船夫有什麼不好，妳說是嗎？」

「做船夫是不錯的，而且一艘小船可用一輩子，只要你好好照顧它。」我說。

「房內掛着兩幅畫是你畫的？」

他點點頭。

「畫得很不錯，可惜掛上去和你的房間一點兒也不相稱。」

「那么就送給妳吧。」

「我不是要你將畫送給我，我的意思是……」

「我明白。以後我再畫兩張跟我那脏屋子相稱的掛上去。」

他說着，捏一捏我被海風吹得冷透的臉頰。他給我這一捏使我提醒自己，身為一個女孩子是不應該這麼隨便讓一個自己還不十分信任，而且對他的來歷不明的男人動手動腳的，尤其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為什麼我會提議來這裡呢？我多傻呀！我不是在給他機會嗎？我又想到今晚他可能會跟我睡在同一个房間，同一張草蓆，更覺恐怖！

我不知道這回來聖淘沙是對，還是錯，總之我很可能沒有命回去見爸爸和弟弟。不過看他倒不像是個壞人，假如不

幸他正是，我應該怎么办呢？我絕對不能再回到那小屋去。

「妳在想什麼？」他溫和地問我。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三點多了。」

「還得等一些時候天才亮呢！」

「妳想看日出？」

對了，就說是想看日出。我實在不敢想像如果我跟他回去，誰敢担保他不存有其他的念頭？而且，我是極容易入睡的。可是看他又不像是那種人，否則他早就動手了。無論如何，我還是得小心的。

「是的。」我回答。

「妳不疲倦嗎？妳現在不覺得不舒服了？」

看，他多關心我，為什麼我會忽然對他懷疑？

「我覺得很好，只怕你不够睡，明早還得工作。」

「我想……我想明天休息一天。」

「明天又不是禮拜天。」

「我想帶妳乘着小船到附近的小島玩玩，讓妳輕鬆輕鬆。」

「你想得真遇到。」

「那是因為妳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使我覺得應該找機會多接近妳。」

我不知道這是一種甜言蜜語還是他的衷心話。假如我真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那真是可惜！我只有兩個月的生命！我不想告訴他我是一個患上絕症即將死去的人，除非他採取對我不利的行動時，我會這樣哀求他：

「你就饒了我吧！我是一個只有兩個月生命的人，你讓

我好好的活这两个月，我会感激你的。」

「告诉我妳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他问我，並將身体紧紧地挨着我，使我顿时觉得很不自在。我想站起来，可是这样反会使他尴尬。

我简单地告诉他我家里有些什么人。他一边兒听着，一边兒用他的一隻手玩弄着我的右手小指头。后来，我们保持一段相当長的沉默。

「海已经疲倦的睡了，妳可听到她的呼吸？」

的确，这时候的海是睡着了，她的呼吸声又低又長又慢。在这夜已深沉的时候，这又低又長又慢的节奏就像是低音喇叭在吹奏哀怨的咏歎調。

「妳要不要听我谈一首诗？」

「这时候能够有一首诗来增加气氛才夠味呢！」

这圣淘沙

就是这样的

点着满野的苍翠

还摸着草綠的味兒

这兒的曠野沒有北歐的遼闊

但赤道的草是帶着温热的

豎起耳朵来听吧

海浪給白沙粒的

是通宵的呢喃和旋律的叮嚀

那娇柔的叮嚀 就像

一枚枚的銅錢玄意识地

叮咚进透明的長頸玻璃瓶底

一声叮咚 就是一句叮嚀

一句叮嚀 就是——
一个灵犀的享受
假如有人问我說
什么地方将是你
永久的居甯
是巴黎嗎

在街头的相思树底下
喝濃濃的咖啡

我說 不是
是維也納吧

那兒有的是華爾滋音樂家的石像
也不是

那么 一定是水都威尼斯了
更不是

我說 聖淘沙才是我永久的居甯
為什麼

不為什麼

也許 只因為

我在这兒生長

「這是誰寫的？」

「廣康凱。」

「不錯。想不到你還會寫詩。」

他很有才氣。我始終不明白為何他肯犧牲他的興趣而甯在這島上当船夫。他應該學畫或者教書，我相仗他是很適合教書的。我不相仗他會為了看守他父親甯下妻的一艘破船和一間木屋而放棄他的志趣這麼簡單。

「康凱，你不該留在這兒，你應該在繪畫方面下工夫，我願意幫忙你。」

「謝謝妳。其實我身上現在就有七千塊錢。」

「那你还猶豫什么呢？我看出你对目前的工作很勉強。」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画家，可是我不能动用那笔錢。」

「为什么？」

「因为这笔錢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

「不正当的手段？」

「办完父亲的丧事后，我没有一个錢剩下，妳以为我也跟他一样发了横財嗎？告訴妳，我曾經参与一樁可怕又冒险的事而得到这笔錢。这件事使我现在仍觉得后悔。我的生命危在旦夕。每天，天一黑，我总是在想：我可以过得了明天嗎？由於我曾經做过这样的一件事，使我变成一个沒有希望的人，也实在不可能有希望。」

难道康凱也跟我一样是一个面临死亡的人？感謝天，感謝地（不是感謝上帝）給两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安排在一起。然而他到底做过一件什么可怕的事使他陷入面临死亡的危境呢？

「这件事异常严重嗎？」

「我在一年前参与一宗綁票案子。」

「你說什么？你是——」

「我不是綁匪，但我与一宗綁票案有関。」

我的心几乎从口中跳出来。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呀！原来他真是一个坏人！一个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謀取錢財和破

坏社会秩序的败类，我还相仗他是一个好人呢！还可怜他的遭遇，满以为他是一个闷闷不得志的好青年。

我还同情他，而且几乎对他起了爱念。现在我对他的看法全改变了。我开始警告自己，我必须马上远离他，否则我将陷入一个歹徒的圈套。

这时海的东边已露出一线微光，天是快亮了。天亮使我有勇气，我赶快离开一个罪恶的人。可是他会轻易的让我走吗？不会的，他是一个坏人，他绝对不会随便放过一个知道他秘密的人。无论如何我一定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假如他不让我走，反正我迟早总得死的，我……我就跳入海中，我不能向一个可恶的人低头。我后悔不应该匆匆忙忙地一个人跑到这儿来，看！我终于遇到了绑匪！

我用一个快速度站起来，康凯莫名地望着我。我给他一个厌恶的眼光后拔腿就跑，像参加田径赛那样使尽力地跑。

「喂！妳幹嗎跑呀！」

他追了过来。我说过他一定不会放过一个知道他秘密的人。

我出尽所有的气力在又湿又软的沙上跑。我连续跑不到一哩已喘不过气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跑惯的人，加上我对这里的环境不熟悉，我只好停下来，一面喘气，一面看看周围是否有地方可匿藏，就在这时，一隻手从我的背后出现，他已赶上了我。

「妳……妳……为——什——么——要跑？」

我没有把脸转过去看他。

「妳还没有听完我的故事，让我讲完妳再走好吗？」

他从我的背后走过来，对我露出哀求的眼光。

「你不應該諛我知道你的秘密，因为你还不知道我不是可以仗任的人。」

「我說出末是为了表示懺悔。」

「你有多可怕呀！一个綁——」

「法官在判一个人是否有罪之前，一定先得听完那个犯过错的人說出事情的经过，同时还得传証人作証等等，才能判定这个人的罪状，你也應該給我一个机会表白。」

我望着他好一会，后来只管默默地往前走，他也跟着我慢慢地向前走……

(四)

「一年前的一个黄昏，我跟平日一样，天黑前在渡口摆渡等最后一趟渡客。不久有四个男渡客跳上我的船。当时天已渐黑，我看不清楚他们的容兒，只注意他们的衣着。一位穿着紅色运动衫；一位穿着白色上衣，戴着一幅黑色眼鏡，端端正正的坐在一位穿着小方格子衣服和一位穿峇迪衣的之间。

我的小船开始向圣淘沙前进。船行駛不久，其中那位穿紅色运动衫的青年走到我身旁末问我：

『請問你是不是廣康凱？』

『是的。』

『你不認得我了？我是白鴻。』

『白鴻？哦，我想起来了，在中一的时候我们同班。』

我和白鴻虽然同班，但很少末往。我们只同学了一年，后来他出級，我们便不再見面。

『你在什么地方得意？』我问。

『嗨！还不是馬馬虎虎过日子。』

『对了，你们来圣淘沙玩吗？』

他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你知道在那儿有房子空着吗？我们四个人一时大意，说走就走，现在才想起来睡的地方可还没有解决呢！』

『假如你们不嫌弃可以到我的小屋里来。』

『给你家人麻烦不好意思。』

『我一个人住着，什么人也沒有。』

『真的？』

『不过我得先说明地方是很简陋的。』

『我们最多住两天。让我跟他们商量商量。』

白鸿跑回船头跟那位穿峇迪衣的人细声商量。那戴黑眼镜的始终不出声，两手一直放在身后，直直地坐在那里。我听不到他们谈些什么，只觉得他们的态度很鬼祟。

一会儿，白鸿跑过来对我说：

『让我看看你的地方再决定，希望你介意，我们主要是看看你的地方是否适合和安全。』

『我觉得我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安全的，请放心。』

『你不明白，因为我们不能不小心。』

船靠渡的时候，我开始对他们的行动起怀疑。我发现戴黑眼镜的双手被小绳缚住。当他们三位拉着他下船的时候，他挣扎着不肯下船，由于他极力抗拒，他的黑眼镜掉了下来，原来他的双眼蒙着一块黑布，口也像是被塞了什么东西。

『下船，别使事情麻烦，我们绝不伤害你。』穿峇迪衣的说。

『他的耳朵给棉花塞住了，你说什么他也不会听见。』白鸿说。

三个人硬将他拉下船。

我把船縛好后，才后悔不該答应让他们在我家过夜。在途中我一直喋喋不休的告诉他们我的木屋有多简陋，恐怕容不下几条大汉。我还說天气正凉，沒有床舖，实在不是他们安歇的地方。

『諛我们看看屋子再說。』白鴻打断我的嚙嘛。『噢！我忘了給你介紹。他是老黃，他是老金，他是——待一会再告訴你。』

穿窄迪衣的是老黃，穿方格子的是老金，那位被綁着双手的，白鴻却不愿意給我介紹，也許，我猜，關鍵就在这里。

来到我家，我把他们帶入房间。三个人一看我的房间立刻都滿意地点头，我心里却着急了。

『白鴻，你和他留在房里，諛廣先生帶路我们去看看周围的地方。』老黃用命令的口吻說。

我帶着老黃和老金看过廚房，再帶他们走到门外附近的小山林，他们两人对门外前后都仔細巡察一遍。总之我希望他们对这个地方不滿意。

『这地方很理想，我看我们不必費心机去找地方吧？』老金问老黃。

『我也觉得这里很不錯。』

我一听，心里激起一阵痛恨自己的絞痛。我是太大意了！

看在白鴻的面上，我只好忍受他们給我的麻煩。我給他们燒水洗臉，还給他们煮滿一鍋飯。

『我只有两尾过夜的小魚，我出去給你们添点小菜。』

『廣先生，別麻煩你，讓我和老金去買吧。』

那老黃對人倒頂客氣的。

『你們對這裡不熟悉。』

『我們常來這裡玩，東南西北我們都分得清。我們還知道這裡什麼地方有吃的呢。』

老黃和老金出去了。這時候的我實在忍不住了，便指着被安放在牆角的那可憐人問白鴻了：

『他到底是誰？』

『噓——小声點兒。』

『他到底是誰？』我再問。

『我是趁他們兩人不在才敢告訴你的。他是一位富商，我們把他拐來想搗他一笔。』

我不覺得意外，當船靠渡的時候我已想到是怎么回事。

『我們本來打祇找個草叢把他藏起來，一等錢拿到手再把他送回去。想不到却遇到了你，我和你雖不是知交，但却仗得過你，如果你願意跟我們合作，我們自然不會忘記你的，我們會分給你一份。』

『你們怎麼會幹出這種胡塗事來？這不是鬧着玩的。』

『為了生活我們不能不走險，而且我是走慣險的人。』

『我可不同意你的話。』

『不管你同不同意，事情可已經幹了出來。』

『他叫甚麼名字？』

『我不便告訴你，總之我們不會呆在這裡很久。我看你的生活也不好過，為何不跟我們合作呢？一萬九千是穩拿的了。』

『你們不怕警方——』

『我們是以速戰速決的方法來幹的，一兩天內我們就可以拿到手，可能他們現在正跟他的家人討價還價，也許明天早上他便可以回去。』

我對那位坐在牆角聽不到一點聲息和失去自由的可憐人很同情。

『老實說，康凱，假如我是你，我絕不放过這次發財的機會，因為你根本不需委扮演甚麼角色，你僅僅讓出你的房子和將事情保密，你就能夠得到一筆可觀的數目。再說，如果不幸事情出了岔，警方將我們捉拿，你的罪狀也不大，因為你不曾計劃這整樁事，經過情形你也不清楚，至於他是誰你也不知道，你更不用聽我們當事人給你擺佈，這多簡單！你何樂而不為呢？』

白鴻的話引起我的考慮。一旦我得到一筆錢，不論多寡，我學畫的願望就可達到，雖然我明白用這種錢達到自己的願望是卑鄙的。不過，正如白鴻所說，如果東窗事發，我的罪狀並不大，我何不冒一次險呢？坦白說，我著實也想尝尝冒險的滋味。我的生活一直都是平淡無險的。童年，母親對我無微不至；南來後，父親給我百般呵護。他去世後，還留下一條現成的小船以使我的生活有個著落，縱然如此，我總覺得我的生活仍缺少點什麼，我肯定不是缺少錢，我以為是缺少刺激吧。平淡又安穩的生活會使一個人想望新奇的刺激。

我對他們的作為不再持有異意，不過在表面我也不表贊同。

不久，老黃和老金買了兩道菜回來。老黃吩咐白鴻挾點菜和飯來餵那可憐的中年富商。他勉強吃了兩口。他那兒有

心吃呢！他現在正想些什么？他的妻女？他的生命？还是他的自由？此时我忽然恍悟沙特所說的：人活着必須自由，而自由的感受，必須在自身受到外在压力时才能覺出，也就是說「自由」是「不受强迫」。此話在此时不知是否适用於他，但我却明白了「自由」是「不受强迫」。

我难过得吃不下，虽然菜很丰富。他们三个人倒津津有味的一边兒吃一边兒談。白鴻說得最多，老黃和老金比较少閉口，他们总是在白鴻的話快說完的时候給他接上一两句，白鴻一接到話柄，就像順水推舟，又給他說上一两刻鐘。他們的談話方式簡直就像玩「接力遊戲」。

从他們的談話中，我曉得老黃和老金去買东西途中曾打電話与富商的家人接洽，說是明天早晨六时「交貨」。我心里巴不得他們能早点兒离閑，不是为了希望能早日得到白鴻所答应給我的那一笔数目，只因为我内心正在与意志鬥爭。我譴責自己不應該参与此事，故此我恐怕如果他們多呆一天半日，我会改变初衷，到时錢分不得还是小事，我的命說不定也难于保存。敢幹出这种勾当的人，也会置那些违背或不愿与他們合作的人於死地。我的意志在他們吃飽后已变得愈来愈薄弱。

收拾乾淨桌子上的东西后，已是凌晨一点鐘左右了。大家在这个时候都很疲倦。老黃指使白鴻好好的安置富商睡覺。

『我看我还是睡在近房門的地方吧。』

我給他們鋪好草蓆的时候对老黃說。我看出他才是这樁事的主謀人。可是，老黃不直接給我回答，他給白鴻一个眼色，白鴻很知趣的放下他的工作跑过我这边來。

『对不起，康凱，这回你得委屈一下听我们的，为了安全，我们是不能让你睡在门口的。』

『你们不信任我？』

『这不是仗不信任的问题，这是为了避免引起麻烦。』

他们终于决定让老金睡在最外头——房门口；我睡在他和老黄之间；老黄的左边是富商，再下末是白鴻，他在房子的尾端，靠近小窗子。我躺在两个陌生者之间，也可说被左右监视着，看情形，我想破坏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夜已深沉，但我一直不曾睡着，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夜。我直直地躺着……躺着……我听到不远处传来有如空谷回音般的海潮声，我觉悟到这世界原来是这么美妙的，可惜人类制造太多的醜恶与不幸将这些美妙遮掩、破坏了。

第一声鸡啼，提醒我必须尽快做出一个决定来，否则我将悔恨终生。我看看左右，他们好像睡得很甜，老黄还发出轻微的鼾声。我决定跑到不远的军营附近的电话亭去报警。我于是轻轻地起身，连呼吸也压制着，我还得轻巧地越过老金。就在这一刻，我领悟到这才是真正的冒险，而不是参与为非作歹、谋财害命才是所谓冒险！

我小心地越过老金，然后赤着脚跑出大门。门外是一片灰暗，凉透透的。我穿的是白背心和白短袖，以快速的大步尽力地在小径上跑，有如在做一个「馬拉松式」的赛跑。当我将达目的地的时候，彷彿听到了除了我自己的跑步外，还有第二者的跑步。我转头向后看，看到一个黑影直向着我跑过来，我看不清楚是什么人，但我已料到我是失败了，我只好把速度放慢。

『你跑到什么地方去？』是老黄的声音，原来他的鼾声

是装作的。

『我每天在天亮前都得跑上两圈的。』

我不知道我装得像不像，他似乎相仗我的话。

『今天你能不能例外只跑一圈，明天再多跑一圈？』

他对我还客气，我不能不答应。

我和老黄回到小屋的时候，房里的人都已经醒了。

五点一刻左右，他们全准备妥当「交货」。临出门前他们三个人进入厨房做最后的商讨，只有我和富商在房内，我这时才有机会打量他。他身材稍胖而中等，头髮散乱，脸皮浮着一层油光，这是他没有好好洗脸的原故。我还发现他好像有好几天没有刮鬚，相仗他被困已不止一天，那么在他們来这裡之前，到底将他藏在什么地方呢？绑匪往往不会将一个人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五点半我们便出发了，不用说当然还得将他们送对面去，以后的事我希望不再与我有关系。

船靠了渡，他们相继下船。白鸿临走前对我说：

『康凯，这回真多得你帮忙，我们会忘记你的。』

老黄和金也和我握手告别，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难过。

送走了他们，我便准备坏消息的来临。我随时会遭警方逮捕。在忐忑不安之中我买了一份日报便立即回圣淘沙。

读完整份报后，找不到任何有关绑票的消息，但我仍然得不到片刻的安宁，我想到苏门答腊去两个星期避避风声，也可说是为了安定心神。

在苏门答腊渡过两个礼拜便回到圣淘沙。附近邻人一见到我，都忙过来问我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我以为警方人员曾到过我家来找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两个星期没见我摆

渡而覺得奇怪。我告訴他們明天就會繼續和他們在一起兜生意。我仅有的几百块儲蓄几乎在苏门答腊时用光了，明天我不摆渡，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到家，我覺得溫暖和自由，可是當我一踏入房門，看到地上的草蓆，腦海立刻浮現出四張不同的臉表，這四張臉孔使我覺得痛苦萬分，就祇我不被捕，相仗以後我也不會有安寧的日子過了！

我走到窗前，看到窗外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陽光正暖和，為何我委呆在這小屋內獨自悲傷呢？其實，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就是有，也只不過是在不知道他們作何好歹的情況下讓他們在我的屋子過夜，何況我還會企圖將他們的事報告警方。想到此，我的心舒暢多了，我覺得我並沒有對不起自己，便轉身想去洗個澡，我的腳忽然踢到什麼東西，忙低頭一看，是一個白色小布袋。我蹲下將它撿起，是沉甸甸的，急忙打開它，里边盡是一張張五十元的鈔票，我吓得幾乎失了魂，因為我從未曾見過這麼多的鈔票。好一陣，我才鎮定下來，同時看到一張字條寫着：

康凱：

來了兩趟你都不在，我只好將這包東西從窗縫塞進去。這里一共是七千塊，是你應得的份。別害怕，他和他的家人都答應不報案。再次謝謝你的合作。我們會好好享受，希望你也會這麼做。你回來時我可能已不在新加坡。

白鴻

我不敢點數那些鈔票，連忙將它們塞進袋子裡，再把小袋藏在木箱內。到今天那些錢還好好的在里头，我發誓直到我老死絕不動用那些錢。顧映，現在妳來告訴我，我是不是

一个坏人？」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康凯，只随便的说：

「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你不该将事情瞒着，应该报告给警方。」

我们都满怀心事似地走着。当康凯的小屋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才发觉我们已经走了不短的路。

「看！你的家就在眼前，我累死了，我真想好好的歇一会。」

「妳先进去，我到那边去买一些早点就回来。」

康凯满脸倦容的看着我说。他这个样子使我觉得我佔去他太多的时间，他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

我站在小屋前的空地上望着他走路的背影，不禁对他起了爱怜。他那无可奈何的样子告诉了我，他现在活着似乎只有一个目的——等警方的通缉。虽然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有被捕的可能性，不过在心理上，他一直被莫名的阴影所干扰。他实在需要安慰与深切的同情以减轻他心理上的负担。可是，当我一想起自己的命运比他更可悲的时候，我其实对他也帮不了多少忙。他应该自己拯救自己。犯了错误的人，任何人是不能给他绝对的帮忙或拯救，除了他自己。

我走进房子，忽然对这房子有了不同的感觉，因为现在我知道这房子曾经住过一些人，这些人的到来影响了这家主人的生活，不知何去何从。

「顾映！」

是康凯回来了。

「妳站在门口想什么？」

「我在想不知道你肯不肯諒我留在这里多陪你几天。」

「我正想问你，可是又不敢。」

我笑了。他坦白的臉使我对他产生了信任。假如我是一个能活得長久的人，我愿意跟他永远生活在这个小島上，虽然他只有一艘小船和一间木屋。

我一边兒吃着 he 給我買来的早点，一边兒默默地望着他那張純真的臉。他却低着头吃着，我相仗他心里是不会不明白我給他这种眼光的意义。

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我们灵犀相通的沉靜。康凱起身去开门。

「找誰？」

我在房內听到康凱吃惊的声音。

「找廣康凱，他在一年前与一宗綁票案有関。」

我知道来者「不妙」，连忙跑出去。是一位警官和警員

「是不是当我去買早点的时候，你叫他们来的？」康凱的眼光充滿怀疑。

「我？你以为是我嗎？」

「你認識白鴻嗎？」警官问。

「認識。」康凱回答。

「白鴻和一个叫老黃的在上星期企图綁票一位銀行董事長不遂而被捕。他们承認在一年前曾綁拐过一个叫高大維的富商。根据口供，他们都提到你的名字，我們现在来拿你归案。」

「我等你们来敲我的门已經好久了。諒我进去房间一会。」

康凱匆忙地拉着我的手，带我跟他进去。

「答应我，等我回来。」

他激动地说，他的脸离我那么近。我几乎哭出声来。

「为什么他们早先不来抓我，偏偏等我遇着了妳，爱慕上妳，他们便找上门来？」

「是我给你带来恶运。」

「总之，我跟父亲一样，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艘船和一间小屋，不管妳愿不愿意等我，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能见到妳。」

他用手轻轻地将我脸上的泪水抹去，还紧握着我冷冰冰的手好一会，再给我一个痛苦的笑容，便走了出去。

我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他们沿着小径走……渐走渐远…………当我的小唇湿透时，我才发觉我站得很久了。我不知道我是为了康凱离我而哭，还是为了我将离康凱而哭。我相仗康凱已经拯救了自己，至於白鴻和老黃他们，除非他们也像康凱一样自己拯救自己，不然这世界不会再有什么人能够拯救他们。

这整整一天零一夜在圣淘沙，从廣康凱那兒我像是什么也得不到，其实我对生命已有了新的启示。

佣人走后

黎凱貞

按了鈴很久了，門仍然動也不動，屋內像死城般的，毫
無動靜。對於趕時間的我，真有點煩躁，我一面用腳踢門，
一面嚷道：「開門喇！」半響，門開了，而開門的竟是姐姐
，我奇怪不是阿彩。

「這樣用力踢門幹嘛？壞了你來修理，哼！」才一進門
，姐姐就朝着我破口大罵。

「你們都死了嗎？按了鈴這樣久才甘願開門。」我也不
服氣的回她一句。

「你以為我替你開慣門嗎？」她瞪了我一眼，一屁股坐
在沙發上。

「當然，我知道妳是千金小姐。」說完，我沒好氣的
不去理她，隨手將書包一扔。

突然，我發覺家里的東西有些異樣，每天它們都是整整
齊齊，一塵不染的迎接我回來，可是今天卻凌亂得令人不堪
入目，好像有人搜過物件，又好像有人打過架，究竟怎麼回
事？一陣莫名的陰影在我心中一掠，可是想一想，不會有什
麼事的，瞧大姐的臉上多麼安詳。可是屋裡凌亂的樣子，是

从沒有發生过的現象。如果不是阿彩請假回家，准是她偷懶了，我想着，便向厨房大声嚷道：「阿彩！」

「叫她幹嘛？」又是姐姐的声音。

「你有眼嗎？你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我指指大廳內一切凌乱的物件。

「不用叫了，她辞工了。」姐姐好像不在乎的說。

「为什么？做得好好的。」我惊愕的问。

她还是懶洋洋的，不屑的瞥我一眼，好像是我问得太幼稚。「还用问，任劳任怨的，像牛一样的替我们打工，我们給她多少錢一个月？」頓了頓，她緩緩的站起来說：「人家那边薪水高，工作少，是我也去那边做。」

「可是，这些东西……。」我望望周围凌乱的物件，搖搖頭。接着又对她說：「但無論如何我們也得設法收拾好这些东西。」說完，霍地坐在沙發上。

「你只会帶上談兵，这样那样，你这样会講，你自己去收拾吧！」

我默默的坐着，守株待兔的等着，我想或者会奇蹟出現，有神仙，或一个人帮我们收拾廳內的物件。可是沒有出現什么奇蹟，我们等了許久，物件仍是动也不动。大家你望我，我望你，誰都希望对方收拾，可是誰都沒有动手，結果东西还是十分凌乱。

自从阿彩走后，对全家的影响很大，每个人都是忙碌的，虽然有些是自己顧自己，然而还是难得有悠闲。以前都听見「阿彩，泡茶啊！」「阿彩，我的鞋子呢？」「阿彩，我的鮮奶呢？」……。这一切的喊叫声，随着阿彩走后，都再

也听不到了。现在大家都自己动手做，但家中的杂务，誰都不会去关心。

我真不明白，一个阿彩所做的功夫，比我们七个人做的功夫有餘，这可能是熟能生巧罢，我想。

我又回到那凌乱的家，才一进门。弟弟奔了过来说，清脆的說道：「姐姐，媽叫你煮飯。」

「媽去了那里？」我烦躁的问。

「她去打牌了。」

「为什么不叫大姐煮？」我心里發闷着。

弟弟畏縮的望望我，放轻声音說：「她，她还没有回来。」

「哼，现在什么都推給我做。」我摔开書包，挥着手嚷道：「滾开！讨厌鬼。」

我向未闻不慣烟火味，今天第一次下厨，滋味只有自家知，孤军独立的我，不免手忙脚乱，何况我从未下厨过。

突然，「迸」！的一声，刮破我空泛而烦躁的心。「什么事？」說着，已探头出大廳外。

「哎呀，花瓶打破了！」我又惊又气的叫道。

现在該是我出气的时候了，我知道。

「誰幹的好事？」我用憤怒的眼光审问几个惊恐的臉孔。「誰？到底是誰？說呀！」

平时总会呱呱叫的弟妹们，今天却成为吃黃蓮的啞吧，我見到他们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又气又好笑。大廳里瞬時靜得可怕，針落地也听得見。

他們的沉默，燃起我无名憤怒的火花。

「好，沒有人說，我拿籐条，看你的咀巴硬，还是我的

籐条硬。」說着，我抽出了籐条。

「誰？誰？」籐条隨着嘎聲鞭在桌上。

「是……我，我不小心打破的。」阿強戰戰兢兢的說。

「嘿，小東西，你吃了虎膽了，打破這名貴的花瓶？」說着，佘情的籐条雨般的鞭在他的腳上，身上，接着是殺豬似的哭嘎聲：「哎喲，救命呀，哎呀，嘩嘩……嗚嗚……。」

突然，四妹淚汪汪的，面佘人色的抓住我的手，哀求我道：「姐姐，不委打哥哥！不委打他。」

「你幫他，你也該打！走開！」我癡狂的揮開她。

「不，姐姐，哥哥不是故意的，他委我們幫忙抹桌子，可是他卻不小心打破花瓶。」

聽到最後一句，我停止揮動佘情的籐条，我愣住了。直到我清醒為止，眼前出現那佘法抹煞的籐条痕，交錯的栏杆般的。忽然我發現我閃着淚光，視線逐漸的朦朧。我後悔我的魯莽，我後悔我的佘情罪手，後悔我的……。

弟弟仍在抽泣，我悶悶的寫着日記簿，那是媽回來了。這時只有蟲鳴聲伴着單調的抽泣聲。媽默默的坐着，不時打着呵欠，樣子有點疲憊，她不是為了家務而疲乏，而是打牌打得太疲憊。

這幾天，姐姐都很遲才回來，不過，姐姐回家時總帶着疲乏的身軀。我想，她一定在逃避家中的家務。這只有苦了我，我記得上個禮拜，我是躺在床上看書。現在，我好像取代阿彩的地位了。

我反覺得近來弟妹們倒是相當勤勞，他們培養起自我溫

习的精神，只委我施号令，他们就乖乖的去做，懂得把自己睡的床单收拾整齐，懂得怎样洗自己的鞋子。

「媽！」我向疲乏的她叫了一声。

「什么事？」

「媽，应该請一个佣人嘛。」

她瞥了我一眼，厌厌的說：「唉，阿貞，怎么妳这样不会想？」她用責怪的眼光望着我。「妳知道，自从你父亲死后，家境每况愈下，况且全家人个个只会伸手要錢，妳姐姐一个月能賺多少錢？再說，現在請一个工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那么，这些繁瑣的家务呢？」我问。

「大的做多一点，小的做少一点。」

我低下头，又抬起头，蠕动着口想說：媽，妳最大，为什么家务一切都不管呢？除了洗衣外。然而我又把嚼着很久的話咽进肚里。

每天，媽媽依然执迷不悟的筑着永筑不完的四方城，一点也不关心家庭。大姐仍然早出晚归。家，只不过是他们的暂时棲身地。我痛心这个家，目睹一个空虚的家，虽然随时会有微弱的音調传来，但也足夠填满那空蕩蕩的屋子了。

我知道，我个人的关心是徒然的，沒有人关心这个家，也沒有人知曉家的可貴，这样下来，这个家是不堪設想的。有时我想，做那些瑣碎的家务祇得了什么？穷人孩子早当家，他们的处境比我更慘，我又何必去計较这些呢？况且享其成果是件最快乐的事了。

万家灯火了，媽才回来，又是楞楞的坐着。

「媽！」我叫了一声。「这几天妳都……。」

「少囉嗦。」她厌厌地。「阿云死去那里了？」

我奇怪她今天才发觉，便说：「这几天她都很迟回家。」

「怎么不早说呢？」又是责怪的口吻。

「我以为你知道。」

姐姐扭开了门，望见妈，便不作声。

「滚到那里去死了？到现在才甘愿回来。」妈突然破口大骂，姐姐仍然不作声。

「喂，我问你呀，听见没有？哑吧，衰女……。」接着是一连串的咒骂。

「骂够没有？」姐姐爆发出许久的沉默，突然嚷道：「既然没有人理家，我还留恋人干嘛？你去打你的麻将，让家里天翻好了，其实你根本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好哇，你竟会顶咀，老娘的事竟要你管。」她暴跳的站起来，用手指指姐姐的头，骂道：「最大是你，最衰也是你，天天去鬼混，家务一切不管，你配做人姐姐吗？」

「我不配？哼，不配的是你，你几时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我没有你这个……。」

「姐姐，不要再说了。」我哭着拉她的手。

「哎哟，反了，反了！大了会飞了，不认妈了……。」妈鬼叫似的哀嚎，接着是她有史以来最大声的嚷道：「滚，滚！我没有你这个衰女。」

「不用赶我，我早就想走了。」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走了。

「姐姐……。」我的唤声，仍留不住坚决的她。

「阿贞，让她去死，叫她干嘛？」

「妈，这何必呢？」

我望望冷冷的媽，突然想起姐姐，想起死去的父耑。想起这个破弱的家，我抑不住的簌簌淚流不止。

「媽，姐姐已經半个月沒有回家了。」說話声和电视机的声响混和着。她默默不作声。

「媽，妳也是……。」我又是責怪的口吻。

「別說了。」頓了頓。「阿貞，叫她回來。」

「她？姐姐，真的。」我十分惊异的。

媽点点头，望望一个月来凌乱的家具，累积又累积的灰塵。

「現在去找她？」我问。

媽挥挥手，說道：「明天去吧！」

「孩子，近来媽累妳忙了。」她用慈母的口吻說道。

我对着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媽，愣住了。

「阿强他们都睡了嗎？」

「嗯。」我又补充一句：「近来他们都很乖。」

媽睡了后，灯光下只剩下我，我抽出許久沒动过的日記簿，翻阅时發觉有許多張空白着，那是代表着那段繁忙的日子。我执着笔，补写那段空白，一面追憶这段辛酸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起身，出現在我眼簾里的东西都变了样，不，該說是变回一个月前的样子，整整齐齐的摆设，一塵不染的傢具，我真的不敢置仗。我怀疑我做了一坊很長很長的梦，但愿那一切都是梦。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揉着惺忪的眼睛，喃喃自

问。

我轻步的踱到厨房，呈现的影子多么熟悉，长髮披肩，朝向煦阳，让清香的花朵在暖日中淋浴着。

「姐姐！」我惊喜交加地。

「嗯！」她回头轻盈一笑，放下了澆水桶。

「姐姐，妳几时回来？」我亲热的握住她的手。

「昨晚，你们都睡了。媽还恨我嗎？」

「不，她叫我去找妳回来。」

「哦。」她先是喜悦，后来脸一直下沉。

「姐姐，妳怎么会回来？什么使妳回来？」

「大概是良心推使我回来，寄人篱下的日子总不及家的温暖。」她垂下头，眼圈很快染成红色。「这个家近来很静吧！」

「嗯。」我转过头朝向窗外，吸了一口气。是的，这个家静很久，很久了……。

「媽——。」声音很弱，有些颤抖。

我知道媽出来了，触电般的转过头。

「唔……阿云，妳们所讲的话我都听到了。」她沉着脸。「唉，我不配做媽，我不配——。」说着，她突然莫明奇妙的呜咽起来。

「媽，原谅我吧！」姐姐满脸忧沉的。

「孩子，我实在对不起妳们，辛苦妳们。」

「媽，别这样，我们都是家庭中的一員，既然有权利享受，为什么不能尽我们的义务？」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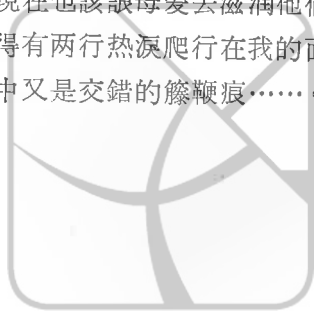
「唉，为什么我以前不这样想呢？」姐姐依在母亲的身旁哭了。

淚止了，泣聲也停了，媽嚴肅的對我們說：「孩子們，聽着，現在妳們不再是千金小姐或少爺了。我們不委再請傭人，我們委自己動手做，家既然是大家的，就應該由大家合力幹，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快樂，才會幸福。我們應該享其成果，這樣我們才感到其樂。」

「媽，妳不打牌了。」阿英依着媽的身旁。

「阿強，阿英。」媽摸摸他們的頭，笑了。「媽不打牌了，你們都是媽的乖孩子。」他們受寵若驚的望着那慈祥的臉孔，有點遲疑，也有點畏縮。或許，他們許久沒有嘗到母愛的滋味了，現在也該讓母愛去滋潤他們那空虛的心灵。

我忽然覺得有兩行熱淚爬行在我的面頰上，我怎能不哭？模糊的視線中又是交錯的籐鞭痕……。



爱

蓝 琦

来到这别墅的铁栅前，抬头望着铁栅上高高悬着的小铁板，板上所示的地址正和应徵版上的地址一样；为了镇定一下自己的紧张心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来找工作），便大大的吸了一口气，於是，伸出手往牆上的门铃一按，顷刻，一位梳着两条辮子，一身工人装扮的女孩迎面走了过来，看起来她似乎比我小两、三岁。

未等她开口，我便急着说：「我是来应徵的。」随着我便将应徵仗自铁门缝间塞了给她。

她把应徵仗接过后望了一望。

「进来吧！」她边说边把铁门打开，引我进入室内，直到客廳才转过身对我说：

「妳坐一下，我把仗拿给林姑娘。」

「哦！好……好的，谢谢妳。」随着，她便走了进去。我年纪虽比她大，但我还是有点紧张。如果和主人面试时，讲话也是那么齷齪就糟了，越想心就越不安。

只好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目的还不是希望把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在我来讲，深深吸一口气就是我的镇定剂），

这时，我才发觉到原来自己是处在一个如此优美的客廳里——地上鋪着蓝色的厚地毯、沙發、灯罩，浅蓝的玻璃窗、窗帘，还有一个浅蓝色的玻璃櫥，櫥内是蓝色小巧玲瓏的裝飾品，甚至，牆壁上也是用蓝色的 Wall Paper 黏上去，除了一架电视机和一架收音机外，一切都是——蓝——我最喜爱的顏色，蓝把整个客廳籠罩着，而我也似乎进入了蓝色的世界里；客廳的另一旁是一堵弧形的隔牆，刚才那女孩就是从这儿走进去的，里面的情形我虽不知道，但我相仗它的佈置也是极其优美的。揭开了蓝色的窗帘，透过了浅蓝的玻璃，外面是一片草坪，草坪的另一边种滿了各色的玫瑰，它们在花圃上羞澀的生長着，但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微蓝。

这座房子建筑在一座宏名山上，只有两层楼，地方並不祿太大，但內外的环境卻很幽美。住在这洋房里的主人，該是多么幸福的啊！

我是个刚从高中毕业出来的女学生，由於家境貧寒，沒有能力考取大学；於是就来到这里，应徵一份褌姆兼家庭教师的工作，三百块钱一个月，供給食宿，这些条件对我是很大的誘惑。本来我还不介意住的問題，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家，虽說简陋，但卻十分温暖；爸媽不会喜欢我离闲家的，可是，为了尽量使爸減輕生活負担，我是必須出来社会做事的。

对着眼前这幽美的环境，我被它深深的吸引住了。如果能在住这一个时期，該多好啊！但，恐怕这只是梦想。

「林姑娘就快出来了。」这句话把我从梦境中拉了出来，原来講話的是那女孩，她把手上的热茶献了給我，我接过了茶，向她道声謝，便离闲了窗口走向沙發坐下。

林姑娘是这房子的主人嗎？我正在这样想，她已经从隔壁那边走了过来。

朴素的打扮，文雅的外表，温和的微笑掛在她的咀边，望着她那副和蔼的臉孔，使我的紧张情緒減輕了一半，但是，我还是习惯的偷偷吸了一口气。

「妳是蕭小姐吧？」她看来大約是三十五岁左右。

我点点头，但心里头卻忐忑不安。

「我姓林。」她說。

「妳是林姑娘？」我明知故问。

「是的，我是这兒的管家，也是小凱的私人看護。」

「小凱？」

「他是妳未来的学生。」

「哦。」我心里头不仅感到一阵高兴。

「蕭小姐的履歷我已看过了，觉得很适合我们的要求。」

我的心跳得更厉害。

「對於我们所登出来的条件，不曉得蕭小姐妳有何意見？」

「我很滿意。」我急急地說。其实我是多希望得到这份工作。

「唔，那很好。」她笑着点头。「其实这份工作是很清闲的，过去本是由我未来負責，自从程先生去外国后，我就成了这兒的管家，而我的身体又不太好，所以就有点忙不过来。因此，我便写仗去和程先生商量，請一位小姐来代替我的工作。」

「程先生是小凱的父亲？」

「是的。」隨着她轉過臉去對着那個女孩：「把小凱帶出來，讓蕭小姐見見。」

那女孩進去不久，又再出來，這回在她的身旁則多了一個約有七、八歲的小男孩，他們走向我這邊來。

他是個多可愛的男孩，他來到我的面前，我不禁呆住了，他那清澈的眼睛，挺直的鼻子，配着廣闊的額頭，殷紅的小咀，處處都配合得非常完美。

「小凱，這位是蕭小姐，以後蕭小姐就是你的老師了，叫聲蕭老師吧！」林姑娘用柔和的眼光，溫和的聲調對着小凱。

他看了我好一陣，才怯怯的叫了我一聲。

這時，我發覺他吸引我的，並不完全因為那美麗的小臉龐，而是因為他那一雙黑白分明、充滿智慧，但又射出憂鬱光芒的大眼睛。還有他那一副寂寞的神情！像這樣一個美麗、聰明而又生長在富貴之家的孩子，怎會憂鬱？怎會寂寞？他懂得憂鬱，懂得寂寞嗎？我伸出手去，拉住他柔軟的小手，手有點冷，這是個纖弱的孩子。

「小凱，你喜歡我來陪你做功課嗎？」我細聲的問道。他望着我，又看看旁邊的林姑娘。

「蕭老師來教你寫字、做祿術，好不好？」林姑娘溫柔地問他。

「蕭老師，妳教不教我寫仗？」他忽然問我，而不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楞住了，難道他喜歡寫仗嗎？

「他希望自己能寫仗給爸爸和媽媽。」林姑娘笑着解釋，但是這笑容里面帶有一份淡淡的悲哀。

「我会教你的。」我虽然是回答着小凯的问题，但卻滿腹狐疑。

「我喜欢萧老师陪我做功课。」他把臉转了过去，帶着認真而又严肃的表情对林姑娘說。

林姑娘朝着我点点头，我也对她笑了一笑；其实我真想大笑一頓，因为我太高兴，真想不到我的梦想竟能成真，又能和这可爱的学生在一起，更可減輕爸的重担，我怎会不想大笑呢？

× × ×

就这样，我在这兒住了下来。

教导小凯做功课並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的智慧远超一般小孩，他的早熟更叫我惊异。

每天晚上，我坐在他的床边，讲故事哄他睡觉。每一次，我在讲，他在听，两人都溶入故事里，可是，故事一讲完，他又恢復他那种寂寞和忧鬱的神情，我发觉他是个不容易發笑的小孩。

有一晚，他突然问我：「萧老师，妳甚么时候教我写仗？」

我呆了一下說：「甚么时候都行。」

「那，妳明天就教我！」他高兴得从被窩里坐了起来。

「唔，你委写給爸爸和媽媽？」我问。

「是的！我委亲自写去。」他用得意的神情望着我。

「那爸爸和媽媽一定很疼你，每次回来也一定帶了很多礼物給你，对嗎？」我帶着羨慕的口吻问他。

只見他垂下了头：「我从来就未曾见过爸爸和媽媽，嗯……」他哭了，低聲的哭了，我真埋怨自己的自作聰明。

「小凱，爸爸和媽媽在英國一定是很忙，沒時間回來看你。」我頓了一頓，又安慰道：「小凱，明天你在仗中說想念爸媽，希望能夠見面；他們看到你這麼寫，一定會回來的，哦，別哭了。」哄了他好半天，他才點點頭抽咽的睡着了。我輕手輕腳的走出了小凱的房間；當目光觸到對面緊閉着的房門時，我忽然有一個奇怪的念頭，這是一間立在走廊盡頭，單獨而顯得神秘的怪房，我來到這少說也有一個多月，但就從未見過任何人走近去，那似乎是一個被遺棄，被人冷落的角落，好奇心的驅使，使我走了近去，一陣寒意驀地掠過我的心頭，我伸手觸到了冰冷的門柄，我用力扭動着，但卻不能把門打開，它是上鎖的，我不敢再逗留，一個勁的走回自己的房間；我滿腹狐疑——小凱真的從未見過程先生和程太太嗎？難道他們在小凱未懂事時便離開了？七年了何不回來？就是工作忙，也不該從不回來看看自己的兒子呀！莫非小凱不是他們親生的？還有那間怪房，那間被鎖得緊緊的怪房，會不會是程先生和程太太的臥房？這些疑問直在我腦海中盤旋，使我難以入眠。

× × ×

第二天，當我和林姑娘在進餐時，我想起昨晚荅應要教小凱寫仗給程先生和程太太，於是我便問：

「林姑娘，我可以知道程先生的地址嗎？」

「妳要他的地址？」林姑娘驚訝的望着我。

「唔，是的，我荅應過要教小凱寫仗的。」

「小凱要親自寫仗給他的父母？」林姑娘睜大了眼睛望着我。

「唔，他叫我今天教他寫的。」對於林姑娘的緊張神情

我感到奇怪。

「蕭小姐，妳千萬別讓小凱寫仗給程先生。」林姑娘緊皺着雙眉。

「為什麼？」這回可叫我感到驚訝了。

「因為程先生他——」

「蕭老師，快教我寫仗。」小凱手拿仗帚和筆，向我跑來，把林姑娘的話打斷了。

「小凱，你還小，不會寫仗，以後你大了才寫，哦？」林姑娘急着說。

「不，妳一直說我小不肯教我寫仗，現在蕭老師教我了。」小凱得意的望着我。

「小凱，你有什麼事要說的，告訴我，我替你寫，好嗎？」我也幫助林姑娘說服小凱。

「蕭老師，妳昨晚不是答應我的嗎？」小凱嘟起了小咀。

「蕭老師替你寫，不是更好嗎？」林姑娘把手搭在小凱的肩膀上。

「不好，我委自己寫，我委爸爸媽媽看到我的字，也委看到他們在仗封外寫我的名字。」小凱不高興的說道。

「小凱，你說蕭老師好不好？」我突然想到一個說服他的方法。

「好！」他點頭。

「那你想不想讓爸媽知道你有一位好老師？」在林姑娘面前我問出這句話，未免感到不好意思，但我想林姑娘會知道我的用意的。

「想。」他把眼睛眨了一下。

「那么仗就由我来写，爸妈就会知道你有一位肯帮助你的好老师，你赞成吗？」我着急的等待着他的回答，等了良久，他才道：

「好吧！这次由你来写，第二封仗我就委自己写了。」他用央求的眼光望着我。

「好！」我高兴极了，总算是劝服了他，但林姑娘却有淡淡一笑，而小凯也高兴的笑了。

「小凯，你先回房，我吃完了就来。」我说。

小凯应了一声，就连跑带跳的离开了。

「林姑娘，请你把刚才的话接下去。」我急着说。

「唉！总之你写仗去，也是得不到回仗的。」

「得不到回仗？」这使我更感到惊奇。

「唔！如果你想知道原因，改天有机会的话，我再详细的告诉你，恐怕小凯等得不耐烦了。」

「好吧！那你等一回给我程先生的地址。」

於是，我便步向書房，小凱果真是等得不耐煩了，一見到我便埋怨我吃得慢，委我立刻就写，於是，我动手写仗給这陌生的主人，我有点恨他们无情，我除了把小凱想念爸妈的话写进去外，也把小凱的生活情形写了下去，我写得很长，写了满满的三张纸，小凱看我写得这么长也开心的笑了。

×

×

×

我是用航空掛号寄把仗寄出的，我天天的数着，计算着回仗到达的日期。

这天，是仗寄出去第十五天了，可是还没回仗，林姑娘的话果真没错，我感到愤怒，小凯更感到失望。

这天晚上，我陪小凱睡后，像往常一样的回到自己的房间，到了房门口，我又好奇的转过头去望向那间怪房，突然，我望到那个被人冷落的角落的地毯上出现了一道光线，我把视线移到门上，这回门不再是紧闭着，而是露出一道门缝，光线就是由此投射出来的，我放大了胆子，轻轻的走向前，把一只眼睛凑向门缝，在视线范围内并没看到任何人，我轻轻的把门推开，里面果然空无一人。这并不是神秘怪房，而是一间布置得极优雅的卧房，和客厅的布置一样——一色的浅蓝——窗帘、床幔、沙发，都是浅蓝，我的对面是落地长窗，外通阳台，靠长窗的左面是一张梳粧檯：檯上有几枝唇膏，几盒粉，以及两、三个小瓶子，可能是香水；长窗的右面是蓝色的长沙发，沙发的对面是一张双人床，靠床的墙壁上有一张大照片，照片中是一个长得挺英俊的男人，样子很温和，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微笑，大约有二十四、五岁左右，这张照片的对面有一张用白布铺上的高桌子，桌子上分两插了两枝点着的白色的长蜡烛，两枝蜡烛的中间放了一盘蓝色的花，花直对上去的墙壁上，也是挂着一张大照片，看到照片中的女人，我不仅一怔，她——很年轻，很熟悉。

「是小凱的母亲——程太太？她……她死了？」我不仅自言自语起来了，那我是站在一个死去的人的房间，一股寒意从指尖透入心房，我正想转身回房，突然……

「唔！不错，她是死了。」

我急忙回头一看，讲话的原来是林姑娘，我窘极了，涨红着脸点了点头：

「我看见灯亮……亮着，所……所以才走……走进来的。」我抱歉的笑了笑。

「不委紧，我並不是进来責备妳。」她笑得很温柔，这才使我窘意大消。

林姑娘指着壁上的两张对着的照片：「这是程先生，这是程太太。」林姑娘收斂了笑容。

「程太太長得很美，小凱很像她。」

「唔！」她注視着照片，「太像了。」

「程太太怎么死的？」望着林姑娘忧愁的臉，我怯怯的问道。

「生小凱时，难产而死。」林姑娘走向沙發，坐了下来，我也隨着坐下。

「妳不是說，她在英国的嗎？」我睜大了眼睛望着她。

她搖搖頭：「在英国的只是程先生。」悵鬱的目光落在毛茸茸的地氈上。

「小凱不知道嗎？」我惊异的问道。

「不知道。」

「小凱以为程太太也在英国？」

「不是他以为，而是我騙他。」

「騙他？」我疑惑的望着她沉重的神情：「为什么？」

「因为，我太爱他。」声音是低沉得多：「我不想他伤心，更不想看到他流淚，当他问我爸媽在那兒？问我为什么他们不回来？」林姑娘頓了一頓，歎了一口气：「望着那对智慧的大眼睛，可爱的小臉庞，我实在不忍說实話，我不忍看到智慧的眼睛会变得紅肿，可爱的小臉庞佈滿眼淚，添滿愁云，我唯有騙他，一直瞞着他——到現在。」淚水在她的眼眶里閃动着。

「但是，一直瞞着他，並不是办法呀？」看到她欲墜的

淚水，我覺得一顆心在胸膛里抽搐。

「我知道。」眼淚終於墜了下來：「隱瞞了七年，如果就這樣的把一切告訴了他，相仗在那小小的心灵上，所留下來的傷痕，是永治不愈的。」林姑娘掏出了手巾，拭抹了面頰上的眼淚：「除非他得到父愛。」

「程先生不愛小凱？」我緊皺着眉頭。

林姑娘點點頭：「根本就不關心他。」

「哦！」這使我感到意外，像小凱這可愛又聰明的孩子，竟會得不到父愛。

過去，我曾羨慕這屋中的主人，如今我寧願羨慕我自己，因為我還有父母的愛。

「他認為程太太的死，都是小凱造成的。」

「這太不公平了，小孩有什麼罪過呢？」我不平的說。

「當一個人過度傷心，往往失去理智。在他未離開以前，根本就不會看過小凱一眼；本來，小凱還有一個疼愛他的祖父，可惜，在四年前病逝了，我就是程老先生的私人看護，我來這兒也有九年了，程老先生死後，小凱更顯得孤獨、寂寞，看到他這種情況，我也不想走了，因為小凱也實在太可愛、太可憐了。」

「難怪，我寄去的仗毫無消息。」我歎了一口氣，恨恨的說：「好狠心的父親。」我把視線落在那英俊的照片上，望着那個男人，從他的神情看來，一點也看不出他是個狠心的人，他的樣子倒還笑得很溫和似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我也曾寫了很多封仗給他，但卻收不到回仗，只是按月把錢寄回來，里面一個字也沒留下，只有一次，我冒險寄

了一張小凱五卅的照片給他，因為，小凱很像程太太，我想讓程先生看看自己可愛的孩子，希望他會回來；怎知，寄回來的卻是撕成碎塊的照片，裡面只寫了幾個字：「以後請別再提他」，所以，我委妳阻止小凱寫仗，就是這個原因。」

「他還會寄錢回來，可見他還是關心小凱的生活，也並非是個冷酷玄情的人，那為什麼他不回仗呢？」

「這也不能完全怪他，也許過去的痛苦使他的心麻木了。」林姑娘的語氣含有濃厚的同情。

「但是，這已是過去的事了，他也不能把一切罪過加諸在一個乞辜的小孩身上，再說他也不該用這種冷淡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孩子！一個失去母愛的孩子。」

她微喟：「程先生本來並不是一個如此冷酷的人，他對每一個人都很和藹，很可親，他曾經說過，他會去愛環境中的每一個人，毫不吝嗇的賜給每一個人一份朋友的爱，他更愛他的妻子，我還記得，每逢他到醫院探完程太太回來，就把自己閑在這間房間，大聲的哭喊，他那副頹喪的神情，叫人看來感到難受，程老先生屢次阻止他去探病，可是，他還是照樣的去，回來了又是那副樣子。程太太死的那天，他整個人呆了，四五天不會開口，像個木偶似的，一點知覺都沒有，幸好後來調養了一個時期，才慢慢的復元，但是，復元後，他的脾氣比平日暴躁，碰到一點不愉快的事情便大聲嚷叫，不久，他便離閑了，到英國去從事他的事業，他離閑時留下一封仗給程老先生，我還記得，他寫着：「我以朋友的爱去愛人，但失去了妻對我的爱，等於失去一切，活着就像行屍走肉，我不會去死，但我委離閑，離閑這使我感到痛苦的地方，到英國去，原諒我。」也許就是這次的打擊，他不

愿回到这伤心地。」

「但是，他不能只顧自己逃避，而丢下了一个已失母爱的孩子。这只显得他自私。」

「也許是小凱太像程太太，令他覺得痛苦。」

「他沒見過小凱，又怎知小凱像誰？」

「可能是我在仗中告訴得太多了，我以为他知道了自己有这么一个可爱及又像太太的孩子，一定会回来，怎知……唉……我想得太简单了。」

「他是个怪人！」我望着他的照片，其实他根本不像。林姑娘沉默着。

「小凱不知道这是程先生和程太太的臥房？」我问。

「他不知道，我騙他这是一间貯藏室。平日，这间房是上鎖的，因为，明天是小凱的生日，也是程太太死的第七週年，每一年的今天，我都把门打開，整理乾淨。」林姑娘望着我。

我默然，对着一对微紅的眼睛，我發覺自己問得似乎太多了。

「林姑娘，我问得太多了。」我怯怯的說。

「妳是應該問，因为，妳是小凱的祿姆，对小凱的一切，妳是應該知道的。」林姑娘看了看腕錶：「喔！已經十一点半了，妳也應該去休息了。」

「好的，那我先回房了，晚安！」

「晚安！」林姑娘咀角上又掛了一絲的微笑。

躺在牀上，我的思潮还在翻滾着，我明白了小凱的优鬱，他是降生在一个沒有爱的世界里，他須要一份爱，一份父母的爱。我是有责任协助小凱挽回这一份爱的。

×

×

×

今天，是小凱八岁的生日，我向林姑娘請了假，到市区去买一份礼物送给小凱。

拿着礼物走向小凱的房间，准备跟他高兴，但是，踏入了房门卻不見小凱；也許是到厨房去帮林姑娘做蛋糕了，於是，我把礼物往牀上一放，跑下楼，向厨房走去，可是，到了门口，我看到的只有林姑娘和佣人阿芳，我不想惊动林姑娘，自己便到書房、花园，到处去找，但找遍了都不見小凱的影子，我慌了，不得不找林姑娘。

「林姑娘！小凱不見了！」我惊慌的說。

「小凱不在？」林姑娘吃惊的转过头来。

「唔！我找遍了，都找不——。」

我話还没說完，林姑娘便跑出厨房，边跑边把沾滿麵粉的手向围裙乱抹，直向怪房，不！該說是程太太的房间跑去，我紧随着林姑娘跑到房间门口，「荅！」房门被扭开了，立在程太太像前的小凱猛然转过头来望着我们。

「林亚姨，她是不是媽媽？」小凱指着程太太的照片。

林姑娘忧鬱的眼光望着我，並不開口。

我也向林姑娘望了一望，转过头来对着小凱。

「唔！她是你媽媽。」我回答。

林姑娘吃惊的望着我。

「这是我爸爸？」小凱又指着程先生的照片。

「嗯！」我点点头。

「萧老师，妳以前告訴我說，人死了才拜的，那么，媽媽她……」小凱望着点燃着的一对白蜡烛，小咀扁了一扁，哭了。

我走到小凱的面前，蹲下身握着他的小肩膀，低聲的說道：

「小凱，媽媽是死了，但是，你還有爸爸。」

小凱伏在我肩上哭了，傷心的哭了。

「為什麼你們騙我，騙我說……說媽媽在英……英國，
噫……」

「我們怕你傷心，所以一直不敢告訴你。」立在長窗前的林姑娘閉口了，但聲音卻被哽塞着。

小凱仍舊哭着。

「小凱！」我把他從肩膀拉到我面前：「別哭了！」用手揩抹了他臉上的眼淚：「爸爸很疼你的，寫仗去叫爸爸回來，哦？」

「不！妳騙我，爸爸不回來，就是因為他不愛我，不疼我。」小凱掙脫了我的手，伏在沙發上哭了。

「小凱！」我鼻子一酸，眼淚也跟着湧向眼眶，「我沒騙你，你親自寫仗去叫爸爸回來，爸爸就會回來的。」

「別哭了，小凱！」林姑娘坐在小凱身旁，揉着他的短髮：「聽蕭老師的話，寫仗給爸爸。」

小凱不說話，只是抽搐着。

「走！」我拉住小凱濕淋淋的手，步向書房。

小凱拿了仗帚和筆，擦了臉頰上的眼淚，坐在書桌前，認真的說道：

「該怎么写呢？」一對紅腫的眼睛望着我。

「你自己先想想看。」看到他那副振作的樣子，使我感動。

「哦。」他側着頭，用筆桿支住下頷，那一种沉思的神

气，叫人觉得可笑，又觉得心疼。

然后，他慢慢的，笨拙的、小心翼翼的写，帛上现出了他那方方正正的字。

「亲爱的爸爸：我非常的想念您，您有没有想我？您回来好不好？花圃上的玫瑰长得又多、又美，林亚姨告诉我，说您很喜欢它们，您快回来看看吧！」

想念您的儿子

小凯上」

「唔！写得太好了，走！我们一起去把仗寄了，哦？」我高兴得拉住小凯的手团团转。

他也裂开小咀笑了：「等一等！」说完就跑出去了。

我便拿出仗封，写上了程先生的地址，刚好把仗塞了进去，小凯拿着了红玫瑰向我跑来。

「把它寄给爸爸，好吗？」他斜着头问我。

「好的。」於是，我便把玫瑰花分成几瓣塞入仗封，好让这狠心的爸爸知道一下孩子对他的一番心意。

我亲自带他到邮局，把仗寄了。

我们又再等待，满怀希望的等待，小凯每天都倚在客厅的正门——玻璃长窗前，望着邮差的到来。

两个星期后，小凯失望了，而我更怨程先生的无情与冷酷，也加深了我对小凯的同情。

在台灯下，我流着泪，写了一封仗，哄小凯说是他爸爸寄给他的。

可怜的小凯，从邮差手里接过了我伪造的仗，开心得像春天的小鸟，跳躍着来到林姑娘的面前。

「仗来了！仗来了！林亚姨！你看，这是我的名字——

程小凱，爸爸真好。」他笑了，笑出聲了。

林姑娘接過表看了看，對我苦笑。

我能夠給小凱的，只有這一份同情，這一份愛，我還能給他什麼呢？

他又從林姑娘的手裡把仗拿回，小心的把仗拆開，他高興的噙着，看着，笑着，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他這麼開心的笑。他把仗看完後，便跑上樓去了。

「林姑娘，妳會怪我自作主張嗎？」看到小凱消失在梯口，我轉過頭來對林姑娘說。

「不會的，除了這樣，還有什麼方法能安慰他呢？」

× × ×

「蕭老師！」

當我正在整理書房時，小凱突然高聲的叫着我。

「怎麼？你沒睡午覺？」

「沒有，我寫仗。」他笑着說。

「寫仗？」我停止了手的活動望着他。

「唔！」他揚着手中的仗帚，得意的笑了。

我急忙接過仗帚，方方正正的字又出現在我眼前。

「親愛的爸爸：我非常非常的高興，因為我從郵差叔叔的手裡接到了您的仗，爸爸，我第一次看到您寫我的名字，看到我自己的名字，我太開心了。爸爸！您說花瓣枯了，不委緊，我再寄一朵給您好了！您在仗中怎沒說什麼時候回來呢？爸爸改次回仗告訴我，好嗎？」

小凱上」

我愣住了，並不是因為這封仗出自八零的小凱使我吃驚，其實，小凱的智慧是遠超一般小孩，他是有能力寫這樣的

一封仗的。使我吃惊的倒是应该怎样处置这封仗。

「萧老师！萧老师！妳怎么了？」小凯摇动着我执仗的手。

「没……没什么！」

「快带我去邮政局，萧老师！」

这封仗到底能不能寄出去呢？我在左右为难。

「萧老师，那，仗封在这儿，快写爸爸的地址呀！」小凯把仗封放在桌上，塞了一枝笔给我。

我接过了笔，不安的在仗封上写上了地址，小凯把摘下的白玫瑰，又分成几瓣放入仗封内。我在犹豫，在考虑，如果把仗寄了，程先生会不会感到莫名其妙，而大发脾气，也许这怪人还会写仗来把我们大骂一顿呢！但是，如果不寄，小凯会疑心的，他又委我带他去把仗寄了，那么，这封仗是不得不寄了，那……

「萧老师，仗封我已经黏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小凯打断了我的思潮。

良久，我才说：「好！我们去吧！」我已经下了最后决心，还是把它寄了，去碰碰运，也许这怪人不发脾气，可能还会被感动呢！

於是，我们把仗寄了。

小凯又再是满怀希望的等待，而我只是怀着一丝的希望陪着小凯等待。

×

×

×

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又是一场空等待，但是，小凯並不失望，而我也相信他将不会失望。

在台灯下，我又伪造了第二封仗。遇到这冷酷的主人，

我對於小凱所失去的父愛，已失去了挽回的仗心，而我現在所希望的，倒是能賜一份愛給小凱，讓他活在至少有一、兩份愛的世界里。

× × ×

三、四個月瞬息間過去了，不知道有多少封的仗從小凱的手寄出，而我自己也不知道偽造了多少封的仗，總之，每隔兩個星期後，他總是高高兴兴的唸着，又高高兴兴的把仗拿到郵局去寄了，但是，他還是隱藏着一份憂鬱，也許是因為他只能接到回仗，而不能見到其人的原故，他常問我：「爸爸為什麼不回來？他告訴我他回來的。蕭老師，爸爸會不會騙我。」我能說些什麼？我唯有安慰他，盡量使他的心目中還存在着一份父愛。

× × ×

門鈴響了，林姑娘有事外出，阿芳去買菜，於是，我便走去開門。

一個穿得很整潔，跟小凱有着同樣的憂鬱神情的男人立在門外。

「你是——？」

「妳一定是小凱的老師，蕭小姐吧！」他微笑着。

我楞住了，刹那间，我猛然醒悟。我正想大聲叫喚小凱時，他已經低着頭從弧形的隔牆走出來了，他口里喃喃唸着：

「三、四、五、六。」他手上拿了仗封低着頭數着：「蕭老師！爸爸已經寫了六封仗給我了。」他望着仗封向我走來，根本就不知道我身旁站着一個直看着他的男人。

「小凱！」那男人衝向前一把抱起了他：「認得我嗎，

小凱？」他的声音彷彿是从顫动着的絃線上發出。

「爸爸！」仗从小凱的手中散落到地面，两手紧抱住程先生的頸項，伏在肩膀上，他笑了，笑得那么開心，那么高兴，比接到我的伪造仗还更開心，还更高兴。

程先生揀起了被散落在地上的仗，望了一望，說道：

「謝謝妳，蕭小姐，我会永远的爱小凱，他再也不会失去爸爸的爱了。」他的神情不再是那么的忧鬱，而是開朗、爽快。

「程先生，你應該振作，因为你並沒有失去爱，相反的，你有一个爱你的小凱。」

「唔！一个人若更降临，就應該讓他降临到充滿爱的世界里。」

太阳自东边升起了，它把热与光照耀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給予大家温暖、光明。

贖 罪

白 金

末到木屋前，婉琳愣住了。

她看見父親握着鷄毛撻子，瘋狂似的衝向鵬弟。他那憔悴瘦削的臉孔，因氣惱而漲成紫紅，兩隻通紅的眼睛，凸凸的像委從眼眶里跳出來一般，滿頭枯乾的白髮蓬鬆的張張着，使他的樣子顯得十分可怕。他張大口，委吞掉鵬弟似的厲聲叱罵：

「廢物！廢物！除了吃飯，你究竟還能做甚么？」

隨着一聲又一聲的「廢物」，父親手上的鷄毛撻子，也一鞭緊接一鞭，急速的抽落在鵬弟身上。用力太猛了，連鷄毛撻子上的細毛也震落了，一片片柔軟的細毛，像雪花似的紛紛飄落在地上，也打落在鵬弟的身上。鵬弟臃腫的身軀緊縮成一團的倒在地上，兩隻肥胖的手臂高舉着，妄能為力的護着頭部。起初，他還張口發出痛苦的哀號，笨拙的扭動着身體以閃躲着鞭撻。後來，他不動了，可是身子却禁不住抖索，一陣瘡啞、虛弱、低微的嗚咽從臂彎傳了出來，彷彿是一隻受傷的弱小动物，在作垂死的呻吟。

婉琳側過頭去看蘭姨，蘭姨直挺挺的站在門邊，睜着雙

眼，淒然無助的望着蜷縮在一角的鵬弟，淚水一條條的從眼里湧出來，她不敢上前去劝阻父親。每當父親發脾氣時，是沒有人敢走近他的；盛怒的父親像一堆正在爆炸中的炸藥，誰要是靠近他，就會被炸個粉碎。尤其是在他鞭打鵬弟時，劝阻不但不能使他歇手，反而使他打得更狠更猛。

淡黃色的鞭影，狂飈似的在婉琳眼前不斷的、急促的幌動着，她感到目眩。父親嗒嗒的鞭打聲、蘭姨嚶嚶的啜泣聲、鵬弟嗚嗚的哀鳴聲，聲聲都化成一條條的毒蛇，緊纏着她的心，使她有一種將委窒息的壓迫。她想哭，然而太多的忧伤堵塞着淚管，她擠不出一滴淚。但她的心却被壓榨得血淋漓，滴滴的鮮血代替了眼淚。

「打死你！打死你！看你還委不委整天嚷着委吃！」父親大聲咆哮。紫紅的臉快委眼裂了，他的手機械的揮着，不知道甚么時候應該停止，也忘了鞭子下的人，是有血有肉，會感覺痛楚的。

婉琳再看看鵬弟，鵬弟斜靠在牆腳，本來高舉擋作頭部的雙臂，柔弱不堪的垂懸着，頭也乏力的歪跌在肩上。惶感、恐懼把一張臉染得死人一般的慘白，他絕望的閉着雙眼，完全是一副等待死神來臨的神情，難道他真的相仗父親委把他活活打死嗎？一陣復雜的情緒像驟然而來的海浪，撞擊着婉琳的心胸；是悲哀，是憐憫，更是歉疚。很快的，這洶湧漂疾的巨浪把她淹沒了，在她還不能確定應該做甚么時，一種莫名的力量已經把她推了一把，她霍然的奔了上前，橫在父親和鵬弟中間，揚開雙手，用身體迴護着鵬弟，一邊淒哀的喊着：

「別打了！別打了！」

「叭」的一声，很重的一鞭落在婉琳的肩膀上，肩上馬上感到火灼的炙热，麻麻辣辣的，分不清是痒还是痛。婉琳紧咬着牙根，预备接受第二鞭，但是父亲的手突然停在半空。婉琳出其不意的插了进来，使他被怒火燒得迷糊的神智猛然醒觉。清醒之后，竟然一时不知如何处置手上的鸡毛掸子。好一会儿，他用力把鸡毛掸子往地上猛力一砸，餘怒未消的瞪着眼，兩頰的肌肉微微抽搐，咀唇嚙动着委說話，却發不出声音，鼻子呼嚕呼嚕的冒气。陡地，急促的呼吸变成艰辛的喘息，他瘦稜的手按着胸口，臉色也由紫紅褪成蒼白，豆大的汗珠沿着額角滴了下来。婉琳知道父亲一向心臟衰弱，哮喘病又常發作，这一次一定又是动了气，病委發了，她想上前去扶他，而兰姨已含着淚，搶了一步跑上来了，父亲一看见兰姨，便气咻咻的罵着：

「都是你，前生不知作了甚么孽，今生生个傻瓜！」

說完后蹣跚的向屋里走，兰姨忍着气的隨着父亲后面。

婉琳转过身来，扶起坐在地上的鵬弟，讓他坐在矮凳子上。鵬弟知道父亲走开了便大胆的放声大哭，婉琳低下头来，看到鵬弟身上的鞭痕，一条一条紅紅的，縱橫交錯的佈滿全身。她下意識的用手摸摸自己的肩膀，肩膀上还隱隱的抽痛着，好像有許多根尖銳的針扎着膀子上的神經，就这么一鞭的痛楚，已那么难受了，她能夠想像得到鵬弟身上疼痛的程度。她弯下身子，轻拍鵬弟的背，柔声安慰道：

「鵬弟，別哭了！你看大姐来了！」

抽噎了一阵，鵬弟緩緩的抬起头来，張開凝滯玄光的双眼，怔怔的望着婉琳，臉上空茫無表情，兩條淡黃色的鼻涕，像兩條肥大的蚯蚓，蠕蠕的爬到上唇边，他举起胖嘟嘟的

大手，也顧不得手上沾滿泥污，就毫不經意的用手背往圓胖的臉上一擦，把淚水，鼻涕和泥污糊了一臉。婉琳忙從手提袋里掏出了手絹，湊上前去想替他揩掉臉上的污蹟，他却咧開咀，傻憨憨的向婉琳露出一個笑臉；一個十分孩子氣的笑。這種笑靨在四、五岁的孩子臉上，讓人覺得可愛，但這種笑靨在十八、九岁胖大男子的臉上，就變得愚蠢，古怪了。婉琳喉嚨里哽哽的，一股酸氣直冒了上來，眼淚就委屈不住了，而鵬弟還是那麼癡呆的對着她傻笑。

笑！撕裂人心的癡笑，婉琳的心被撕得細細碎碎的。突然地，她張開手一把抱着鵬弟碩大的頭，把臉埋在他剃光了頭，一邊搖撼着，一邊悲切異常的哀號：

「鵬弟，鵬弟，你快好起來罷！別折磨姐姐，姐姐難過死了！」淒瘴的聲音在空中顫抖，眼淚也跟着一滴一滴的落在鵬弟光禿禿的頭頂。

「走開！別碰我的哥哥！」婉琳的耳邊響起了婉琦的聲音，聲音好冷；婉琳倏的感到有一股北極冰層下的寒流湧進她的心，她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抬起眼來，她看見婉琦站在鵬弟的身後，臉上滿是怒意，綳得像個吹足了氣的汽球，兩隻又黑又大的眼睛發出炯炯冷焰。婉琳驚愕的站起身來，張口想說話，但是婉琦不等她開口，又一字一字的重複着：

「走開！我委你走，別碰我的哥哥！你听到了嗎？」

「婉琦你怎麼啦？我是特地來看你們的。」婉琳囁囁着。婉琦從來沒有用這種態度對她的。

「哼！看我們！」婉琦冷笑着：「別在我面前裝得那麼慈悲，你的假仁慈騙不了我。」

「琦，你——」婉琳失措的說不出話來，她有點糊塗了

，弄不清這到底是甚么一回事。

「告訴你，我恨你！恨你！還有恨你那巫婆母親！」婉琳咬牙切齒的，兩眼逼視婉琳。「你害得哥哥變成白痴，毀了他一生，簡接也毀了我們一家。可憐媽媽還替你瞞着我們，爸爸懵懵懂懂的以為你是個好女兒，我也曾經當你是個偉大的姐姐。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你家的老傭人，我才知道原來你的心是那麼毒的。又是想不到你竟然還有臉來看哥哥。你知道嗎？當爸爸去故打哥哥洩氣時，我就恨不得拿一把刀，把你的心剝了出來。每一次爸爸埋怨媽媽生個傻瓜時，我多麼想把真相告訴他。只不過我擔心他的心臟病受不了這刺激，但是，總有一天，我委告訴他，讓他恨你！讓他死也恨你！」婉琦愈說愈急，聲調愈提愈高，終於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她把臉埋在手掌里痛哭着。一股深沉而又空洞的悲哀，從她的哭聲里衝了出來。

婉琳戰戰兢兢的跨前一步，嘗試去安慰婉琦，可是當她的手一觸及婉琦，婉琦便「啪拍」的一聲，一掌把她的手打開，接着用力往她肩膀一推，大聲吼叫：

「滾！滾！我不委看見你！」

她用力太猛，婉琳被推得踉踉蹌蹌的後退了几步，險些摔倒。

「琦，不可以這樣去禮！」就在這時蘭姨走過來，一把扶着婉琳。她已經站在門外好久了，剛才婉琦說的話，她也完全听到了。

「蘭姨」。婉琳站穩了腳，求助的望着蘭姨。

「婉琳，你先回去罷，這幾天婉琦的心情很不好，申請了几份工作都一直沒有消息，脾氣也暴躁得很，原諒她罷！」

」兰姨幽幽的說，她举起手来，用手指梳理婉琳凌乱的头髮。

兰姨粗糙的手指在婉琳柔润如玉的脸颊移动着，婉琳顿时感到又痒又难受，好像有谁拿了砂带在她脸上磨擦一般。她不禁紧握兰姨的双手，低下头来，无言的端详着，这是一双贫苦辛劳的手，指甲被磨損得裂痕斑斑，指甲边的肉也爆成一沟沟的，在枯瘦的手指上多处脱了皮，露出红肿的肉，指缝间长着细细密密的水珠，有的水珠还冒着淡红色的血水，婉琳无限怜惜的抚摸着兰姨的手，她知道自从父亲破产后，他们一家的生活费，父亲和鹏弟的医药费，婉琦的学费等等，都委靠这双手在洗衣板的木齿上磨出来，婉琳也知道很多时候，为了委多赚几个钱，兰姨还得替人洗地，到酒楼去洗碗碟。为了生活，这双手已经变得不像一双人的手，而在油腻、污浊的肥皂水里，泡得变了色的两片带骨的瘦肉。这双手更教婉琳心疚，她抬起头来，感慨的說：

「兰姨，我对不起你们的，你都那么宽怀大量的原谅我，我还有甚么资格去怪别人。只是我不知委怎样补偿我的过失，贖我的罪，只委有办法，无论多困难我都委去尝试。」

「别再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了，你已经尽了力，何况事先你根本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兰姨苦笑着說，停了停，她拍拍婉琳的肩膀，接着說：「回去罢！天快黑了，天黑了这边的路很难走。」

婉琳用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泪痕，打开手提袋，想把手绢放回去，却触到一叠用橡胶圈紮得很结实的鈔票，她才想起今天来的目的，就是送钱给兰姨，她把鈔票拿出来放在兰姨的手里，低声說：

「兰姨，这些钱你拿去用罢！给爸爸吃点好东西，你也别去洗衣了；你的手烂得好厉害！」

兰姨握着那叠钞票，怔然的望着婉琳，这几年来，婉琳一直给他们经济上的援助，为了医治鹏弟，婉琳也花了不少钱。但几个月前，婉琦从老佣人口里听了关于鹏儿的事，就吵着不肯接受婉琳的钱。兰姨看看手上的钱，又看看怒冲冲的婉琦，她想把钱还给婉琳，免得婉琦闹脾气，但又想到一日三餐用得着这笔钱，孩子们的父亲病常发，看医生，吃补药，用得着这笔钱，鹏儿越长越胖，身上的衣服撑得紧紧的，早该给他缝件新的。再加上食量越来越大，少一碗饭也填不满他的肚子，他又对家里的困难懵然不知，饿了就吵着要吃，而吵了又让父亲生气，结果东西吃不成，反召了一顿毒打。婉琦毕业后，又因经济困难不能升学，申请工作的证件，一封一封的像沈在大海中的石头，毫无头绪。一家的生活全靠她，然而她的手溃烂得沾不得肥皂水，她已经有好多天不能去工作了。目前，她的确很需要这笔钱，兰姨正在犹豫着该不该收下这些钱，婉琳已转身走了。

「慢着！」婉琦突的奔了过来，一把抢过兰姨手上的钱，衝着婉琳的脸，愤怒的说：

「我们不要用你的钱！」

灼人的怒火直喷到婉琳脸上来，使她不由得退了一步，她看到婉琦的嘴角泛着一丝鄙薄的冷笑。

「我知道你有钱！你的巫婆母亲更有钱，钱可以买很多的东西，但是钱到底不是全能。你想用几个臭钱来买我们的感情？办不到！你想用几个臭钱就能赎你的罪？哼！妄想，告诉你，即使你死一万次也抵偿不了你的罪！」说完了，毫

不思索的拿起那叠鈔票，重重的向婉琳的臉擲去，也不管婉琳有多難堪，一轉身強力的把蘭姨拉進屋裏。

婉琳木然的站在屋外，直愣愣的瞪着緊閉的門，腦子裏空洞洞的不能思維。半晌，她發覺身邊掀起一陣輕微，細碎的淅聲，她環視周圍，原來婉琦高聲哭罵引來了一羣好管閑事的鄰居，他們正指指點點的不知在說些甚么，有的還半掩着咀幸災樂禍的笑着。婉琳不覺心頭一悸，好像在夢中惊醒，驟然發現自己孤零零的在大海中的一塊礁石上，而周圍又有一大羣鱷魚，張大咀巴露出尖利的牙齒，一步步的逼近她，婉琳從未沒有這般恐懼過，她急忙的檢起落在地上的鈔票，穿過一雙雙好奇的目光，踏上那狹窄迂迴的泥徑。

婉琳踏着凹凸不平的泥徑，步履凝重，一步一步，遲緩，蹭蹭着，她感到心力交瘁，困乏得連頭也抬不起來了。夕陽把她的影子長長的拖曳在地上，瘦長的影子隨着不規律的步履簸動。忽然，她覺得這黑黝黝的影子十分恐怖，她加快了腳步，想逃避它，但是它也快步的追了上來。她試着放慢腳步，那俏皮的黑影也慢了下來。她索性不走了，它也停了。最後，婉琳跳進路邊的小林裏，樹林裏，陽光照射不到，影子也沒有了。但是，另外一個龐大的黑影繼續隨着她，不管有太陽沒有太陽，它總緊隨着她，踏着她的心，摔也摔不掉，那就是罪的陰影。

想起鵬弟癡歎的臉，那雙空茫失神，混沌灰黯的眼睛，婉琳就會聯想起那使自己終日自咎的過失。雖然蘭姨一直安慰她，說那不是她有意的過失，但是，鵬兒的大圓臉，像一面鏡子，總強迫她面對自己的罪行。事情雖然已經過了好多年了，然而時間並不能使她淡忘過去，甚至好多時在夢裏，

她还彷彿见到自己拿了一杯又一杯的毒药灌进鹏弟的嘴里。有时她又梦见鹏儿变成一隻古怪的巨兽，張牙舞爪的撲向她，把她一身冷汗的逼醒过来。在深深自责悔恨之餘，婉琳总不禁恨起她的母亲。

母亲和兰姨之间不知有着甚么解不了的冤仇，以致使母亲腐心切齿的恨兰姨，恨兰姨所生的子女，甚至恨父亲，費尽心思去折磨他们，加害他们。

假若物质享受的程度能衡量一个人的幸福，那么婉琳的母亲应该是非常幸福的。她的娘家在越南经营规模宏大的燕窝出口生意，她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结婚之后，虽然婆家的财富比不上娘家，但一点也不影响她豪华享乐的生活，再加上婉琳的父亲是独生子，婆婆对这唯一的媳妇如掌上明珠。许多人都羡慕她，说她好福气，而她自己也以为自己的确是很幸福的。

可惜，幸福毕竟是不能衡量的，尤其是金钱，物质更不能代表幸福的真谛。以一个结了婚的女子来说，丈夫和孩子就是幸福的本钱，如果缺少了其中一个，幸福就像折了翼的小鳥，永远飞不到身边来。当婉琳的母亲知道自己不能生育时，才猛然惊觉原来完整的幸福，早被挖空了一大块，为了弥补这缺陷，她从一个多产贫穷的家庭里领养了一个女孩，那就是婉琳；从此她做了婉琳的母亲。

婉琳虽然长得天真活泼，逗人喜欢，但在老祖母的心里总存有芥蒂，她认为婉琳不是亲骨肉，到底不能传宗接代。为了能有真正属于自己血统的孙子，她恳求婉琳的母亲让她独生子纳妾。无论一个人有多寬大的胸怀，也绝对不会大方的把丈夫分一半给另一个女人，何况她自己尚年青，像她

这年纪而丈夫有小妾，总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婉琳的母亲不肯答应婆婆对她的要求。可是老人家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似乎到不愿任何人反对的地步，而婉琳的父亲一向孝顺，不敢逆命，况且他也希望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

为了这件事，婉琳的母亲逃回越南和家人商量。两星期后她回来了，她答应了让丈夫纳妾，但一定妾自己来挑选。当时她所以答应，是因为集合了家人的意见，再加上深远的考虑，她恐怕自己坚持下去，一旦把事情弄僵，小妾进门以后，自己反而孤立了，而且她想婆婆只娶孙子，并不一定多娶一个媳妇。假如她亲自给丈夫挑一个穷家女子当小妾，等孩子生下以后，可从给她一笔钱打发她走，她这样做婆婆有了孙子，丈夫有了孩子，而她不过是花一些钱租用一部生产机器，她认为这样是最聪明妥善的方法，当然这打算是她心里的秘密。

就这么样兰姨来到他们家了，两年后鹏弟和婉琦也相继出生了。这时候，婉琳的母亲才发觉妾实行原订的计划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更多的金钱都不能使兰姨离开鹏弟和婉琦，而多年来父亲和兰姨已有了深厚的感情了。

婉琳记得从那时候起，母亲恨死了兰姨，她开始用种种方法折磨兰姨，家里有佣人，但是她却妾兰姨去做一切粗重的工作，稍不如意就狠毒的咒骂她。母亲发脾气时，兰姨总低着头，紧抿着咀，一声不响的站在母亲面前，不管母亲骂得有理无理，她都好像很甘心的忍受。她的温顺常叫母亲不耐烦，她的静默叫母亲上火，有时母亲忍不住暴跳如雷的赶她走开，不妾她站在面前。可是兰姨转身走开时，她又对着兰姨的背影咒骂，尤其是父亲和兰姨一起时，她的咒语更狠

毒，怒狠狠的磨着两排牙齿，直磨得人汗毛淋淋。父亲对兰姨越好，母亲越恨兰姨，老祖母去世之后，她更变本加厉的折磨兰姨，还常藉故打鹏弟和婉琦以洩心中之愤。

然而大人們的冤怨影响不了孩子们純真的感情，婉琳喜欢兰姨，更爱她的小弟妹。她总喜欢瞞着母亲，偷偷的溜到兰姨的房里和鹏弟，婉琦玩。她对母亲总有几分惧怕，不敢亲近，虽然母亲並不曾狠毒的打罵她，不过她觉得母亲像猛烈的火焰，隨時会被它灼伤，而兰姨像清冽的溪水，緩緩的流过她的心，给她清爽的快感。

不但婉琳不敢接近她，她那冰冷的态度，火烈的脾气，使得人不由自主的逃避她，父亲的心被燒得斑斑鱗鱗，原来的情感也被烘得全部消失，夫妻间的距离日渐拉远。母亲却認为父亲有意疏远她，她后悔当初自以为聪明的方法，怒火，妒火在她心里熾熾的焚燒，恨与妒污化了人的心灵，也醜化了人的外兒，她的臉終日阴森森的，使人不敢多望一眼。

最后母亲的烈焰迫得兰姨帶着鹏弟和婉琦搬走了。兰姨他们走了后，婉琳最感到难过，她少了一个疼她如亲女兒的兰姨，又少了一对可爱的弟妹。使婉琳尚觉安慰的是，她在学校里还能看到鹏弟，所以她每天下課时都到鹏弟的課室找他，放学时，她也特地去課室接他，牽着他的小手一直把他送上校车。鹏弟小时長得瘦瘦小小的，但却聪明过人，成績总是全級之冠，师長们常称讚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婉琳对鹏弟更又怜又爱，常以大姐的資格照顧他，而鹏弟也最敬爱这大姐，很听大姐的話。

兰姨搬走后，父亲很少回家来，有时回来了，也默默的坐在客廳一角看报，报翻呀翻的，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

眼里，他只是拿报帚当作盾牌，挡着母亲上脸射来的两道寒光。母亲对他又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咀脸，孤高冷峻的她，总以为由她先开口和父亲讲话，是天下最丢人的事。於是两人在一起时，室内一片寂静，空气紧迫着人。

不久之后，母亲忽然隻身返回越南，这一次，她在越南呆了半年才回来。

有一天，母亲忽然把婉琳叫到身边，压平着声音问：

「琳，告诉妈，你是不是很爱鹏弟？」

婉琳诧异的望着母亲，使她惊异的不仅是这问题，母亲已经好久不曾那么细声的说话了。母亲看婉琳不回答，又说：

「琳，说罢！快告诉妈！」她的声音特别的温柔。

婉琳怯怯的点点头。

「傻孩子，这也怕让妈知道！」母亲努力的挤出一丝笑容。「他又聪明，又听话，妈也顶疼他的。」

婉琳更不能相仗了，她只知道鹏弟和兰姨，都是母亲的眼中钉。母亲吁了一口气说：

「只不过妈对他严了一点，有时他顽皮了，妈免不了打他几下，大家就误会我讨厌他。」顿了一下，又说：「其实妈疼鹏弟比谁都疼得深，你知道吗？妈常去学校偷偷的看他，那天我又去了，唉！真可怜，最近他竟然瘦了那许多，妈心疼得委命，一定是兰姨不会照顾他，没让他吃好了。」

婉琳眼睛睁得大大的，像在听一个曲折离奇的神奇故事。鹏弟最近的确是瘦了，因为前些日子他出水痘，但是兰姨绝对不会忽略他的饮食的。

母亲施施然的站起身来，走到床边的小几，拉开了抽屉

，从里面拿了一包东西出来，对婉琳說：

「兰姨的孩子也就是媽的孩子，媽看着他乾乾瘦瘦，臉色又黃又青，总不能不管的。」說着把帋包打開。「媽从越南帶了些補葯回來，本來留着自己吃的，可是看了鵬弟这样子，我捨不得吃，預備留給鵬弟，你帶去學校給他吃，他吃了身体就会健康，書也讀得更好了。」

婉琳低下头来看看母亲手上的帋包，帋包里是一些深褐色的，像茶叶碎片的東西。婉琳有点怀疑这包東西的効力，它真能使人健康，聰明嗎？抬起眼来，她看到梳粧台上的大鏡子反映出自己的影子，鏡中的人也显得蒼白，老师說过臉色蒼白就表示身体不健康，那么自己不也需要吃些使人健康的補葯嗎？她瞥了母亲一眼，囁嚅的說……

「媽，我也能吃嗎？」

母亲迟疑了一下說：

「能的，但这葯很貴，又很难買得到，你吃了鵬弟就会不夠了，鵬弟比我们重要，我們應該留給他吃。媽都不吃了；你也別吃好嗎？」

假若這葯真能使鵬弟長得白白胖胖的，婉琳是頂愿意全部留給他。不过，她知道鵬弟从小就怕吃葯，生病的时候也不肯吃葯，每委兰姨捏紧了鼻子，强灌进喉嚨。把这包葯帶去学校，鵬弟也一定不肯吃的，於是她担心的說：

「鵬弟最怕吃葯，他会不肯吃的。」

「哦！」母亲把手上的葯包重新包好，很有把握的說：「別担心，媽把葯滲在阿华田里，你哄他喝，他最听你的話，一定喝的！」

母亲十分謹慎的把葯放回抽屜里，把抽屜鎖好，回过头

表說：

「你可千萬別告訴鵬弟阿華田是媽泡的，更不能讓蘭姨知道，聽見了嗎？」

「為什麼？」婉琳不解的問。

「不為什麼。」母親淡淡的說：「只因為蘭姨和媽之間有些誤會，要是他們知道這是媽的東西，一定不肯要的。為了鵬弟，我們只有瞞着他。」

為了鵬弟，婉琳不疑有他的負起這使命。於是，每天早上她的書包里，就多放了一壺為鵬弟而泡的阿華田。每次出門上學時，母親總是親自把阿華田泡好，親手把裝阿華田的水壺放進婉琳的書包里，還鄭重的吩咐她：

「婉琳，一定妥哄鵬弟喝完它，葯很貴千萬別浪費。」

當婉琳第一次給鵬弟喝這特別泡製的阿華田時，鵬弟咽了一口，就皺着眉，把舌頭伸得長長的向婉琳訴說阿華田的味道很特別，不肯喝。婉琳想到良葯苦口，便很有耐性的哄着他，鵬弟一向敬愛這位大姐，雖然心里很不愛喝，但為了不拂大姐的好意，還是很勉強的喝完了一整壺的阿華田。

就這樣的，一壺又壺的，鵬弟不知道究竟喝了多少壺滲了「補葯」的阿華田，可是婉琳覺得他的身體並不見得比以前健康，反而還精神不振的終日彘精打采，反應遲鈍，常常口瞪目呆的瞪着人，彷彿在睡夢中，甚至連學校里老師教的功課，也茫然不能理解。

忽然間，鵬弟不來上課了，婉琳正擔心着他是否生了病，打聽到蘭姨家里看看他，蘭姨卻到學校來找她了。蘭姨一看見婉琳，便一把拉着她的手，焦急憂戚的問：

「婉琳，告訴我，你每天給鵬弟吃些甚麼？」

兰姨滿臉憔悴，眼睛深深的陷进眼眶里，眼睛下烙痕似的印着灰黑色的半圈。憔悴的臉，緊張的神禁，使婉琳不覺心悸，結結巴巴的捲着舌头：

「我——我——沒——沒——有——」

兰姨拍拍婉琳的手背，低着声說：

「婉琳，你知道鵬弟病了嗎？這些日子暈暈忽忽的也不知是甚么回事。医生說他脑部有毛病，可能是吃了某一种東西引起的，我一直想不到有些甚么东西会对他有害。」兰姨迟疑片刻，声音开始不由自主的顫抖。「后来我記起，鵬弟曾經跟我說，大姐很疼他，常請他喝阿华田，不过阿华田的味道很特別，很难喝，所以我才来找你。告訴我那是甚么，也許医生会有办法医好他，你帮我这个忙，也等於救了鵬弟。」

婉琳畏縮的望着兰姨，兰姨的眼里闪着淚光，乞求企盼的等着她回答。婉琳慌了，她开始怀疑「补药」带来的效果，也怀疑母亲的动机，終於她把事情的始末完全全的說了出來。

兰姨听了，沮丧的垂着头苦思，片刻，她陡的站起身来，拉着婉琳的手，坚决的說：

「走！我们去求你母亲！」

兰姨求母亲让她知道：鵬弟吃下甚么东西，好讓医生对症下药。可是，任凭兰姨求得声淚俱下，母亲的心还是像鉄石一般，又硬又冷，她不但不說，反而还冒火了，挥动着手赶兰姨走，爆炸性的喊：

「你给我滾！別来煩我，那些是补药；是人參鹿茸碾成的粉末。你不会照顧孩子，孩子病了，却来怪我。」母亲的

眼噴着火，連衝出口的話也像火。「滾，別在這兒哭喪似的對着我，別說你兒子病，就祿死，都与我無干！」

蘭姨很傷心的走了，可是她尚未心息，第二天她把鵬弟帶來了。婉琳一看鵬弟的樣子，不禁大吃一驚，本來靈慧消失無蹤，而換了獸頭獸腦的一副蠢相。

蘭姨把鵬弟帶到母親跟前，委他跪在母親腳邊，狠命的把鵬弟的頭往下壓，淒慘絕望的哭着說：

「鵬，快給大媽叩個頭，求大媽救救鵬兒，過去鵬兒氣着大媽的地方，現在求大媽原諒鵬兒，求大媽可憐，高抬貴手，醫好鵬兒的病。」說着用力的搖撼着鵬弟的肩膀，催促着：「說呀——快說呀——快求——求——大媽——委不然你這一生就完……」蘭姨泣不成聲，喉間硬着，委說的話滯住了流不出來。

匍匐在地上的鵬弟，對蘭姨悲痛欲絕的嚎哭無動於衷，渾然不知自己的病況使人擔憂，他並沒有隨着蘭姨向母親懇求，蘭姨把他的膀子搖得太猛了，他仰起頭來向着母親，咧開咀吡着牙，嘻嘻的傻笑起來，咀邊泊泊的吊着一條涎，口水沿着咀角流到下巴，再滴到地面上，一條涎剛滴落了，另一條隨既又落下，在地面上滴成一小潭的水。鵬弟儼然是一個白痴，鵬弟怎麼會變成白痴呢？婉琳連做梦也不會想到，聰明活潑的弟弟會變成使人痛心的樣子，心里猛然的一陣絞痛，她捂着臉不敢看，更不忍看。

母親瞠然的看着腳邊的鵬弟，臉上微微變色，手指緊抓着桌子邊緣，用力撐住身體。忽然間，她霍的站起身來，婉琳以為她又委趕蘭姨走了，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母親一言不發，急促的轉身走進房里，她很猛的把房門砰然闔上，把

失望，悲哀扔下給客廳的人。

为了医治鵬弟，父亲不惜花費巨款为他求名医，可惜的是；金錢換不回一个健全的头脑。由於父亲全副精神集中在医治鵬弟上，灰心料理业务，以致生意一落千丈，母亲更在这时报復性的把自己名下的股份全部退掉，結果父亲因債台高筑而宣告破产。

爱子成痴，家財蕩然，这重大的打击使父亲承当不了而心臟病發。从此整个家扛在兰姨瘦小的肩膀上，生活的重担已經压得她喘不过气，而还委忍受父亲暴风雨似的脾气。在又穷又病的情况下，父亲消沉得只有用發脾气来洩內心的苦闷，他变得十分暴躁，火烈的脾气总以推山倒海之势襲人，誰也按捺不住，而每一次發脾气，他都变态的鞭打鵬弟，毒辣的咀咒兰姨。兰姨对这一切，默然的忍受而毫不發怨言。这生活的苦果，又酸又澀，但她竟然勇敢的一口一口的咀嚼着，最难得的是：關於婉琳母女做过的事，她一直守口如瓶不向任何人透露，包括孩子们的父亲和婉琦，她想假若事情已无可挽救，何必諛冤擴大，延續，以致彼此之间充滿怨毒和恐怖。

尽管兰姨努力的瞞着「葯」的事，但在他们遭遇到这接踵而來的不幸时，外间許多人都怀疑婉琳的母亲曾在他们身上作蠱。因为听说有些越南的土族喜欢弄「蠱」这门邪术，而母亲又是越南土生华裔，她会作蠱並不是希奇的事，更令人怀疑她的是她曾經三番四次的跑回越南。

婉琳不知道是否有「蠱」这一回事，也不相仗「蠱」有这么惊人的力量。但很久以后，在母亲偶然不慎的吐露，她知道鵬弟吃的並不是什么「蠱」，而是一些有毒素的草药，

这些草药有点像鴉片一样的有麻醉作用，但不能多吃，不能常吃，小孩更不能吃，小孩吃了这些草药，药的毒素会伤害脑細胞的組織。这究竟是什么药，婉琳不得而知，就连母亲自己也不清楚，她是向一个山区土族巫医買来的，或者这巫医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是否能解除毒素，但在兵荒馬乱的越南委再找到这巫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这件事，亲戚朋友们都不敢接近婉琳的母亲，他们背地里喊她作「巫婆」，大家都怕巫婆会用邪术害他们。

鵬弟变成了白痴，婉琳也从此失却內心的安寧，只委她想起那些有毒素的药，是自己亲手給鵬弟，是自己哄着他喝下去的，她就委恨自己，恨母亲。恨自己愚蠢的不去怀疑母亲的动机，恨母亲竟然委将大人间的仇恨报復在一个无知又无罪的孩子身上，更恨母亲委假手她去害自己最疼爱的幼弟，有时她也恨鵬弟，如果鵬弟不是因敬爱自己，而不敢拂逆她，他就不会听话的咽下不愿意喝的阿华田，他也就不会变成白痴了。

有一段时间，婉琳沒有勇气見兰姨他们，他们会提醒她去記起自己的罪过。为了逃避，中学毕业后，她毅然远赴加拿大升学，她选择了医科，因为这一门功课会使她忙得沒有时间回憶，同时她也希望学成后能把鵬弟医好。但是，当她毕业后才知道多年来苦学得来的医学知識，並不能医好鵬弟，另一方面她又發現自己所委逃避的不是鵬弟，也不是兰姨，而实在是她自己，是良心不时的譴責她，即使她跑得再远，也委法摆脱，即使她更忙，它还一样的闪进她脑海。

婉琳逃不了，她只好从加拿大回来，她有了高薪的职位后，便把钱送給兰姨，希望钱能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使他们

能过舒适的生活，她还不放弃医治鹏弟，她没有办法医，但她愿意花钱为鹏弟求高明的医生。这几年来，她赚的钱几乎都为鹏弟花光了。她所以委这样做，或者就如婉琦所说的，是为了贖罪！

现在连这唯一贖罪的机会都失去了，过去，兰姨虽然拒绝她在经济上的支援，但在十分需委时，兰姨也会接受她的钱。可是以后婉琦一定不会再用她的钱了，甚至不会让她去看鹏弟了，她的罪也永远贖不了！

婉琳頹然的回到家里，屋子里冷清清的，只有饭廳一角传来母亲喃喃的誦经声，橐橐的木鱼声。婉琳放轻脚步走进饭廳里，母亲像一座石膏像似的木然跪在佛案前，佝偻瘦癯的身影在残餘的夕阳里，显得非常孤独。她微闭着双目，咀唇一翕一翕的，很专心虔诚的誦唸着。婉琳听不清楚全部的经文，但隱約的听到每句经文，都以「平安心」三个字开始，她唸得很急，以致把所有的「平安心」连串在一起，变成连续不断的「平安心……平安心……平安心……」

母亲潜心拜佛誦经，已经是好多年的事了。彷彿在鹏弟白痴之后，她就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以敲木鱼，誦佛经渡日。婉琳去加拿大时，她还吃起了長期的素食，一日三餐只是淡淡的稀饭，配稀饭的是又鹹又澀的黑橄欖脯，或者是不敢多放一滴菜油的豆腐。母亲一向过惯享受逸乐的生活，吃的、喝的、用的都十分讲究，为什么突然间放弃了豪华享乐，而偏委过这种清苦寂寞敲木鱼清磬的生活呢？没有人知道她这样做的理由，而她也从来不向人透露。但是在她終日蒙着哀愁的脸上，婉琳相仪她是在懺悔。

母亲一向骄傲，倔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曾经做过什么

錯事，然而鵬弟的事，絕不會使她妄動於衷。因為自己一時的妒恨而鑄成大錯，造成了許多人的痛苦，到頭來這些痛苦又全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重重的壓得她不能負荷。當初她又想報復，沒想到報復後得不到預期的快活，卻從此失去了內心的平靜。良知與平安是並存的，她加害鵬弟的行為是逆背了良知，所以平安也逆反了她。心境不平安，生命也變成了一種負擔。所以她妥藉佛經求平安，仗佛求赦罪，克苦當補贖。為了一時不智而造成的錯，需要用一生的時間去懺悔，往往懺悔又彌補不了已造成的過失。每一個人做每一件與他人有閼連的事，必妥三思而後行，免得誤己誤人，追悔莫及。

婉琳站得腳有點麻了，母親仍不覺察她在身後，繼續的敲着，唸着。驟然間，婉琳感到難耐的煩躁，母親敲得好像不是木魚，而是她沉重的腦袋，一陣陣遙遠，乏力的「平安心」化作一羣羣的蜜蜂，圍繞着她的頭，她再也忍不住了，轉身衝進房裡。

婉琳把自己重重的扔進牀裡，把臉深埋在枕頭里，「背著唇，悶聲喊道：

「我妥平安！我妥平安！」她一邊喊，一邊握緊拳頭用勁的掄着褥子，彈性的墊褥給鎚得猛力亂震。平安不在褥子裡，她掄得手酸了，還得不到一絲平安，母親從木魚裡敲出暫且的平安，而她的平安躲藏在哪裡？

三姨家裡發生的事，使她困乏到極點，她想喝一杯冷開水，於是爬起身來走到茶几前，眼睛又觸到那壓在玻璃杯下的，那一張淺藍色的輕便郵筒，那是一個星期前，她的教授史密斯寄給她的。

婉琳在加拿大时，曾寄居在史教授的家，帮忙料理家务，以换取免費的食宿和零用錢。史教授夫妇的孩子都远离身边，所以他们对婉琳特別关心，婉琳对他们也很敬爱，常把困扰着自己的事向他们訴說，包括鵬弟的事。

史教授退休后，夫妇俩便参加了教会的福利工作，經常到一些荒僻的地区，給落后貧穷的人治病。他们常来仗告訴婉琳工作的情形，还常提到他们极需委志愿的工作人員，牺牲大城市的繁华，加入他们的行列負起这艰巨的使命，言下总有鼓励婉琳的意思。婉琳並非不知道史教授的心意，只是她觉得自己本身也有着該負的責任，她欠鵬弟他們的，必須补偿，而对自己的母亲也有該报的恩，虽然她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自己也曾怀恨过她，但当她从加拿大回来后，看到母亲那副孤单落寂的神情，心里不禁泛起怜悯之情，她毕竟揜养自己成長，諒自己有机会受高深的教育，二十多年來，虽然没有搖撼人心的母爱，但也不會缺少过生活所需，她总不能扔下这可怜的老妇人而远走他乡。可是经过今天，婉琦掀開了兰姨緊密隱瞞的秘密，她知道欠鵬弟的，再也不能补偿，而母亲又在「平安心」声中获取虛幻，短暫的平靜，过着隔离人间的生活。那么她将何去何从？她委为什么目标而生存？

重新再談史教授的来仗，仗中那不知重複了多少次的話

「有时委忘掉本身的痛苦，最好的办法是去医治別人的痛苦。你解除了別人的痛苦；必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你終日把自己困在追悔以往的藪里，啃着过失的后果，这样又那能改变事实呢？你应该把委为的痛悔化成力量，做有意义的事

，上天必然会賜你幸福，給你平安！」

倏然间，婉琳从史教授的話得到了新的啓示，她知道應該怎样做了！

房外传来女佣人請她去吃飯的声音，婉琳走到飯廳，飯廳里瀰漫着清幽幽的檀香气息，淡淡的玉兰花香，含笑花香，一縷縷的从神案飘过來，把有点莊严的飯廳薰得格外沉靜肅穆。婉琳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來，睨了坐在对面的母亲一眼，母亲正低着头，一匙匙的舀着碗里的稀飯，动作十分緩慢，小碟子里又是兩顆黑得像魔鬼的眼睛似的橄欖脯，母亲很少用筷子去碰它們，不知道是不喜欢吃，抑或是不敢多吃？

「媽！」婉琳吸了一口气，轻声喚道。

母亲抬起头來，用詢問的眼光看着婉琳，因長期极度苦修，齋戒而营养不足，缺碘而引起甲状腺肿大，连眼睛也凸凸的跳了出来，枯瘦，腊黃的臉上一片落寞，濃濃的秋意襲上婉琳的心头，她迟疑了一会，鼓起勇气說：

「媽，我想出远門。」

她說完了，馬上垂着眼不敢看母亲的臉，她听到轻得几乎听不見的一声叹息，婉琳再抬头时，母亲的目光停在她臉上，茫然不解的像等待她說下去。

「媽，我想参加教会的福利工作，我委出远門。」婉琳不得不清楚的說一遍。

「到什么地方去？委去多久？」母亲的声音有些改变了。

「我也不清楚，也許到东南亞一帶，也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至於去多久——我还不能决定。」婉琳緩緩的說。母

亲姪知道的，她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你目前的工作呢？」母亲舀着碗里的稀飯，鳥爪似的手抖得把不住一把湯匙。

「我的工作仍然是医病，不过会比较忙。」婉琳頓了頓，又保持冷靜的說：「也一定比较苦。」

母亲默然玄語，室內頓時靜寂得使人窒息，半晌，母亲幽幽的說：

「家里不好嗎？好端端的，为什么姪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苦？」

婉琳迅速的別过头去，避開母亲阴鬱的臉，淒然的眼神，她站起身来，徐徐踱到窗戶，窗外夕阳早落尽，一片昏黯，懂懂的花影在冷风中摇曳摆动，像玄数黑色的小手在招摆，好像招呼她，姪她毅然远去为病黎服务，又像摆手，叫她不要走。婉琳知道：自己一旦走后，母亲就更寂寞了，但是她不走，和母亲守着玄边的寂寞和良心自責的痛苦，又有什么用呢？她奔了上前，紧拉着母亲的膊膊，淒哀帶哭的說：

「媽，別阻止我，也別劝我！我这样做是为了姪贖罪。我曾經做了一件錯事，以使我良心不安，我想法补救；可惜已不能，我嘗試用其他的办法补偿自己的过失；又被拒絕。」眼眶再也容不住强忍的眼淚，她抽泣着說下去。「現在我姪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所有不幸的人，假若我这样做能获得上天的賜福，就求把幸福賜給被我伤害过的人，讓他幸福也讓我心安！我实在沒有更好的方法补贖我的罪了！」說完，她不能控制的把头埋在母亲胸前肆然大哭。母女俩从未沒有这般亲近过。

母亲轻轻的扶起婉琳的头，扭曲着咀唇，抽搐着双頰，

良久，她低低的，夢囈般的說：

「別哭了！快去洗個臉休息一會罷。我當然不會阻止你！」

婉琳愴然的靠在牀上，拭乾了汹涌的眼淚，她嘗試卸下心靈上的枷鎖

室外，那單調，蒼涼，虛渺的「平常心……平常心……」又在空中蕩漾着……蕩漾着。



羣众会

劍君

每逢阴曆七月初一起至卅日，在旧风俗头脑中还存有鬼门关闲放的腐朽旧观念。神棍们更卖力宣传，自在捞到风生水起，眉飞颜闹。戏班及歌台更不在话里了。这以下是个现实的例，现实的諷刺故事：

丁宜的车坊边，搭起两座棚；一座大棚供宴会，設神壇，拜鬼王及祭品。另一座小棚給歌台班用的。

本屆的中元节的幹事，有歪咀六，仙骨卢，大喊十，踢头玆，神棍呵……等。担任炉主的是色魔張。

这羣神棍们在咖啡店的圓桌上开了一个羣鬼会议，议程包括分头訂祭品，租棚，請歌台，請酒楼到会等等事項。

炉主輪流担任，会员一年卅六元会費，祭品在祭拜完毕后抽号碼，按号提取，另一部份亩在宴会上喊标拍卖。

×

×

×

「老細，机会来了！」歪咀六还未踏入冬冬杂貨店门口，就听到那張破鑼声向着店东肥佬陈喊着：

「歪咀六，有乜空头介紹。」

「有，有，大把空头，嚟嚟。」

「本区今年庆中元，我負責訂膠桶，米，罐頭，花生等類。」

「老兄是得呀！承蒙閱照，感謝，感謝。」

「且慢，我先問抽佣多少？」

「只委交易成嗎？七成歸我，三成歸於老兄，如何？」

「好，一言為定，初八交貨。」

只見得歪咀六笑得咀歪歪了。他踏出菜貨店向着金豬店的圓肚沈，雞檔的虫叔接洽，在他們交頭接耳，一回大聲，一回小聲在討論抽佣。後末他們也滿意在呵呵笑。

「傻的，我可以在斤兩上扣回，不是一樣嗎？」狡猾的雞檔虫叔在私底下窃窃說着。

仙骨卢同神棍呵在角落一處商量這次神壇、鬼壇的帀公仔，喃嘸，燈籠，香燭，布幕，大可敲一筆肥水入袋，平安，平安。

踢頭玆，喃嘸九兩人，借酬神，演歌台為藉口，沿戶勸捐神錢，保祐平安，其實說穿也不過是袋袋平安也。

色魔張去找迷迷歌舞台班主長筒星接洽。

「喂！長筒星，三晚歌台的歌女委年輕，漂亮的妞子。同時也請時下的玆哥王和玉女型歌星來助陣。」

「得！得！有老張介紹，佢甩底。」

「喂！正野介紹我老張就得了。」

「嘻嘻，我旗下的歌女，有肥的，瘦的，高的，矮的都有，只委你落足咀頭，掃得她們心痒痒就行了。」長筒星在挑動色魔張，佢非能夠担得這樁交易吧了！

「暫借一晚，會吃醋嗎？長筒星。」

「佢所謂，只委她們順意就可了。」長筒星的烟糞牙黑

漆漆也露出来。

「一夜风流，换来三晚上的收入，牺牲一个，祇得了什么？这单生意值得。」他望着色魔張的背影，私下那么想着。

(二)

香烛絲裊、昇丹天上去了。銀錠、冥帛錢堆成小山，喃嘸九在唸唸詞經后，叫人点燃起来；灰燼飛舞着，順風括向絲袜攤，洋菜攤，童装店的客家嫂吹去。

「唉喲，不好了！一件件的童衣新裝給燒着，着火呀！救火呀！」客家嫂在呼叫。

洋菜攤上的物品沾滿灰黑的錠帛灰。只見得攤主丑財伯不斷用鸡毛帚在趕扫灰燼。

「衰神，曠地不去燒，偏偏在路口燒，實在玄功德。」丑財伯憤憤地罵。

絲袜攤的林嫂也慌忙用板蓋住絲袜，去帮客家嫂撲火。

那時看熱鬧的人多，帮忙人家的人少之又少，正当小攤位的小販正忙扫着，更有不良之徒趁勢扒走，偷走小販们的东西。

「捉住他！偷錢箱，就是他！」洋菜攤主喊着，隨着一陣騷動，有两个我型流氓被蔗水佬和一个暗探反扣捉住，提到警署去。

午时辰，三牲祭品供在壇前，各份的會員祭品如堆山般。喃嘸九和仙骨卢等人忙着插令旗、插香枝，踢头我將各兩对的大烛，大香，置放在棚前点燃着。

神棍呵，喃嘸九和仙骨卢換上道袍，各人提拿道具，揍起梵音，口中大唸慈悲經，超渡經。

大喊十在播音筒旁大声喊：

「各位委做明年炉主，請來投籤。各位委轉好运，請來拿香。」

一时间，棚里棚外，挤满了看热闹的妇孺、仗会徒和等着分祭品的人。

婆婆也拖着孙兒跪拜，母亲教兒焚香敬拜，私彩迷的人，也趁着大求馬經，千字票，万字票，十二支及多多號碼了。

好奇者不敢亲手去求，私底下伸長頸項，在探尋別人的真字。頑童三五結羣，在壇前玩弄着滴下來的紅燭。

神棍呵赶忙把万善桶放在香燭壇前，任人拿香提捐，正謂錢圓滾入嘴響，涼入蛇神心呵呵。

(三)

入夜的丁宜本是寧靜，安祥的氣氛，如今的庆中元，靜穆的神被驅走了，而代替的是喧噪的鬼魔。

在会坊四周，更被許多聞風趕來觀看的紅男綠女，把台下周圍擠得水洩不通，老的、幼的，老早將木箱，櫈子放置着在台邊前。小孩子更樂不可支，在台下捉迷藏。

載着歌女的汽車一到，周圍來聽歌的少男少女，一窩蜂爭瞻望歌星的风采，一些色徒子更趁着大好機會，在少女們身上上下其手。

「衰嘢！下流，沒人格。」一個新潮派裝束的少女在罵着那個頭髮長長的少年。

「好嘢！上流，清高，罵得好，嘻嘻。」那個少年持着身旁有十多名同伴，持勢凌人，一时间，好不威風。

歌女們，鼓樂器的奇裝青年們，在人羣聲中登台了。

鼓手鼓起乐器来，結打手也弹起来，另一边用手敲着鈴鼓也隨声搖起来，配上电子的节奏，弹了一曲音乐后，司仪从后台奔出台前，用麥克风介紹今晚的歌星、諧星、××紅牌电视歌星……等。

司仪过后，扭出一个半裸胸、窄袂、長長的头髮的新潮派歌女，在音乐声中，搖着，摆着，她那热辣辣的迷湯，唱出「今晚沒有你」，再唱出一首，「欢乐今宵」，稍停，再环視左右的观众，拉高嗓子唱出「負心的人」。

台下的观众在注視台上的歌女在唱歌，在搖摆，再加上瘋狂的音乐奏着。歌棚也隨着盪浪，發出「叻……叻……叻……」的木板声。

「喂！好嘢，夠风騷。」色魔張在大棚里不断迷起眼睛称讚。

歌台对棚里，众人如狼吞嚙，来一盤，空一盤去。歪咀六更怕食输別人，一块鸡肉还未嚙下，另一块鸡肉紧赶送入口里。踢头毳更不顧礼节，一大块，一大块抓来大嚼，公仔德把脚蹲在椅上，用筷子挟不到，索性用五爪扒功的貫技，施展桌盤。三星耀忙着飲啤酒，倒漏斗似般倒下五臟六腑去。白板洪、鼠眼添……等地痞流氓，大叫大嚷，更不在話下了。

桌上的菜籓，一下风捲残云，掃得一乾二淨，烈酒白的，黑的，喝得滿咀酒气。

色狼似的色魔張，趁着女招待捧上菜盤來的时候，故意用手摸大腿，或用手臂擦着屁股，令到捧菜盤女招待敢怒不敢言，只好換转离远色魔張，但是，色魔張还是不顧廉辱挑笑。

「表！令伯不怕你，喝！喝完它。」白板洪举起杯酒，脚浮浮向着公仔德口灌下去。

公仔德也帶有七分酒意，他们互相鬥飲，杯里的酒在强烈互推之下，淋到满身酒气，各人同座的三流九教人物，更煽动得他们俩人非鬥出高低不可不罢消。

旁席胆小的，紛紛离席躲避，有人見得如此，趋前好言相劝。

「公××，胆小就認输。」白板洪气愤愤把酒杯掷向公仔德，整个人脚一浮，面朝天仰，率倒跌在地想爬起也爬不起来，在地上还叫嚷着「拿……拿……酒来……去。」

使到在场的人，有的發出怨言，也有的說夠刺激，夠熱鬧。

另一桌炉主色魔張，正在向一羣少女嘻皮笑臉，轻浮語气在調彈着。大家在酒过三巡，帶有几分醉态。

此时，大喊十和喃嚙九，神棍呵在麥克风前将灯籠提着。大喊十在嚷着：

「老友記，發財灯，想發財就來，添丁灯，添丁又發財。」

「勿拾輸，落錢青草草會青呀！老友記。」

神棍呵把灯籠左提右擺地說。

「四十元，」十二支的好姐喊出。

「五十元，」鷄粥佬伸出五隻手指在閃动着。

「七十元，」电器店店东在叫。

「一百元，」冬冬雜貨店老板站起來，握着拳头，伸出一隻食指，向着大喊十叫。

「二百元，」另一个兴兴雜貨店東高佬祥也不甘寂寞喊

出豆沙的声音。

「二百，」一声。

「二百，」二声。

「二百，」三声。

在沒有再喊价对手之下，結果兴兴杂货东高佬祥标得。

「呵金（黑炭），注意兴隆，一本万利。」

大喊十指着仙骨卢捧来的那座黑炭，高高举起讓众人欣赏。

「一百，」洗衣店林伯出价。

「二百，」咖啡店海南叔。

「二百五十，」洗衣店林伯再出。

「三百，」冬冬杂货店东刚才标不到，如今也加入阵。

「六百，」虾麵的大头六举起六个手指。

一声。

二声。

当第三声未喊——

「千二，」收私彩的歪胜在喊。

在场的众人也伸出舌头来，更有的羡慕歪胜能夠出那么高价。

另两个在旁妇人在窃窃私語着：

「歪胜買大麻賺大錢。」

「哦！怪不得他那么豪爽。」另一个老妇插咀。

「千三，」海南叔似乎非标不可，此物莫失，生意兴旺靠它的迷仗观念作崇故此，他大大声喊出来。

「一声」。

「二声」。

「三声」。

在彘对手之下，海南叔满面露出胜利的微笑，捧着黑炭，回去店里，高高地放在店中央神台。

色魔张已喝得面红耳赤，彘心听标价。离闲棚席，行向台后棚去找歌女打情骂俏。

此时，大棚里叫喊拍买声和小棚歌台的歌女在斗声嚷，观众人潮来了一阵，又散了一堆，把马路的车辆挤得像蜗牛慢慢爬行，忙坏了交通警察在坊维持秩序，维持交通。

台上的歌女，唱完一个又换一个，在台上走马灯似轮转，奇装艳服，各出其能，施展出谷黄莺的圆喉，大唱时下流行歌曲。结打手，鼓手，拍子手更不在话了，连手和脚也一齐动。台下的少女们私底下评议某某歌星服装，歌喉，舞技。一会儿指着这，一会儿说着那。

今晚的月亮很亮，很晴朗，可是台上的歌女不了解天气的缘故，还是大唱「今夜雨濛濛」。

夜市的小贩，笑逐颜开，拜了中元的福。带表旺市，东一摊，西一摊，散落在坊四周，灯火也照耀四周如同白昼。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台上的歌唱完一首又一首，此时的歌喉也沙沙走音了，夜已深了。

低级的谐剧也登台了，歌女和敲手也趁此养精蓄锐，等着下一节目出台。

「弟呀！你带什么节目来表演给大众。」一个长长瘦瘦的艺人说着。

「彘，破锣一个」。另一个艺人说。

「好吧！就演卖膏药吧！」

就是那么相反的翻译，故意地大声说着，结果，博得台

下嘻哈的笑声。

最后再表演李三脚的鉄公鸡，在台上拳来拳往。

「嚓」流鼻血了，

「弟呀！我叫你阿加，阿加就好了。」

「誰叫你不会挡，不会演就不委出来走江湖。」

此时台上两艺人，假戏真做，演出实拳相对。结果班主任筒星出来劝止，才由愤怒化为笑容收场。

（五）

对棚飲嘍，祭壇前的标物，也标得七七八八，此时的大喊十也喊到声嘶沙哑，踢头毳接过麦克风，重振声威，高高举起甬盤盛着的三张大彩票，展示众人。

「各位兄弟姐妹，今晚剩下三张大彩，后天闲彩，头奖，二奖，三奖在此，横财呀！」

「老友，最后了，机会难逢，苏州过后沒艇搭。」神棍呵接口說。

「中馬票，委發財来呀！」踢头毳揚着那三張馬票。

在旁觀標物的其中一个小女孩插咀說：

「中风，騙人，呸！」

身旁站着的母亲慌忙掩着自己的女兒咀吧，离闲会场。

三张大彩票在众人出价。「头奖」「横财独得」的口号之下，实在挑得在坊的人有非份僥倖的想法，结果被生果佬以三百大元標得。

月昇中央，来宴的人，来觀歌台的人，也紛紛散去，车坊曠，散落了几数甬張，木箱，这可苦了明日早晨扫地清道夫。

(六)

半夜，蛇神鬼魔聚首，商量今夜一共標物售出，淨賺多少？

仙骨卢把蒜盤珠子撥的「督……督……」响。然后露出笑容，扣除開支一切，淨賺四万五千。每人平分，大家都满怀高兴回家。

仙骨卢和神棍呵，喃嚙九将万善桶也撬開傾倒出来，只見藍老虎，青老虎，銀角子一大堆。

「噓！財不可露眼」。仙骨卢忙把門掩着。

「表！三人平分，何如？」喃嚙九私底說出，

「拜神錢，有份参加有份妥。」神棍呵說。

「对！大家合作。明日照旧将万善桶放回壇前，神不知，鬼不覺，我們三人已佔头咯」仙骨卢笑着說。

「你不怕鬼，神懲罰嗎？」喃嚙九問道：

「嘩！世上哪里有鬼？有神？」神棍呵答着「世上有的是愚民，不然喃嚙兄怎么用之地了」。

「对！鬼，神是人故意假設，以它作为招牌，蒙騙仗徒，你說是嗎？」

「当然，行行出状元，会用脑的出招是不会潦貧。」

「像老兄替人唸經，打齋，洋楼汽车还比人强呢？」

仙骨盧指着喃嚙九說。

大家也「撲嗤」一声笑起来。正所謂三人同心，其利断金。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日，星期日完稿

忧鬱的日子

泽 欽

(一)

我愕然地凝望着，这一座座多层的组屋，彷彿是刚刚从土壤中萌长出来的……至少在我的意识中是如此。

无数窗口映出灿烂的灯光，在我的眺望中展开一幅迷漫的世界。啊！我再也看不到那一大片黑黝黝的树影；听那树梢欢迎着晚风的呼啸，还有树根底下百虫的大合唱。

在这兒我曾經有过一段叹息的日子；笛管，吹一阕高昂的旋律吧，抒發我那份失落的情緒；把往昔蘊蓄着的惆悵化为控訴……

三年了，不祇短的日子，但再長也怎能把記憶中的深刻印象从脑中揩抹。那少女傲笑时像新月的唇弧；徬徨时像寒星的眸子，依然那么清晰，宛若昨日一般。

啊！新月、寒星。三年前的那夜也是新月和寒星交辉的晚上……

(二)

车子跑在沉靜的海滨道上，迎着撲面的凉风。

像这样的夜晚；像这样的凉风，駕着车的我也想起步行

的愉快。

「步行是最好的运动，能促进身体健康。」这句话是周医生常对人谈起的，而身为他的僱员的我也深仗他这句话。虽然有时候我会怀疑地想：「为什么周医生夫妇出门，无论路程的长短，总是乘坐车子？」但我终究还是相仗着步行的益处；如果不是周医生吩咐把车子驾回家，我真是愿意在这样的凉风中步行回家呢。也许，这就是周医生夫妇常笑我「傻得可爱」的原故。

说来，周医生和我还有点亲戚关系呢。当日在家里患着「失业病」，发愁得几乎把文凭拿去当卫生纸的时候，周医生这大救星来了，告诉我：委聘我作他私人医务所的职员。这对我无异是一针兴奋剂，当然是满口的应诺。

母亲为了我委出门远去倒有些牵挂；周医生慷慨地说：「是自己人嘛，华仔在我那边就像在家一样。」

来到星洲以后，我果然受到周医生「自己人」的看待：医生和太太陪着客人打麻将时，他对儿子说：「叫阿华哥陪你到外面玩吧。」而门铃响时，他也叫我：「华仔，看谁来了。」早上驾车送周医生的儿子去幼稚园和太太上吧杀是我的义务；然后再转载周医生返院。在医务所里，我的责任是：登记、传话、派药……工作虽然忙碌一点，但我倒不感到怎样；因为对那大大小小的玻璃瓶里的药丸和药水，以及脸上流露出不同痛楚的病人，我开始产生一种：好奇、亲切、同情的浓厚兴趣——这也是周医生觉得我「可爱」的原因之一。

每逢他们参加什么宴会，就像这晚——他们全家人在海滨一棟别墅里渡週末。他们就叫我回家看门。这对我也不在

乎，因为他们的娱乐並不大适合我的兴趣……

我把车子的速度放得慢慢地，恣意的承受海风在脸上抚摸。

夜晚的海滨很静，偶尔有一两辆车子朝向那充满罗曼蒂克气氛的海滩驶去，那是沐浴爱河的情侣的圣地；间中亦夹杂着些求刺激的放蕩者，他们駕着车子互相追逐着，挑战似的响着喇叭以及向前头的车子闪黄色吊灯。

「在悲剧上走鋼索的寻欢者。」我憎忿地想。

跑完一段像高堤似的跑道，再拐入一条在参差的枝叶底下的小路。不大明亮的街灯照耀下，我看到一辆闲蓬的跑车泊在路旁，车上似乎正发生一场纠纷：一个打扮得很新潮的少女挥着两隻手臂像詛骂着什么；坐在两旁的两个留着長髮的猥男却嘻笑着，嘲諷地笑着，而且拍着手。

为了好奇心的驅使，我把车子停下。爭吵中的他们並沒有發現多了我这个旁观者；而吵闹更剧烈了，我看到那少女捏着拳头捶打那駕駛者。那人一面用手阻挡击来的拳头，一面还嘻諷地笑着；另一个猥男「打气」似的敲着汽车的侧旁，发出「蓬蓬」的响声，嚷道：「把她抛下车子，撇下她……」果然那少女被他们推下了车。那一个还很作諷地：「好吧，艾丽絲，夜色很好，就讓妳走一夜路吧；好在新加坡早就沒有了老虎……」

那叫艾丽絲的少女咆哮地敲打着车门，可是汽车在「拜拜」声中闲走了……只留下那徬徨着的少女。

当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那惊惶的少女已像掉进海里的遇险者看到救生艇那样地向我跑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茫然地问。

「先生，載我回去吧，這麼晚了……我一個人，我怕……我住在……」

在蒼白色的街燈下，我看到一副惶惶的表情，畏畏縮縮的，我憐憫地打開車門。

(三)

眼睛是人體的天窗；但有時這忠實的伙伴也會開玩笑，傳遞錯誤的視覺——柏油路像墨灰色的河水湧着末；樹木和電燈柱打着退步，燈光也一閃閃地照進來，把那叫「艾麗絲」的臉映得一阵亮一阵晦的……

最初，她似乎有些拘束的，但一會兒，她又恢復那種放任不羈的神態；摸摸這個，拍拍那個；扭開車廂里的收音機，又在匣中摸出一包周醫生留下的香煙，抽出一根燃吸着，鼻腔里輕哼着流行歌曲。

我瞪了她一眼。我不是個很小器的人，但過份唐突的舉動也會激起我的反感。

也許她發覺我的注視，回過頭來神秘的一笑：「這車子倒是很舒服呢。」

「嗯。」我漫不經心地應着。對她的「認識」，摒除了我對她的好奇心，我只是盼望早點把她「送走」。

「有这么舒服的车子坐，我才不愿意去搭巴士呢。有时候靠着——張咀巴也可以得到許多便利。你說是嗎？」

她嘻開兩片薄唇，微微地看到兩排牙齒。從她的咀角我意味到一種自負的、勝利的、膚淺的得意。

「原來一切扮作，只為了坐享舒服！」

我的心里咆哮着，對着她瞪白眼。一種同情心被玩弄的忿怒澎湃着。在良知上也不像剛才那樣斥責逐她下車的人

，近於武断地認為这是她这种放任的人的自取其辱。我哼的一声，也用嘲笑的口气說：

「所以，給人看穿了，妳也就被人赶下车来。」

「那两个乞丐的汽车我才不希罕呢！」一提起刚才的事，她恨恨地說：「我讲讲給你听好吗？」

我摇摇头，装出全心在駕駛的样子。心里想着：「不希罕，幹嗎妳又坐呢？」对着这不可理喻的少女，我煩厌地覺得一切交談都是索然的。

那少女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好像感到很乏味的。抽了一口烟，把烟卖弄地从鼻孔孃孃呼出。半晌又很有趣地问：「你是私家偵探？」

「为什么？」我莫名其妙地应了一句。

「委不然，深夜里一个人駕车来这里幹什么。」

她自以为很有理由地解释着。看她那自仗的样子，我感到好笑地摇头。她蹙蹙眉头，但很快又展揚起来，指着我說：

「对了，你一定是个失恋的人……从前你和你的爱人常常来这里拍拖；而現在你失恋了，但对以往还有无限的怀念，所以你就来了……」

我忍不住地笑起来。这个大概受到現今那种「爱呀，恨呀」的电影故事所感染的少女，看她那近於玄知的想法和天真的憨态，寬恕的心情代替了我本来对她的蔑視。我告訴她：我是个司机，载主人来这里渡週末。

她失望地呼了一口气。最后她又摆出一副「老经历」的模样，肯定地說：「你是个傻瓜。」

她的批評並沒使我生气，这鬼灵精似的少女开始引起我

的好奇心，我轻轻地问她：

「我为什么是傻瓜呢？」

「我又不知道你的底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汽车是你的，你是某家的少爷或某洋行的经理……」

「为什么这么这样说呢？」我很蠢地惊奇着问她。

「想想，你这么說人家对你有怎样的印象？真是傻瓜。」她嗤着鼻息，有些不耐烦的样子，好像对个屡教不乖的小孩子。

「喬治他们就是最爱卖弄这些。」

「喬治是誰呢？」

「駕车的那个。满脸的青春豆，我们叫他『花生粒』，生气时，涨得红红亮亮的……」她愉快地說，像在述說一件自己的傑作，眼睛放出异光；睫毛底下有着調皮的神色「……有一晚，他纏着一个初次認識的『班那』，說他家里有十多部车子。当时，我就叫他『漏气』；指出他的车子是租的，而且是向母亲要錢……当时，他的臉漲得像个虾蟆，后来打了我。哈，这爱吹牛皮的傢伙……」

「他打了妳？」

「当然啦，他不生气就不会打，我就是专爱看他生气的模样……」

我愣愣地望着她的眼睛——眼皮塗着一层黛蓝色，眉毛是经过修画的，但描得不好，显得那么俗气。她笑的时候，眼眉微微的向上吊，把整个臉部的表情显露出一种不像十五六岁少女所该有的；倒像是飽经滄桑、憤世嫉俗的；看透一切、蔑視一切的譏笑表情——这种自我虐待狂的口气使我很难受。

「他打了妳，為什麼還妥和他們在一起呢？」

「他們對我說：租了車子；今晚有節目，我就跟他們出來……難道妥我一個人坐在家里發呆嗎，妥多少時間天才亮……」

「可是他們會教壞妳的。」

「呵哈，你講這些話，簡直像極我的祖母……那多話的老太婆，好像壞了的錄音帶，整天不停地伊伊啊啊，怪討厭的，可就是好心腸，她從我六歲就帶養我……」

她向我說起她的家事，她談了許多的事情；我細心地聆聽着，有一忽兒我簡直忘記了她是個初次見面的人。像由一齣動人的悲劇在扣着我薄弱的心弦；她說起早年去世的父親、改嫁的母親和茹苦把她揜養大的祖母……

當她的話告一段落，我悵悵了好一會兒後，感到可惜地問：「那為什麼妳妥和他們這些阿飛打成一團？妳應該……」

「為什麼；為什麼……」她顯然很不高興，很大聲地打斷我的話：「你老是『為什麼』的，誰耐煩去考慮那是『為什麼』……像父親的死去，誰能告訴我為什麼；母親的出走，誰又能告訴我是為什麼呢……有些事情的發生是一下子的，整棵心就像掉下泥沼里似地煩燥起來，誰還有心情去想它為什麼……有時就自己的怨嗟起命運來。禱了，妥來的就讓它來；來了就讓它悄悄的去。唉唉，閉上了眼睛不去想，一切就像根本不存在……」

她說了這些話，臉上的表情變得那麼僵硬：眼睛呆滯發直；咀巴像熟睡的人那樣叭閉着。她的聲音緩慢而帶着悲感的音韻；從這調皮的姑娘失常的神態中，我意識到她正在忍

受着怎比悲感痛苦的心情。我本想再问她一些事；但不知道为什么连自己也說不出話来。於是窒息的沉默像在我们之间筑了道玄形的牆。

(四)

这是条小泥路，横陈在大馬路旁，像大河的一溝小支流，及腰的草梗中刚好容下两人並肩而行；有些凉意的晚风里，芭蕉、番石榴、椰树和一些不知名的灌木，扇动着絲絹似的「沙沙」声。初升的月亮在天空中發出蒼白的光，而这些曳动的枝叶就像千万隻魔爪——在这角落撒下了黑幕，不諛那少得可怜的光明进入……

打开车门的她並沒有立即下车，而帶着恳求的口气对我說：

「把车鎖上吧，陪我走一段暗路；送我回家吧。」

这时已十一点多了，草叢中虫兒的「织织」声和附近猪寮里肥猪梦嚙似的深重鼻息混成一片。在这瑣屑的声响里，听到一种被困厄的忧愁，还有偶爾一两声狗拉直喉嚨的嗥叫声——这简直是向你哭訴着黑暗里的恐惧。

我忽然想起一些新闻故事：一个神秘女郎引誘一名西装毕挺的男仕到她家里，結果那名男仕受到几个大汉的械劫。「天仙局」、「捉黃脚鸡」的名詞在我腦里縈繞着。但摸摸那仅有几块钱的袂袋，我不禁惭愧起来。人家总不会对司机發生兴趣吧。望着少女那誠摯的臉色，我感到自己在意識上犯瀆了她。於是默默地鎖了车子，伴着她慢慢地走。

路是崎岖不平的，当我的脚踢到一块突出地面的石头后，我小心得像掉了眼鏡的大近視似地隨在那少女的后面。这时我不像是陪着她，倒像是她給我帶路。

她轻轻哼着流行歌曲的調子。走过一段沿着栽植飼猪的巨型水萍的窪池的阡陌，再踏上条架过長溝的木桥。我始看到灯光——那是盞掛在一根木柱上的乡村或路灯。又弯了一个弯，終於看到一道紧闭着的门栏。她引着我繞到另一个角落，从崩倒的鉄絲网上跨过去。

着眼的是荒芸的院子。落叶和草梗在我的脚蹠下「沙沙」作响。「呷悉」的一声，一隻小动物从脚下竄了起来。当我詳看那是什么东西时；艾丽絲已在门旁「喂喂」把敲起来。扣门声一停下，木屐声就从门内传来。木屐声在深夜里是那么清晰地传入耳内；同时耀眼的光也从剝蝕的门隙中透了出来。

门闭了，火水灯的光照出执灯老太婆的臉。

「天还没亮呢，妳就記得回来！」

她生气地罵着，頰上的皺皮像蜘蛛网似地縱横着。她瞪了我一眼，悻悻地掉过头走闭。

「进来呀。」那少女把我拉进屋里，指着一隻掉了把手的椅子让我坐下，她自个兒却溜到后面去。

我的坐旁有張圓木桌，脫了一个边缘的桌子刚好陷貼着牆壁，而上面就是掛着照亮这廳子的唯一水火灯。

我本想告辞，但主人走闭了，我不好意思悄悄地溜走。不安的情緒使我站起来，环視这破剝的廳子。

这是间歪荅屋，也許是漏雨的原故，頂上兜着几張塑帑，板牆也給白蚁蝕掉了許多个洞；一处还用誌着「××炼奶」的木板釘着。廳的正面用帑板隔着，右侧闭个小门。这小门传来后面廚房煮闭水的沸騰声和两个女人低沉的咕嚕。接着那老太婆提高嗓子的一句清晰地落入我的耳里：

「……妳这……越来越不像話了。还把野男人帶到家里来；难道还委把家变成娼寮？」

「他是好人……」

「哼，如果妳交的会有好人，妳就不会贱到这般模样了！」

「妳懂什么……」

「我不懂？我什么也不懂……积恶呀！前世作了什么孽，老天爷这样沒眼；兒子死了，那『臭查某』也走了。就这么一个女孙，辛辛苦苦把妳攜帶了这么多年，现在魔鬼就来引誘……叫我这老太婆还活着作什么呢……」

詛咒声后，是那老太婆哽咽的抽泣。

我像被什么撞击了一下，胸膛难受得委叫出声来。我跨出几步，把身倚在那剥蚀的门扇上，为的是委諛冰凉的夜风拂在我臉上；諛荒庭的虫鳴掩盖我脑际的杂沓……

风吹着，一張貼在牆上的帋脫了一截，隨风飄舞着，轻轻地發着「拍拍」的响声。月亮掛在树梢，从那枝叶间撒下斑駁的銀光，还能分辨出堆聚在树下的是堆柴薪……

我茫然地看这荒院，但心中彘头彘緒地想着……一直到發觉有个人走到背后。转过头，我和那少女的黑眸子打个对照。她回个善意的笑靨。

「来，我们喝咖啡吧。」

「我委告辞了，我实在不該再留了。」

「这是給你泡的，喝了再走吧。」她对我看了一眼，幽幽地說；像受了什么委曲。

「咖啡烏」是热燙的，白烟在杯口騰冒着；啜了一口，从喉头到心坎感到一股温暖的润湿。

「太苦了，你知道我是不常煮的。」

她皺皺眉頭，帶着歉意地解釋。

「何必多麻煩，我就妥走了。」

「多坐一會兒不好嗎？」

「為什麼呢？」

「不為什麼，我覺得你很有趣。」

「有趣？」

「像是傻瓜；又不是。真是個怪人。」

「真是個怪人。」這就是這位我認為奇怪的少女對我的評論；這句話啓發我的幽思——我忽然懷疑現今的社會制度是否完滿，這個社會似乎在製造更多類型的人和更複雜的情感；他們猜疑着、隔膜着、不能互相了解……。

喝了杯咖啡，額上沁着熱汗。艾麗絲用食指沾着水在桌上刮着些什麼。

這時那老太婆又出現，雙手揣着個水盆。一聲不響地從角落拉出張櫬子，用棉花蘸着盆里的熱水洗滌腳腫。廳子里的光綫很不足，背着光就會看不清臉上的五官。那老太婆俯着頭，細心地擦着腳腫，那兒好像有個爛疤。

「受到割傷？」我望着那老太婆問。

「一塊玻璃碎片。」艾麗絲擺弄着桌上的茶杯，不大熱心地說：「她在垃圾堆中找廢物變賣，這常常會有的……」

「那需妥看醫生的。」

「看了，政府的治療所，看過兩次。」她閉上眼睛，伸了伸腰說：「臭鐵一片是一分錢，玻璃瓶一個兩分半；而醫藥費每次一元。等於她拾一百斤的臭鐵或四十個玻璃瓶。她捨不得，所以不去……」

我走了过去，老太婆不自然地把手搁在伤口上，带点不大欢迎的目光望着我。

我记起医生常对病人说的一些话，安详地问：

「伤口怎样啦，发炎吗？……如果红肿就是发炎；要是伤口乾萎发痒，就快痊了……」

这是谁都会知道的一般外伤常识，但病人就是喜欢听，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些话所附带的关怀。

她把搁在伤口上的手移开，惊奇地问：

「你是医生？」

「不，我在医务所作事的。」

我蹲下末详看脚上的瘡口：那是一道一吋左右的裂口，瘡口还沾了些污穢，发炎已把枯皴的皮膚变成紅肿的一片，还含着濃。

我用手指在瘡口周围按着，她恐悸又不好意思地对我說：

「你不怕脏？護士们都罵我不清潔。」

我笑了笑，用剪刀剪去些皮屑，挤出濃末，以溫水洗滌瘡口，然后问：「药呢？」

那老太婆遞来一盒药膏。

「有别的嗎？」

「沒有。」

这是盒普通的皮膚药膏，对发炎的瘡伤是沒多大作用的，但我还是小心地给她敷上，因为这样病人的心理会好受些。然后，我說：

「明天我把药帶來。」

「先生，那是委許多經費的。」她閃爍地說。

「用不着什麼經費的，我和她是朋友。」

我說着往那少女望去。

她感激地微笑，發亮的眼睛流露出讚許的光采。沉默中，我意識到她在表示最誠懇的謝意。

可是當我走出這破陋的歪蒼屋時，送客的她忽然出奇地問我：

「明天，你真的來嗎？」

聲音帶着不佞的韻味，在朦朧的月光下，我還能很清楚地看到她狡猾地歪着咀笑。不，簡直是訕笑；甚至對我眨着眼。

「為什麼不來呢，這是我的諾言。」

「諾言？人們都有一張咀可說出許多的諾言。我是不大相信這些的，也許是聽得太多吧，人們常說明天……明天我是不喜歡去想它，我只知道今天。」

「她慢慢地移動脚步，用腳尖撥着院上的落葉。」

「可是，我們應該想像着明天，訂造明天的模型。這樣，我們才知道今天的方向，生活才會充實……」

「明天太遠了……」

在木欄旁她站定了，倚着木欄，眼睛像疲倦極了地合着，望也不望門外樹叢下那一片黑暗。

我默默地走了，一路上低着头注意小泥路上的崎嶇，但腦子裡一直縈迴地想着那姑娘訕蔑一切的笑；陋破的歪蒼屋及那老太婆帶着敵意的臉孔。

(五)

第二天，我由藥房帶了些藥品和紗布來這破陋的小屋，在艾麗絲惊奇而實在高興的目光下和她的祖母包敷那發炎的

瘡口。事后，她慇懃地招呼我飲咖啡，並親切地和我交談。

由这次的開始，连接的數日，我几乎每天都到她那兒去。我熟悉了那條小泥路，黑夜里也能自若地行走。但我的動向引起醫生夫婦的注意。有天，周太太打趣地問我說：

「哎呀，華仔，你真的有了女朋友？天天都出街。」

「他快委作醫生呢，瞧，在學習出診呢。」

醫生帶着諷笑的口氣說。

我知道他們對我的外出都有着不滿；至少我不在時他們少了個可以隨意驅使的傭人。可是我不大在乎他們的反應；四個多月的共處，摧毀了我本來對他們的那份尊崇；充份地認識了他那隱藏在白色制服底下的「特殊技術」的優越感，及醫學「商業」觀。在私生活方面，我也受夠了他們那所謂「上流人物應酬忙」的干擾。

周太太是典型的「闊太太」，她最忙碌和最感興趣的是召集幾位「同級」的太太們打麻將；以及在她們那小集團中搜集一切的「消息」、「謠言」。因此她知道許多人的隱私，但從不講什麼人的好話，而總是幸災樂禍地講東家長西家短……

混集在這小圈子里，生活失去了意義。離開家門時對社會的一番憧憬，使我常常感到環境的拂逆。我蔑視這一班人，但對失業的恐懼使我產生一種苟安的心理，使我成為這小集團的小配角；我不願意接受這事實，但也無法否認這個事實……於是，失望與空寂的情感就像愁霧似的封鎖着我的心坎。除了每星期寫仗向大哥訴苦以外，我就像躲避似的到艾麗絲那兒去。

那所破屋子像剩着一口氣而張大嘴巴的垂死老人；幾根

朽蝕的木板撐着那像隨時委崩下來的屋頂，一扇半明不暗的窗子，而烏黑的房子到處染上一層灰塵。

給我開門的常常是那老婆婆。但她不再用眼睛瞪着我了，說話時是小心而帶着客氣。

艾麗絲談起話來很是活潑。我尤其喜歡聽她關於生活的敘說，雖然她的敘說常參入幼稚、錯誤的見解。

由交談中我得知她原名叫秀梅。可是，她還是堅持我叫她艾麗絲。她在一間電子廠里工作，日薪只是三塊半。這差不多就是她家裡的唯一正式的收入。關於這方面，她奶奶常對我發牢騷：

「这么大的女孩子啦，一点也不長進；只知道整天在外面逛。如果晚上能在家作點塑花或神帚，也好補貼點家用。」

但艾麗絲也有她一套理論地辯論着：

「妳以為這就是長進？哼，妳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許多人手不沾點什麼就有那麼多的收入。誰耐煩作這撈……」

「可是，妳又沒有那種能耐。」

「誰能講定我沒有那份能耐！」

她倔強地辯着。可是背地裡却黯然而對我說：

「我也知道應多幹些活；可是在外頭常常看到一些一出手就那麼揮霍的人，對這些捱指頭的活也就心焦焦起來。」

有時，我也和她談起我對生活的理想。艾麗絲仍然是那麼倔強。她對我的理論，總是有她一套巧妙的不妥協：有時強詞地反駁；有時說些笑話岔開；有時卻聳着肩膀、眨着眼睛作出不相攸的模樣。但我却相攸她確實受到我多少的影

响。

「生活是件简单的东西吗？你以为我们能把自己的舵？」

有一天，她听了我一番话，揶揄的对我说。

「至少我们妥認清楚自己的方向。」

「方向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生活是个大海洋，我们只不过是隻小舟，敌不过那大浪涛；只有被潮流捲着走……标示，我们能作什么？」

她悄悄地說，指尖摸着削瘦的面頰，眼睛呆滯地垂着。

她那頹唐的表情並沒叫我感到意外，生活本末就是件难透的功課，誰也未能完全地作好它，但只妥不为它的困难所吓住；不懦弱地找躲避，它的确会慢慢地好过来。我很明白她的困惑，也很同情她的頹唐，因此緩声地对她说：

「当然，航海渡洋需妥輪船；就像改造社会需妥許多有才能的人的集体领导；但小舟也有它川行的江河，我们也有个人能作好的事情……就像一座破旧的屋子，我们没法把它澈底地把它更換栋梁，但也妥清除一番，别到处染着塵埃……」

她明白我的意思，环顧了滿屋里的撩乱和灰塵，漲紅着臉，出奇小声地說：

「我不喜欢这家，在家里我就感到煩厌。」

「妳不喜欢这家？」

「当然啦，肮脏破烂的，沒有半点生气……」

「可是，家不是妳喜欢或不喜欢，它是妳生活中的一环。妳应该主动地去爱它；並努力地改造它成为妳理想中的样子。」

她闭了咀，紧紧地咬着唇，許多複杂的表情在臉上像天空中的云朵般地幻变着，尤其是那一对眼睛，里面蕩漾着波涛。最后她的眼睛向上一翻，微微地撅起唇，赌气地说：

「理論，都是理論；我最討厭滿口理論的人！」

她像摆脱什么地走开了。

(六)

轻轻地把写得密密麻麻的仗帚摺上，又第三回的将它放到桌上；这是大哥由家乡寄来的仗。

那盏台灯，在桌上刮一弧明亮的光圈。我吁了一口闷气，烦躁地把身子仰靠在座位的撑背上，眼睛避开了灯光；窗外小院子里的虫「叽叽」地悲鸣，半个月亮的寒光落在窗的玻璃上，映出一些森森的树影。我忽然埋怨起悬垫的大哥来了，他在那老远的地方，費了那么多的笔墨——为了表示对我的亲情和爱護。可是一点也弥补於我內心的苦闷，反而添加忡忡的徬徨；他說我的仗里缺少了「朝氣」，他安慰我別患上「思乡病」；他也批評我对环境里的諸多不滿是「神经过敏」。他同时指出：拋下「知識份子」的包袱，走出「个人的圈子」；到「羣众」中去……这些話我也常在一些書本或报刊中讀到；但我需妥的是生活中活生生的榜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理論和实践是距离得那么远。啊，我尝到那种懸吊在理論和实践间的煩惱！一种悲伤的滋味灌滿了我的心头。

突然一阵吵闹声从前房传来。

「……着了狐狸精的……看你老娘饒不了你……」

「……………」

是周太太拉尖喉嚨的狂怒声和周医生低低而且含糊不清

的答話。但爭吵並不靜止；一會兒更劇烈了，還聽見重物擲到地下的響聲和玻璃破碎聲。

我下意識地打開房門，馬上有條黑影蹣了進來；一個翻身把門鎖上了……我順手按了門旁的電掣。燈光下，我看見了扶着門的把手在喘氣的周醫生：他的頭髮蓬鬆，眼醉醺醺地瞇着，但臉色是蒼白的，咀里還在吐着酒氣，全身像在簸動般地顫抖……

當我還沒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時，敲門聲就大作了。

「華仔！把房門打開，我委看那老鬼躲到那個洞里去……哎呀，你怎麼還不開門？難道你想庇護他？……哼，有你的好看的。」

是周太太特有的拉長嗓子的咒罵聲，但今晚聽來倍加淒厲，像隻受了創傷的野狗似的嗥叫聲；我不喜歡她那蠻悍而帶着威脅的口气；也不喜歡醫生，但此時此刻却有些同情他那窘態。看他軟綿綿的身體，倚着門背危危欲墜的樣子，我伸出手去扶他。

但周醫生却誤會我想打開房門，慌忙地搖着雙手，把食指抵着咀唇裝出像小丑似的表情：

「噓……病人需妥安寧，切勿去攪亂她……三十分鐘過後，情緒自然會平息……我醫生證明。」

他說着，身子卻慢慢地向前臥倒，我連忙用雙臂環抱着他的肩膀，由於貼近他的面孔，我清楚地看見他鬆弛歪斜着的咀角淌着口水，額上腫起一個像大拇指般的疙瘩……這種態一點也不像平日肅穆、安詳、瀟灑的周醫生。

「醫生，你醉了。」

「我醉？……不不，我一點也沒醉！醉的是她……一點

生理常識也沒有……偶爾的婚外性活動，有助於調協夫妻間的情緒；這是西方心理學家研究出來的理論。她一點也不曉得……『海！海倫，我們再來乾一杯……噢！怎麼沒有酒……』

我把醫生放到床上去，還聽他喃喃地在說些什麼話。後來，又嘔吐着。我為了避免周太太再進來發生麻煩，所以沒去取水來洗滌被弄脏的被褥，另取了一張蓆舖在地板上睡了。

(七)

鬻妾的爭吵聲，把我從酣睡中吵醒。還是朦朧的時候，我已深深地覺得抑鬱煩躁。推開枕頭，望見滿窗的紅日；大概時候已不早了吧。伸一伸腰，感到腰部酸麻麻的。昨夜睡了一夜地板真不好受，心中不滿地咕嚕着。

我閉目思索了一會，煩悶地推開房門走入廳里。

廳里的爭吵聲已消失了；反而顯得出奇地靜寂。遠遠的望見周醫生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抽煙出神，好像在想些什麼。滿廳是翻倒的傢私和打碎的磁片，狼藉十分。

我悄悄走到浴房洗臉，又花了半天的功夫收拾昨晚被醫生弄污的被褥。剛收拾好房間走出來。醫生遞給我一張寫着：「由於私人事務，暫停行醫。」的佈條，要我把它貼在醫務所外。

當我走出廳子時，耳旁還輕輕地響着醫生的自言自語：

「唉，女人總是愛鬧情緒的，一點也不顧慮後果……這麼一鬧，誰得到好處呢？……」

看他滿以為自己清醒妥當的樣子，我在急步中拋下鉛塊似的冷笑聲。

下午，我在一間附有餐送的咖啡室裡用餐。手拿著湯匙把一匙匙的白飯送入口裡，眼睛凝望着馬路上穿梭的車子；腦裡却縈繞著昨晚的一幕，我感到像進入屠坊被薰得滿身穢氣的膩厭。

看來，周醫生夫婦都有他們的苦惱，可是他們可曾去找苦惱的繩結？我曾提醒自己：那是殖民地教育的遺毒；培養出追求物質而忽略精神的人物。可是說什麼也不能減少我對他們的厭惡，而同情他們在這新的社會形成一種歪風氣。許多由於客觀的因素而促成思想上的錯誤；而這種錯誤如果長期地無法自覺的改過，反而任由本人自私的慾望；縱情地延展下去，那這個人可說是犯上思想上的絕症！是任何醫藥所無法醫好的絕症。

想著，我的思緒像瓜藤地牽連想起艾麗絲來；對這在放任不羈的外表下隱藏着悒鬱憤世的姑娘，我有着矛盾的同情心：她那幼稚、錯誤的觀念，我忍不住地要批評她；又恐怕觸及她心上的傷痕……那是交織在理智和情感兩大急流間的思維漩渦，當我迷惘在這思維漩渦中起伏不平時，常常最後取而代之的是那種矛盾複雜的同情心。呀！當大多數的人互相標榜、炫耀擁有私人的物質享受；當大多數的人崇尚或者輕蔑的是某人收入的多寡的當兒，而青年人無法在頭腦裡築起新的、正確的人生觀念，於是他們或多或少地受了這社會的現況所薰陶、誤導；但他們又不甘願過着成年人那種生活方式，所以受到非議和指責。他們不滿這個現況，但又沒有足夠的認識和勇氣去改革這個現況，於是苦惱就像嗅到腥味的蒼蠅般糾纏着他們。

有一次，艾麗絲讓我看一個箱子。

那是一个安放在她的寢房里的紅色木箱子，一側的漆已剝落了一大片，釘上一副明星的日曆牌。箱子沒有門，一塊粉紅色布像帘幕似的遮着，在这晦暗的房子里头，这粉紅色的布是唯一引人矚目的一点。

艾丽絲掀开布幕，可見到里面整齐地排列着許多女人的奢侈品。她由箱子里拿出来，一件件地拿到我面前搖晃着：

「看！这都是我的胜利品；那些『菜头』奉献的。」

她的大眼睛活潑地回眸，在晦暗的光綫中現出个狡猾的微笑。很轻巧地把那些东西伸到我眼前；然后又貼着自己的鬢上，用鼻尖轻轻地磨擦着，看了又看；笑了又笑，而且很得意地說：

「这香水是喬治送的，那吹牛的傢伙哄我是由巴黎帶來的，值百多块。我到店里一问，才知道那只值十多块钱的假貨。这唇膏嘜头还不错，是孩子气的多尼送的。喬治說：那準是偷了媽媽的。可是，誰去理那是怎样来的呢。送这双尼龙絲袜的是个市儈气的傢伙，送了东西就委人陪他去闲房间。哼，好傢伙，他会打精蒜盤，我也会耍太极……喂，你再看看这会眨眼睛的洋娃娃，頑皮得很，像对你扮鬼臉，又像狡猾地对你笑……有一次在小酒吧里遇見一个狡猾的中年人。他对我老气横秋地說：小女孩子，妳来作什么？我說：来喝酒。他就說：小孩子那会喝酒？可是他却給我倒滿一杯；我当然不認输，就乾了。他又說：看妳的臉都紅了。又添了一杯。我喝了；他又再說：可还有两下子，再来一杯，我知道妳一定喝不了……后来我就醉了。醒来时，他就送我这个洋娃娃。說：妳真是个小女孩。哼，真的当我是小女孩？假惺惺的，以为我真的醉了，不知道我醉倒后他作了什么。呸

！」

她不屑地吐了口痰。

「既然妳知道這班人是這樣的，為什麼又妥和他們混在一起呢？」

「和他們在一起時感到討厭；不跟他們在一起又感到寂寞。」

她默默地呆想了一会。說：

「有時想想：大家都怪可憐的；女的競着模仿電影明星，莫非想學怎麼裝出個動人的媚笑，或在衣着上賣弄一下新花樣；男的就整天動腦筋討女性的歡心，進一步就唸台詞發誓……大家都想像磁鐵似的吸住大把的異性；而大家都懷疑別人，都警惕自己：別付出真摯的感情。一方面怕自己成為傻瓜；一方面又裝出自己是得意者、狡猾者、玩弄者……有時，和他們混在一起，我自己的心靈好像脫離了軀體，好像擺脫一個虛殼，高高地飄在天上。悄悄地告訴自己：看吧，看這些鬼怪在瘋狂吧。」

「而妳，就這樣麻醉自己！妳以為和他們同流合污的不是妳，被他們玩弄的不是自己？」我大聲地喝着：「妳是個窮家的孩子，妳需妥的根本不是這些禮物！」

「可是，難道妥我對他們說：我是窮家的孩子，你們給我錢好了……你以為我是娼妓？」

她顯然也動了氣，站起來在房裡踱步。

「妳一點也不應該跟他們在一伙。妳以為哄到他們的禮物是妳的勝利？妳以為他們送妳東西時不存着肮髒的念頭，不當妳是具可供玩弄的對象？」

我激動地說着；我知道自己是在責備她，也知道自己的

确生气了，可是更了解自己那不自然的声調里含着深深的怜悯，像一个幼年的孩子吮吸着受到割伤的指头……話就像是火山爆发出来的岩浆。起初她惊讶地望着我，后来难为情地低下头来。当我说完我的话，这房间里突然死寂下来。我感到自己颊部烫热着，肌肉微微地拘攥。

我和她都默默地在沉思中，空气是那么沉重，我几乎后悔刚才的激动，我偷偷地向她望去，想向她說几句较温和的话。

她咬住咀唇，一鬆，呵出一口气：

「你以为我收了他们的东西，心里头就会对他们有好感？」

「那妳以为收了他们的东西是应该的？」

我紧接上来反问。她轻盈地倚在窗前，沉吟似的目光遥望着窗外婆娑起舞的枝叶，忽然掉过話头，緩緩地說：

「如果有一对男女，他们真诚地相爱，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洒脱而无视世俗的眼光，他们发生了关系，也不理会别人的嘲笑，也不计较一切的后果。后来，他们分别了，可是仍然互相怀念着……你说这样的爱情是不是超凡的。」

「可是，他们是为了什么而相爱？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相爱产生了什么；是啓发；是进取？否则，那只是滥爱！」

「傻瓜，当然是为了爱而相爱呀。你的思想真古板，你以为每一对恋人都必需结婚、生孩子；然后为了家庭費用而整天吵吵闹闹？」

「家庭的和睦或不和睦那是另一问题；但结婚应是恋爱神圣的动机。虽然恋爱有时候会受到阻碍而无法结合，或是为了更重妥的理想而放弃恋爱，但结婚必定是恋爱基本的愿

望。」

「俗套！你难道没看过电影里的男女主角诗意似的爱情？他们……」

「那是编导者的渲染……」

激烈的辩论又开始了。

我实在不想辩论，更不想在思想上和艾丽丝这样的朋友各据一端；但辩论总是自然而无法克己地发生。

最后艾丽丝轻啜一声，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满口理论的。你委知道这样会使人讨厌的，如果你少说点也许人家会感到你可爱呢。」

她直率地说。我喜欢那份真挚，虽然我不能苟同她的意见，但我会意她的关怀。因为这社会上的人事本来就是这样矛盾着。

接着，她又像在回忆地说：

「我说的那对恋人，其实一个就是我；那时我只有十四岁，他也只有十八岁。别人都背地里叫我们小流氓、小骚女。但有什么要紧呢，只要我们相爱，就是祖母不高兴也管不着……他是个孤儿，早几年在修理汽车厂里当学徒。那时祖母带着八九岁的我到他的厂附近拾破烂，他常偷偷地揀些破旧的汽车零件给我们。他是个乐天的家伙，晒得黑黑的，常弄得满身油渍。他最喜欢把三粒铁丸像耍杂技似地抛着玩；常逗使我发笑。可是厂里的人却常常欺侮他。有一次，他偷偷地告诉我：将来一定委报仇……最后，他果然和厂里的人打架了。那年，我在一住宅里当婴儿的看顾，他来找我，告诉我：他跟着一叫阿牺的大哥。那时的他好像整个人都变了；傻里傻气的他变得精幹了，穿着也入时。过后他常常带我

出去玩，給我添了些時裝，也給我許多歡樂……我知道他常常和人打架。有一次他被打得遍身傷痕躲進我家里來。我哭泣着委他以後不再打架，他也答應了……可是，不久他又在另一次鬧片中被捉進改造所去了。」

她的敘說，使我感到受宏形的惆悵的網所籠罩。半晌才開口說：

「忘掉這以往的事好了，艾麗絲。」

「只有他對我是真情感的，我怎能忘了呢？」

「可是，回憶對妳只有害處。」

「有害？」

「是的，從你們相愛的開始，已經是個錯誤。」

「你知道，他是真心愛我的。難道兩個常受人們奚落的人相愛着也是壞事嗎？」她有些生氣地說。

「當然，貧苦受難的人們是應該守望相助的，但那不只是狹義的愛；而你們相愛根本就是畸形的社會風氣所促成的；同時相愛的內容又是陶醉於卿卿我我的小天地，暫時深忘現實的冷酷；因為你們缺乏正確的人生觀點，所以你們的相愛是危險的。他那以意氣的暴力行為作為不滿現況的表現，對妳也是有不好的影響。」

「他對付的都是那些混帳的人呀！每次都是忍不住……」

「但暴力只有惹起更多的暴力……應該有另一種更好的，通過和睦、諒解的方式來改造這社會。」

我充滿着理想和期望地說。但回答我的是那姑娘惊心动魄的笑聲——那種歇斯底里、窒息悲涼的笑；那種絕望的人對幼稚、宏知的提議者的笑。

「哈！哈哈……你太天真了，你以为自己是神？是耶穌？你以为几句『福音』就能改变这冷酷的現况；消除时代里蘊結的苦惱？試試看走到人们的面前申訴你的理論吧。他们会感到很有趣的，有趣地当你是舞台上講笑話的小丑。傻瓜……」

我无言地离开了那所破陋的歪苔屋，在归途的小路上，我似乎是深忘了自己地走着……艾丽絲那歇斯底里的笑声縈繞着我的耳；感容和語言像一片愁霧封鎖了我的脑海……

多日来的一种豪气——提高艾丽絲的意識，讓她清楚地看到自己是处於一个怎么的墮落边缘——可是現在艾丽絲反而一語刺破我那道理想的表皮，讓我看到自己那知識份子的理論是那麼懦弱无能，在时代的暴风雨下是隻經不起一捻的小虫。於是，从充满着仗仰中的我，忽然墜落到不知方向的黑暗里，在那无依无靠的境界中痛苦着。当一个人，只有思想上的爱与憎；而无法由行动执行內心的爱与憎，在生活中不能完全抛去知識份子的包袱而昂然实践自己的仗仰；他又怎能指导別人走上她的光明大道？……

思想彷彿被繳了武装，我像一个受了重伤的兵士，在黑暗中摆着蹣跚的步履。一下子不知絆着什么，踉蹌地几乎摔了一交。但没有痛苦的感觉，大概神經是麻木了，我只感觉到自己对着自己在冷笑……

(八)

「亲爱的哥哥：

这几天，天空堆聚着靄鬱，呼呼地括着劲风，大概家乡的橡膠园里，現在又传遍橡膠种子落地那种『噠噠』声吧？……每每在这打风的季节，我总是总想起我们共同在膠园里

的欢乐；可是现在我的心里却弥漫着烦闷的阴霾……

附近机场飞机起落的隆隆声不时清晰地传入我的耳底，从窗口望见那北飞的银翼，我总盼望能飞快地回到您的身旁，紧紧地挽着您的臂或亲切地拥抱着您的腰板……也许，您会笑我。其实，思乡的情绪对我并不是那么紧逼的，主要的是我想跳出这令人窒息的环境。

在这里，我差不多怀疑文明对人类的真正贡献。当一名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年投向社会时，他热情盼望有个绚烂的前途，等待的是每一个人慈祥而恳切的目光的照临。

但现实却有如一桶冷水！人们对他这种合理的要求认为是青年人的幼稚病；间接教育他那简单的脑筋的是一贯的物质价值论。

於是，他苦恼了，他开始对社会感到战兢。而各种客观的局势又迫使他踏着上一辈人的履迹（一样的方向，最多换一下花样）最后，他不再有那种年青人的苦恼，像习惯了添多一副鞍的马儿一样地『成熟』了。

也许现在我的情绪是趋向消极而躲避现实，我极需更换一下新的环境；因为这里的气氛已构成我精神上的一种压迫

……

周太太已经回来了。周氏夫妇大概已达成某种妥协；看情形做太太的作了某程度的让步；而做丈夫的则在另一方面满足她的物质欲望。他俩又『亲爱的』、『甜心』、『宝贝』地亲昵相称了。呀，这又是一种新的夫妻感情的维系方法。

在周氏夫妇的亲热气氛中，我常意识那敌意的一瞥——是对窥探者的不愉快的一瞥。我知道在周氏夫妇心目中自己

是个不甚欢迎的人物；一則我知道他们的一些『隐私』，二則我已不似初来时那样热忱地为他们服务。因为进一步的認識已消滅我原本对他们的崇拜感。一种寄人籬下的荒凉情素已油然而生，但也激起我另覓新环境的决心。大哥，也許我们很快又能見面了。

您徬徨着的华弟

×年×月×日

我飞快地把仗重看一遍；惭愧的心思不禁由心底泛起：每次在艾丽絲跟前我总是扮着坚强自勉的榜样，但我真能克復自己那份知识份子的弱点嗎？而这几年来，那种弱点又在內心中擴展着；自己也彷彿像艾丽絲那样罔然受制於环境的旋力下……

索然地封了仗口，写上地址及貼上邮票。挺身吁了一口气。觸目的是庭外刺目的烈日。

「呀，又是个闷热的星期天。」

一种孤寂的怨闷紧迫着，我把仗放衣袋里，步出这叫人窒息的房间。

这时，大廳门打开了，周医生两手环抱着几个大大小小的包裹走进来；后面跟着周太太和两个孩子，她臉上沁着汗珠，但掩飾不了内心那份得意：

「哎哟！花了两三百块，还委受活罪。这鬼天气真气人！」

「阿华哥，你看！爸爸給我買这把手槍。碰！碰！」那个较小的孩子握着一把会弹出闪光的玩具手槍向我跑来。在我面前表演个模仿西部影片里牛仔的姿式，又是「碰碰」两声。兴高采烈地說：「真好玩，哥哥还有电动小火车呢。」

这屋里的气氛馬上变得那么和諧；两个小孩迷惑着手里新奇的玩具，而周氏夫妇則围在桌子旁，对着一些粧飾品亲暱地不知咕嚕些什么。

「有能力追求物质，又能滿足於物质享受的人，在这社会似乎比其他的人来得快活。」我默默地想着。

我摸摸那小孩的头，闷闷地走出这廳子，迎着火伞似的骄阳。

在街旁的邮筒，我把仗投进去，然后就漫无目的地踹蹠着。可是最后我又發現自己竟来到艾丽絲的门口。

推进那籬笆门，就看見到处是穿过榕树梢洒落下来的斑駁而像微波般蕩漾的阳光。艾丽絲的奶奶正在那树荫下劈柴。「卡、卡……」的响声传遍这荒院的每一个角落。只是看不見艾丽絲。

当艾丽絲的祖母發現了我，放下斧头对我說：

「秀梅出去了，你就隨便坐一会吧。那衰女出门从来就不交代一声。」

我走了过去。在那老婆婆跟前是一小堆劈好了的木板碎片，另一边还有几块沾着水泥的長板，一眼就知道那是建筑坊所抛弃的腐板。看那老婆婆疲憊的样子。我說：「讓我来吧。」

我从她手里接过那把斧头，先用鋸子把長板鋸成几截，再一块块地劈成碎片。

「到底是年青的好做事。」她撮撮痠癢的指头說：「七八年前我还作过建筑业的工呢。上高楼、挖阴溝，那一样粗重的沒作过？可是現在不行了，戳穿点脚皮就坐了十多天沒去拾臭鉄。刚才到建筑坊拖几块木板回来，可就喘起气来……」

……」

「您老人家也該多休息。」

「老啦，早就該死了。」她臉上的皺皮堆聚在一起，低垂的眼臉也微微地抽動：「可是想起秀梅那苦命的孩子，我怎么也放心不下。秀梅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那时，她那个没良心的母亲走了，只有八九岁的她不吵不哭，一点也不叫人难堪。每天我去上工，留下一块麵包和闲水，她就抱张小橛子坐在屋帘下等我回来。有时，就伏在橛子上睡着了。回家时，我抱起她，看见她穿着单薄肮脏的衣服；及沒有修洗的臉蛋，又委想起早前抱着她爸爸的光景，禁不住地哭了……那时间：我除了哭就是咒罵。有时她看见我在罵，她就說：奶奶，妳罵有什么用呢？我们不是生活得很好嗎？現在妳养我；将来我养妳。啊哈，完全是大人的口气呢。唉，可是現在变得不像話啦……」

她說着把头低低的一側。声音是哽咽着的。她那半辈子茹苦的叹息声就像鉛块地加到我心上。我连忙把眼光躲闪，假装去摆好一块木板，但两三次都从手中溜掉。

「她是交了些不好的朋友……将来一定会变好的。」

我只好敷衍地回答着。当說到将来时，我听得出自己的声調是那么空洞，那么微弱。

「一定会变好？」她忽然仰起头来，我看到她那润湿的眼眶里有一线期望的光采；恳求地对我說：「她是那么刁蛮的，我說話她就反辯……先生，請你多多教导她吧。」

「我是不行的，姑娘对我的話只是笑。」我惭愧地低声回答，那老人对我的恳求使我感到难受。

「那死丫头一向就是那貪咀的性子；不过我知道，她近

来变得好些……她本来就是个好孩子。」

「她近来变得好些……」这句话倒使我一怔，也引起我一些想像……

「哈，你们准是在说我的坏话。」小门「碰」一声地打开了，艾丽丝跳躍着地跑进来。大概外面的太阳很凶吧，姑娘脸上是一晕的緋紅色。她走到我们跟前：「你呆了很久吧……噢，奶奶你眼睛怎么啦。」

「没什么……你们谈谈吧。我给你们倒杯茶。」她堆着一臉笑容，但不成功，僵硬的笑容中还渗杂着尷尬。說着她走了。

「喂，你们到底谈些什么？」

「当然是谈你。你奶奶說你从前是个好孩子……」

「而现在变坏了？」艾丽丝截断我的话头說：「奶奶最喜欢咕嚕着这些……不过今天我倒作了件痛快的事……」

「噢？」

「你看！」她拿出一个空的香水瓶给我看：「那些礼物我都給送回去了。在他们一羣人的面前我把香水倒掉，把唇膏抛在地上踩坏，把尼龙絲袜撕了，洋娃娃弄掉眼睛……我把一切都毁了。」

「哈！你就这样地把东西『送还』？」

「当然啦，难道要把东西保全着，让他们再送给第二个女子？」

說着，她傲然地笑了起来。笑得那么豪爽、硬朗的，我第一次發現她的笑是那么动人的。也由她的笑中發現自己那知識份子的懦弱中就是缺乏这种敢怒敢笑的气质。否則，一定可減少一大半的苦惱……我怔了一怔，接着我也笑了起来

.....

大榕树的綠阴底下，堆滿着艾丽絲和我的笑声。一直到艾丽絲的奶奶的脚步声在我们身旁响着。

「呀，我家的小姐，茶倒来了。咦，你们怎么这样高兴的。」

「謝謝您，奶奶。」

「妳这鬼丫头只会謝謝，从来就不会作一件事叫奶奶开心的。」

「好啦，等我发了薪，再买个老花眼鏡給妳吧。奶奶。」

「作什么用呢，我年紀虽然大了，但眼力还不差。夜里还能补衣呢。」

「哈哈，姪不是奶奶眼花，这里那来的小姐？」

「唉！调皮的小丫头。」老婆婆滿是皺紋的手掌温情地揷摸着她孙女的头髮，慈爱的眼睛笑瞇瞇地对我說：「这丫头就是这么鬼灵精的，不是她，我早就去跳楼了……我就是这样地溺爱她；不过她就是常叫人受冤气的；老是不听话、老是不识好歹，整天到处乱溜，叫人流着眼淚乾着急……我真想给她找个婆家，早点把她撵掉，免得早晚担心。」

「哼，现在又不是妳那个时代，你以为請个媒婆，用一座花轿就能把人抬走？」

「我用麻布袋把妳裹罩起来。」

「呀哈，妳当我是大肥猪了。我会跑呢，看妳怎么捉到我。」

「等妳睡熟的时候……」

婆孙俩就这样亲暱地打諢着，沒有理性的，就像哄逗着

幼年的小姑娘。但她们的嘻笑中洋溢着一种纯真的亲情。……

院子里吹着温暖的微风，绯红色彩霞把整个蓝天粉粧起来。附近的教堂传来一阵低沉的，但很清晰的钟声，那有节拍而荡颤着的声响轻轻地送到每个人的耳内，像在播送一种黄昏里的幸福。这声音在人的心里滋生一种恬适的安慰——一种超脱苦闷的生活圈子的安慰。

「我们到教堂那儿逛一逛好吗？」艾丽丝啜掉杯子里所剩的茶汁，放下杯子，轻轻地问我。

「你知道，我不是教徒。」

「我也不是，但我们都可以到那儿散步。」

於是，我点点头。

当我们收拾茶具的时候，她的祖母忽然想到某件事似的问着：

「秀梅，这礼拜妳有到『那儿』去过吗？」

「我去过妈那儿。」

「怎样？」

「他们一家人都安适；妈妈好，她丈夫也好，孩子们也很快活。」

「唉！」老人家轻轻地啜了一口气，眼睛像委睡似的合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唉，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的心思。又咒骂她，又常常委想起她……廿几三十岁的人，就死了丈夫，说也难怪。唉……」

「走吧。」艾丽丝拉着我的臂膀催促着。

当我们出了那窄门，艾丽丝就疾步地向前走去。她走得很快，我疑惑地在后面跟着。在一处拐弯的路口她才像疲倦似的停止脚步，而且使我感到惊诧地用一块手帕在抹着眼睛

！

「妳怎么啦？」我看着她那紅湿的眼眶，吃惊地问。

这时，太阳被一朵彤云遮住了，橙紅色的天幕升起几縷嫋嫋的炊烟；路边有一隻乞丐的野狗正用舌头舔着脚跟上的瘡疤……

「我对奶奶說訛。我媽媽的現况並不好过。」她頓了一頓，平衡內心的痛苦。摘了路旁一根茅草，折成几段。冷靜地對我說：「女人第二次結婚，就好像失去选择的机会似的；她的丈夫不好，又喝又賭；上次到那兒去，刚好一个小的生了病，家里闹成一团的，看了也心酸……但我能把真象給奶奶知道嗎？这又有什么用呢？只添了多餘的悲伤和眼淚……」

「於是，妳隱藏了悲苦。」

「愁眉苦臉又解不了煩惱，煩惱还是煩惱……有时我就索性地玩乐；縱情的欢笑倒能暂时地忘掉煩惱……」

她抬起头仰望天空。我下意識地凝視她那凜凜然的神色，那有些削瘦的臉廓在我的眼眸里彷彿不停地膨脹——那是被乞丐的苦痛所扯大的。

（九）

教堂莊严地聳立在碧綠色的大草坊上，青翠的草像一泓澄清的秋水拥抱着教堂；从鉄栏杆通往教堂大门的是条灰黑的小栢油路；彷彿是座横貫这一片綠波的長桥。

安着十字架的尖形屋頂突破由十几棵大树枝叶所綴成的葱蘢綠袍，高高地聳立在浮盪着瑰丽晚霞的天空中，柑黄色的阳光照在教堂那刷得粉白的牆壁上，闪闪地耀眼；这景色使人沐息在寧适的气氛里。草坊上有几个幼年的兒童繞着树

幹追逐着玩耍，一时撲簌簌地飛起三四隻受惊的白鴿，在树梢上盤了一旋，然后斜掠过教堂的屋脊，冲入散佈着紅光的夕阳底下。

教堂里的教徒正在祈祷；我们悄悄地站在窗口向里边探視。我好奇的眼光搜索着堂內的一切：壁画、彫像、白腊烛，站在佈道壇旁的牧师以及隨着唱詩班而唸唸有詞的仗徒。在人羣中我發現几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垂着眼皮呆坐着，从他们那毫無表情的臉上看不出他们是在回憶以往或是憧憬着未表天国的世界……

「走吧。」艾丽絲低声的向我示意。

「……有时心里就像一团乱七八糟的絨絨；我虽然好玩、喜欢热闹，但有时又感到煩闷。一个时期我常常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朋友都笑我妥当修女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来到这里，看礼拜者那虔誠的表情，听牧师讲：『上帝把愛賜給你们……』也学着他们作規律性的祈祷。当然，我也不知道祈祷些什么。但唱聖經那低沉音韻落入耳里，好像是一种安慰，心灵也自然地感到充实，渾忘了世间原有的伪詐。」

这是一棵距离教堂大約一丈左右的大树，我把肘撑着树幹，一面細听着艾丽絲的說話。她坐在树下的一張石凳上，斜躺着身子，把头枕在石凳的靠背上，拉直着眼睛像在数着树上的梗枝。

「在工厂里，管工妥的是效率、效率。简直是恨不得把工人也机械化，而她自己也变成一具控制机械人的机械。有一次，我頑皮地說：大姐，妳不好催得这么紧，妥不然大家

受不了，都隨便拉个男人嫁了去。可是回心一想，嫁人真的能免了心灵上受外界的压力嗎？沒有压力的世界像只有在冥想中。」

「可是妳到底还是委回到现实的世界中。」

「残酷的现实！」她低声地喟了一口气：「如果每个人都真挚地关怀别人，爱别人，这社会也许会好些。」

「是呀，我们青年们已未能满足於宗教的神那种抽象的爱，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来自人羣中具体、现实的爱。」

「但这种美好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呢？明天？后天？一年？两年……但我相仗一定会来的！因为总有一天大家会厌倦了伪詐。」

她說着转过头来，綻展个莞爾的浅笑。好像确仗将来会是美好的。

对艾丽絲那幼稚的仗仰，我怎能表示什么。多日来积蓄的苦惱，彷彿脆弱了我的理智。我同情她的情感，甚至在意識上感到她那坎坷的情感和自己那不满的情緒是出自同一个因素的……

太阳已慢慢地收回它撒出来的金网，艳丽的彩云也黯然失色，树那拉得長長的阴影也逐渐模糊。夜的来临，像給大地蒙上一层黑紗。由教堂里传来一阵阵的响声：

「……仗耶穌，免地獄的永苦；得天堂的永生……」

「呀！苦闷的心灵寄与何处？」

我激抑地吐了这几个字。窒息的悲凉哀怨的情緒佔据了整个失落的胸怀。

在归途上，我与艾丽絲像喝醉了酒般地举步蹒跚地走着

.....

(十)

啊！我再也看不到那一大片黑黝黝的树影；听那树梢欢迎着晚风的嘯呼，还有树根底下百虫的大合唱。伟然耸立在我眼前的是高入云霄的新建多层组屋；和个新兴而更现代化的社会。

处身在这迁变的时代，青年人对社会应有着推进和创新的任务；而社会对青年也有栽培的责任。但当带着美丽憧憬的青年像种子般投身社会时，缺乏生活经验的他发现社会并没给他留个温床。於是，他摸索着、痛苦着；徬徨於玄择玄从的烦恼中……多少人走了冤枉路，受尽折磨，才能窥见一丝曙光；又有多少人在黑暗中沉淪着？多少人只为了生活而生活着？

三年来，我总跳出那个小圈子，驰骋於胶园和工场中；在这些坊所我增宽了视野和摒除那份悒闷的情绪，也添了些流汗者的气息。三年来我总是常常问着自己：艾丽絲在那里？是的，艾丽絲在那里？对一个思想尚未定型的青年来说，社会上种种因素的影响将决定他（她）的前途！

摆渡老人

梦平

十三号，果爾是个黑色和不祥的日子呀！

那一樁駭人听闻的悲剧，一經传闲来，很快就轰动了全馬各地，甚而震撼了邻国的人士。

——九月十三日清早六点許，一艘来往於北馬巴里文与万拉峇魯之间的吉輦河的渡輪突告翻覆了；据說是由於拖曳渡輪的鋼纜折断所致，有的却說是鋼纜的絞墩离位使然。

——渡輪上的小型学生巴士、摩哆西卡、搭客和脚踏车，全部一齐投入河中。除了事發当时搶救生还的十餘人之外，其餘的渡輪搭客，都溺斃河底（确实的丧身者人数是二十八名）。不幸罹难者，絕大部份是在校唸書的学生，尤其使人感到悲痛！

——这是在西馬發生的空前的交通慘案，大家都对死难者的家属掬以同情之淚。……

而我，也跟一般人一样，心头充塞着蒼涼凄楚的感觉。

接连五天，我每日買了三份不同的华、巫报帑，在倘然的心緒中閱讀着各报的报导文字。——諸，記者先生並沒有忘了向那些冒险救人的无名英雄帶上几笔：

——惨案發生之后，立时出現了好多动人的場面，特別是一些善泳諳水的漁民，他们毫不畏縮，不顧寒冷，不辭疲勞，牺牲本身的工作日，奋不顧身的躍下河中去救人，冒险潛水打撈，發揮了高度的見义勇为与友爱團結的精神，委实令人敬佩！还有一位勇敢者，更值得大書特書，他的牺牲更是感人肺腑的；——他是渡輪上的一名管理員，惨案事件發生时，他为了救人，罔顧安危的跳进河里救起了几个人，后来，他一个不小心，讓一位浸在水中的遇難者拉入河中，就这样隨着兇涛駭浪而沒頂了、牺牲了……

子夜了，我仍昏昏睡意，却老是遊騁於冥茫中，心情重甸甸的。河流、摆渡、舢舨、船夫，奋勇救人、牺牲自己……呃，这彷彿也是我熟悉的事兒。陡地，我脑际又浮現了一个摆渡者的面孔，旋即，有一种亲切的怀旧之情湧上我心头。

細憶起来，那該是十四年前的事啦。

当时，甫离校门的我，第一次到社会来做事，地点是远在市区六哩之外；——那是位於荒僻乡村的一间宏型的小学校，我当了一名临时性的教师。

从小城到山芭学校，这一路上，连黃泥或碎石也沒有。倘若是雨天，路面則是一片泥濘，湿滑异常；有时，你从脚踏车上面跳下来，發現車輪紧黏住許多烂泥巴，任你使劲的推动它，也無法寸进，只得設法把污泥去掉始能向前緩行。——不过，最教我提心吊胆的，还是半途中的那一个渡头。

这个渡头，座落於峇株巴轄河的上游，荒凉异常；河面寬約一百碼，端賴一隻小舢舨溝通水上交通。

帶領我上路的，是郑姓的校長。还有两位同事也結伴同行。过了半小时，我们不疾不徐的在一个歪荳棚停下来，擊

眼朝前面望过去，前头兀的横着一条滚滚波动的河流，我目光一直，心头一阵猛跳。而那两位同事却若若无其事，神态安詳。

稍后，我才注意到左岸边有一间小小的水屋，槟榔树的支柱插入河底。我好奇地东张西望，忖道：「我们委怎样渡过河去？」

正在此际，郑校長瞟了我一眼：「舢舨正在对岸，等会儿我们搭舢舨过去。」我方自忧惶间，突然见到一位馬夫同伴正坐在舢舨尾端，打着槳把小舢舨划过来；由於正值退潮之际，所以船夫朝着逆流把舢舨划个頗大的弧形，然后顺着水势朝这一边靠岸。

这条舢舨，長不到二十呎，阔約四呎，深大概是一呎半。馬夫船夫用船槳支撑住泥岸，方便搭客平稳地跨入舢舨里。我心头又怦然乱跳，这么小的船隻，正在退潮的滚滚河水中，若有何差池，便有人船覆沒之虞。

我方自犹豫间，郑校長在招呼我了，我暗暗吸了一口冷气，隨在他后头小心翼翼地移步到舢舨中央，我的脚踏车已諛他帮我牽拉到前头了。此刻，郑校長又催我走前几步；我心神又一掇：呃，另外两位同事也一块兒下船——连船夫一共是五个人，四架脚踏车，还有不少的行李，然而载我们的只是一隻「蚱蜢舟」，教我如何放心得下！而同伴们却一手扶住脚踏车，悠然地环目瞭望。

我漫无对象的问道：「载这么多人，不会太重嗎？」

那位張姓的同事，看了我一眼：「哦，我们经常都是这样搭法的，巴曼梳的划船技术好，你放心！」

委我放心，真談何容易！我仍不敢正視那滾动的河流，

也不能安定地眺望两岸的景物。好一会，我斜睨了船夫一眼，他已坐在舢舨尾端，曲着身子，祇凭一根槳时左时右的划动，舢舨便缓缓地，震盪地向前而去。瞧他那付熟練的划法，我底心稍微平靜下来。

約摸五分鐘之后，舢舨挨近岸边了，我心头为之一鬆，抹了抹額上渗出的几点冷汗，急步跨上去。

郑校長爭着先付搭渡費，老船夫咧開咀笑了一下，他一面接过錢，一面問道：

「噓，你们的学校，又換来了一位新教师？」

我立即笑着向他点点头，郑校長还为我们介紹一下。这位叫做曼梳的馬末船伕，他身材适中，阔肩膀，胳膊有劲，面色黧黑，眉毛疏散，咀阔唇厚。他沉默寡言，但他那老是掛在臉上的笑容和温和的态度，給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我知道这兒的搭渡費，除了单客收两角錢之外，每位乘客都只須付一角錢而已。

从此，乘舢舨过渡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小部份；虽然学校有供我住宿的宿舍，但我每个星期总要回到小城一两次。半个月之后，我的胆气壮了些，我再也不会因过渡而忧惶了，相反的，我敢於一壁在船上立着，一壁扶着脚踏车环顧四週，注視着流动的灰波，向舢舨两旁泛閑，或者凝望那两岸蒼翠的垂苔树，於是，我有一份空灵的玄思，甚而悠然自得呢。

我与老船伕自然更熟識了；曼梳是好相与的，我跟人家一样管他叫「巴曼梳」（「巴」为馬末語 Pa，含有尊敬老者为「伯叔」的意义）。他老是恭敬地称我「仄庫」（先生）。

巴曼梳除了吃飯睡覺外，其餘的時間都與舢舨為伴。夜里，他通常也是住在岸邊的水屋里。到了這時候，我才知道他的耳朵失靈，同他談話需高聲高嗓門。搭客在對岸叫喚，他多數是聽不到的。可是，他是忠於戡守的，因此，他經常坐在窗口邊眺望，一發現對岸有了搭客，縱然只有一位而已，他也絕不故意拖延時間，立即解下纜，把舢舨划過去；他確實以「服務第一」為工作的主要原則。也由於這個緣故，凡是與巴曼梳熟悉的搭客，一來到河邊，都靜靜地在歪苔棚里等候，揚聲召喚只是多此一舉的事。

在這荒野的渡頭，閱其彙入；當你獨個兒在舢舨上的時刻，也許你會聯想到章回小說和武俠電影里頭的情節，你不由地多疑而心慌：萬一船夫起了惡念頭，決定謀財害命，他在你背後，只需舉起長槳猛地往你頭上使勁一擊，再一推動，一條人命便在河流里葬送，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沉屍案哪。

然而，對於這麼一位忠實而樂意助人的老船伕，若有那多餘的擔憂和那善疑的念頭，在你與他結識之後，你準會深深地感到不信任人家那是多麼傷害對方的自尊和人格呀；即對方毫不知道你的心理活動，你也不由地會感覺到愧疚。

張同事已在這間山芭小學任教了三年多，他對巴曼梳知之頗稔，所以也同我講過巴曼梳的一些故事，使對我十分欽敬。

鄭校長也講過另一個有關於巴曼梳的故事，他說，在五年前的某一天，有一位中年婦女也是舢舨上的搭客，她不小心讓手皮包掉落到河面，眼看着它就委沉沒了，她來不及通知船夫，就急着俯身伸手去撈取，她陡地身子失去平衡，投入

河里。

巴曼梳瞥見了，立即把船槳交給鄭校長，自己回身就躍入河中。這時，那婦女正在河面漂浮着，即將浪急流沖捲向河底。巴曼梳連撻几下手很快的就泅到她背後，猛力地用手揪住她的長頭髮然後又游近舢舨，他緊拉着它，艱難地一手揪人一手抓船；鄭校長也設法盡了一些力，好不容易的才把舢舨弄到岸邊，將那位婦女救起來。

鄭校長講完了，又補上一句：「那一次的經歷，實在是太緊張、太危險了；而巴曼梳也真夠勇敢哩！想不到他五十多歲了，在河里還是那麼靈活、輕快、機智；似乎英勇不減當年吶……」

星期日下午，我獨自由小城回返學校。

我趕着來到亞荅棚，一場滂沱大雨隨而傾盆而下。巴曼梳招呼我，請我到他那湫隘的水屋去喝杯咖啡。

風雨在屋外騷响。從那隻小肉眼，我望見岸上的一切，都籠罩在烟雨的帷幕中；那青翠的蘆葦和亞荅樹也是一片茫茫灰淡，彷彿變得遙遠了。

遙遠的過去，衰老的現在；我面對着巴曼梳，——瞧他這付行頭，我陡地有點兒懷疑他就是張同事傳說中的「捕鱷聖手」。

我呷了一口咖啡，提高嗓調：「巴曼梳，我听好几个人說過，你捉過很多鱷魚，是不是？」

他突地目光一凝，神色瞿然，那瘀黑的咀唇掀动着：

「唔，仄庫也有听人這麼說；是的，那是我壯年時代的事嘍。」

「鱷魚是兇猛的，人見人怕。我見到動物園里的鱷魚都

心慌呢，你却敢把活活的鱷魚擒起來，你真勇敢，真厉害呀！」我恭維地。

「那也不祇什麼。」他一捋領下的短鬚，把腦袋一偏：「祇要有足夠的胆識，敢去冒險和不怕艱苦的精神，同時了解鱷魚的習性，和一些捕捉的方法就行了。也許是我的運好命大，我一路來就沒有遇到太大的危險。」

「目前，你還有捉鱷魚嗎？」

他把那根廉價的草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噙了一下：「咳，我年老大了，已經退休啦，——捉鱷魚的工作，也轉讓給我的侄兒杜里亞南去幹了，他在不久以前，才在哥打丁宜河中捉到一條十二尺長的大鱷魚。杜里亞南就是向我學習怎樣捉鱷魚的。」

「哦，已經有人『甘第』（代替）你了。」我笑了笑，「可見你捕鱷魚的那套本領，還是行得通呀。」

雨繼續下着；我的問話也沒個完。

巴曼梳回腔說，過去，他捕獲的鱷魚大大小小不下八百條，而捕到的最大的鱷魚，該是在蕨坡河中的那一條，長有二十三呎，腰圍有八、九十吋；據說，這條大鱷魚最少殺害過九個人。——那已經是快三十年以前的事囉。他說。

「你有辦法捕到這麼多鱷魚，一定是有一些捕鱷魚的秘訣，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透露一點？」

他又微笑一下，慢條斯理地吸了一口草烟，然後將話語隨同烟霧吐出：

「你所說的秘訣，我看應該是胆識、經驗，加上一些方法。其實，這些捕鱷魚的方法多是向老一輩的師傅學來的，我個人獨創的方法只有少部份。」

跟着，他就詳尽的告訴我，他猎鱷是极少使用利器击伤牠的，通常是以柔克刚，因为那些年事较高的巨鱷，牠的皮甲厚度惊人，用鎗弹射击往往无济於事；委是闲鎗一射，不中委害，巨鱷就会溜走无踪了。他只帶鎗去作準備，捕捉时仅需一支巨鈎和一網細籐，划着小舟与一两个同伴朝向经常有鱷魚出沒的地方而去。

他說，鱷魚的行动並不敏捷，胆量也不大，因为牠的眼睛細小，所以視線不廣，每每誤一些东西碰到或点到背部接近头部的地方，牠就誤以为已經大难临头，隨即把两眼紧闭起来，连長咀巴都合攏了，認为自己已經被敌方制服，无法脫逃。明白了鱷魚具有的这一个弱点，同时瞭解鱷魚見到船隻靠近时就往下沉，很少会溜到別的地方去。所以当鱷魚往下直沉的时候，只需委用一根長棍在牠下沉的地方不重不轻的点下去；一旦發現鱷魚所在地，他馬上吩咐他的助手代握那根長棍，而他立时轻轻地潛入水底——鱷魚喜欢出現在水清的地方。下水后，他以一網細籐或一条長繩，轻轻地在鱷魚腹部綁紧，然后把細籐放闲，上了小舟，划近岸边，最后，大家合力将鱷魚由河里拖上岸来，到岸上再将牠制服，把牠四肢和咀巴紧紧綁上。到了这时候，擒鱷的工作便告完成了。他捕获的鱷魚，多由新加坡的葯商採購去，每条售价由三百元至七百元不等；倘用猎槍击斃的鱷魚，就不能卖得如此高价。

巴曼梳补充說，他无需借用潛水工具，能夠潛水达一小时之久。——他这一些活擒鱷魚的「独门法宝」，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呀！我自然听得聳然动容。

稍后，他又說，他也常用一种特別訂製的鉄鈎，用鴨子

作餌放在鱷魚出沒的海面或河里釣鱷魚。此外，他也划过舢舨在夜晚时候，利用灯火在河面上照射；鱷魚經常在晚间浮現於水面，一遇見強烈的燈光，牠那一雙紅眼睛便睜開着，身體也不再移動。他說，他曾不用器具，雙手把數十斤的小鱷魚捧到舢舨上，將牠置入鉄筒內。

「聽說，捕鱷魚的人都妄念咒，借助『貢頭』的力；」我又吊高嗓門：「你有沒有唸這一套？」

巴曼梳伸出舌頭，舐着咀唇，又接下腔：

「我不會很相仗『貢頭』的法力彘邊，鱷魚會受『貢頭』的感應，不過，有一位師傅教過我秘傳的咒語，在我捕捉或者釣鱷魚的時候，我也照常來這一套。有一回，我不會念咒作『貢頭』，同樣的，我也可以下水把鱷魚活活的拖上岸來，有一點我承認的是，念咒做『貢頭』之後，我的心情特別鎮定，更加有把握去幹。這也就是我不能免除念咒的原因。」他說得極坦誠。

「你除掉了這麼多鱷魚，現在還有什麼感想沒有？」

他端起玻璃杯，把剩餘的咖啡一口飲盡，繼而又微笑一下：「我好像是沒有什麼感想嘍，雖然我還不很老，但是，我的身體越來越不行，現在，我只希望我能夠把擺渡的工作幹好來，替人們再做一些事情。——當然，當我回憶過去的時候，想到我曾經為人羣除害，心里還是十分高興，十分舒服的……」

我听罷，陡地又萌生了欽敬的感觸。雨歇了，巴曼梳送我渡過河；我第一次感覺到：縱然他生活在这荒涼的渡頭，他也不會寂寞的。

在深入的山芭里，沒有郵差派仗，學校的郵件在轉交上

很不方便，甚至使收攸人失去机宜而誤事。

这一天，我收到一封由一名学校董事转交过来的攸件时，已是傍晚六时十餘分了。这是一封我应徵专业訓練而由当局稟来的面試通知書。嘎，攸件转来得太晚了！委我翌日早上八时十五分到首府去，我事先一点準備都沒有哇，因此，我一个勁兒的急。

同事们都劝我先赶回小城去；我匆匆地向校方告了假，立时动身。

途中，我真担心巴曼梳已「收工」离闲渡头，回返他那极少归去的老家过夜。快委到渡头之际，我忽地心想，委是我能够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一样，有着上乘的功夫，可用轻功与内劲的运化作用，先摘了几段枯枝，抛在河面上，轻轻一縱身，踏在飘浮的枯枝上，几下轻点，已经到了对岸，那該多好呀，就不怕船伙不在了。——然而，我们到底是平平凡凡的庸夫，絕不可能一葦渡江，登萍渡水。……

不多久，我望見昏黃的灯光，高兴极了。巴曼梳从水屋应声出来。他說他正委吃飯，一听说我有委事，急忙解了纜，让我上了舢舨。

这时，潮漲得老高，他使劲地划着舢舨，我依稀見到他額头的紅筋，一条条的繃着。上岸时，我发觉他不住地喘息，还嗆咳了好几声。我遞两块錢給他作船費，但他坚持只收二角錢。后来，我才听他提及那天他患了相当严重的感冒。

嗒，巴曼梳的精神真可嘉，夜里，他仍然抱着病为搭客服务。委不然，我怎能连夜回到小城，又赶到首府去！

我这回的面試居然被錄取了。为了前途，我只得辞去那份临时性的工作，离闲了山芭学校，握別了巴曼梳，也挥別

了那一个教我难以淡忘的渡头！

前年年中，我偶然在 M 城遇見一別多年的老同事——張君。他告訴我，鄭校長已經退休了，目前他是那间山芭小學的代理校長。

不一會，我就問起擺渡的巴曼梳。張君告訴我，自從中路的黃泥道鋪妥，可以通行小型的巴士之後，大家都寧願多繞兩英里出出入入，很少再走芭路搭渡船惹麻煩；因此，巴曼梳的「生意」更蕭條了，他有充份的時間在河上釣魚與捉蝦。

張君頓了一會，又補上幾句：「依我看，早在五年前，道路通車之後，巴曼梳的生活就不好過了；可是，他從未向人訴苦，而且一直都很樂觀。」

「唔，他一定還很健康吧？」我又問。

此刻，張君的眉鋒微微皺了皺，低沉地：「我原本不想很快告訴你，現在你既然又問起他，我只好回答：巴曼梳已經光榮地犧牲了！」

我心頭一震，急迫地：「哦，請告訴我，那是怎麼一回事？」

張君長話短說的講下去：「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柔佛州發生大水災，峇株河上游也因為山洪爆發，造成河水高漲，湍急奔流，水位比堤岸還高，地勢低窪的地方，有的淹水深達十二呎。巴曼梳那河邊的小水屋，也被洪水沖毀，傢私被捲入河中，但他並不在乎自個兒的損失，不停地划着小舢舨到水患地區，去參加拯救的工作，他把災民從災區疏散到收容中心。聽說，巴曼梳曾經把三家災黎載到安全地區去。許是因為他的舢舨古老了，加上他年紀大，體力有限，所

以在一个很大的急流中，他的舢舨被冲翻了，結果，我们所敬爱的巴曼梳就这样的失去了。」

「唔，他死得很不平常！」我感慨地肅然起敬。「那是壮丽的牺牲。」

他旋即沉声說下去：「巴曼梳惨遭溺斃了，可是他的尸体却不难找到，原来他在腰间綁了一根粗繩索，另一端紧縛於舢舨头。舢舨破裂了。有人說，从这点看来，巴曼梳明知道为了救人，自己是出生入死；而他是决心，並且準備牺牲自己的。他的尸体被捞起来的时候，他面上的死状很安詳，那根繩子却嵌入他的肚皮約一吋来深呢。……」

「他是尽了他做人的責任，安心的去了。」我的嗓調忽地软了些：「在他一生之中，有过好多不平凡的表现，值得我们怀念！」

跟着，張君又說，有閩巴曼梳的事，在当地直到現在，还盛道弗衰呢；一提到他，大家少不了又委讚揚他几句。

.....

憶念至此，已是凌晨时分了。我想，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还常会諛神思縈繞着这位摆渡老人的事蹟！我陡地觉得那段渡河的日子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也讓我領会过一顆善良之心的温暖。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八日完稿）





星馬小說佳作選集

編選：南洋大學學術人員協會

出版：教育出版社

177A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承印：「光華印務（私人）有限公司」

一九七三年十月初版 定價星幣二元五角